



世界文學名著

神祕的大衛

坡爾忒著
李葆貞譯

JUST DAVID

By
ELEANOR H. PORTER

Translated by
LI PAO CHENG



3 0605 8404 6

世界文學名著

神祕的大衛

874.57
296.0

2

目次

第一章	山上的家	一
第二章	旅途	一三
第三章	山谷	二六
第四章	兩封信	三八
第五章	不諧合之音	五三
第六章	不可少的麻煩	六五
第七章	你要——你要	七九
第八章	要做和不可做	九〇
第九章	菊	一〇二
第十章	玫瑰夫人	一一四

目次

—

46784

第十一章	甲克和吉兒	一二五
第十二章	沒有回答的回答	一三三
第十三章	使甲克先生驚奇一下	一四〇
第十四章	堡樓窗	一五一
第十五章	祕密	一六一
第十六章	大衛的空中樓閣	一七一
第十七章	公主與貧兒	一八〇
第十八章	慷慨解囊	一九二
第十九章	不美麗的世界	二〇五
第二十章	難得有的事	二一五
第二十一章	沉重的心	二二五
第二十二章	拉孫的觀察	二三二

第二十三章	疑團·····	二三九
第二十四章	新翻的故事·····	二五〇
第二十五章	美麗的世界·····	二五九

神祕的大衛

第一章 山上的家

高高的在山腰的空地上，屹立着孤另另的一所茅屋。雖然建築粗陋，卻是個風雨不透的溫暖模樣。屋後亂石崢嶸，衝着北風，在陽光下聳然作灰白色。屋前是一片小小的綠坪，輕瀉着直到山坡。又陡然下降的所在，那兒滿長着矮小的松樹林。左首是通到樹林深處的小徑，而右首的山卻又輕瀉下去，而且展開了大衛所認為最喜歡的風景，迢迢的山谷，銀色的湖沼，連着一條帶子般的河流，迤邐而出；其上便錯立着多少灰的綠的紫的山峯，一個個挨肩爭勝，直至最高的峯尖聳進青天裏去。

明顯的沒有一條路是從茅屋通出去的。唯一的只有消失於森林中的一條小徑。極目望去，近



處連一所房屋都沒有，只有點點白色，錯落在遙遠處傍着河流的山谷裏。

茅屋裏邊，一隻關火爐便佔據了正室的一大塊地方。現在正是六月，爐洞裏只殘剩些冷灰；但後面的一間小披屋裏卻透出燻肉的香味和燎在火上的吱吱的響聲。屋裏的一切陳設非常簡單，然而卻不同尋常。兩張床，幾隻粗笨而舒適的椅子，一張桌子，兩個樂譜架子，兩隻小提琴盒子，而且到處都散落着書籍和樂譜。沒有一處有椅墊，窗簾或表示婦女嗜好的玩具，同時也沒有一處有表示男子勇武和技巧的槍獸皮或鹿頭之類。說到裝璜，只有一張極美麗的聖母像，幾張在山外的世界裏知名的人物簽名的照片，以及一個孩子可以採集，懸掛的松子圈。

從小廚房裏發出的吱吱響聲嘎然中止，於是一個人睜着一雙烏黑熱切的眼睛現出門口。

「爹爹！睜着眼睛的喊。

沒有回答。

「爸，你在那兒嗎？」喊的聲音更加用力了。

一張床上輕輕起了一陣轉動，還夾雜一些喃喃不清的話語。聽見了聲音，那門口立着的男孩

便輕輕一跳進屋，跑到屋角的床邊去。他是一個細長的孩子，兩耳上垂着短而鬚曲的頭髮，雙頰透着十分健康的紅色。他的手細而長，十指尖尖像女孩兒似的，熱切的伸過來。

「爹爹，你來呀！燻肉，山芋，咖啡甚麼都是我一個人做的。快來，不然都要冷啦！」

扶着孩子緊握的雙手，那男人緩緩的支起一個半坐的姿勢。他的額頰，像男孩一樣，也是緋紅的——卻不是因為健康。他的眼光略帶一點厲色，但他的聲音卻又低又柔，像戀愛一般。

「大衛，——是我的小兒大衛嗎？」

「當然是大衛囉！除了他還能有誰呀？」男孩笑着。「來吧！」於是他曳男人的手。

男人搖搖無主的起身下床，拚命的用力站直。眼中的厲色和頰上的紅色都消逝了。忽然之間他的臉現得又蒼老又憔悴。然而他仍邁着穩重的步伐穿過屋子走進了廚房。

燻肉有一半已經焦黑了；另一半還是透明的像一團黏韌的肉膏。山芋是浸透了水，那種臭味無疑的是水燒乾的焦氣。咖啡是微溫的，濃厚的像一潭污泥。便是牛乳也是酸了。

大衛略帶愁苦的一笑。他道歉着說：「爸，我做的東西可沒有你做的那麼好哩，你瞧，爐子一邊

熱，一邊不熱，將肉烤得一塊熟一塊生的了；山芋的水也全跑出來了——雖然那個不頂要緊，因為我又摻了一些冷水。我忘記竟將牛奶擱在太陽裏，因此現在味兒變壞啦；但是我敢說下一次必定要弄好一點的——統統在內。」

男人笑了一笑，卻傷心的搖着頭。

「可是不應該有甚麼「下一次」哩，大衛。」

「爲甚麼呢？你這是甚麼意思？爸，你永遠不再讓我嘗試了嗎？」孩子的音調裏含着真的苦痛。男人遲疑了片響。他的兩脣因吸一口氣而分開，似乎有無限的話要說。然而他猝然閉住兩脣，將話又忍了回去。然後，輕微的，說了以下的幾句話：

「好罷，我兒，這對於你的晚餐的態度可不是頂好，不是嗎？來，請你給我一些燻肉。我覺得食慾又回來哪。」

如果那游蕩的食慾果然是「回來」的話，牠卻有不長久；因爲那男人只喫了一點。看見男孩也喫得那麼少，他也皺起眉來。他祇靜默的坐着，讓男孩收拾杯盤，然後依然是靜默的跟着孩子穿

出屋子，走到向西的一條板橋前。

除非是絕大的暴風雨，大衛在臨睡之前總不肯不去看看他所謂的『銀湖』那銀湖便是遙遠山谷下的一潭清水。

『爹爹，今晚是金的哩——一切都給太陽照成金的了！』眼睛一落到他的寶貝上，他便狂喜的喊着『哦，爹爹！』

這是一聲拖長的狂樂之呼，那男人聽了卻畏縮了一下，似乎猝然間發生了疼痛。

『爹爹，我要奏琴了——我非得奏琴不可！』孩子喊着便奔到小屋裏去。不一時他已轉來，下巴下挾了一具凡啞林。

男人一面凝視着一面傾聽；而凝視於傾聽之間，他的臉變成了一片沙場，其中互相角逐雄的有驕傲和懼怕，有希望和絕望，有快樂和悲傷。

在夕陽下奏琴，於大衛並不是新奇的事。每逢他有動於中的時候，大衛總是奏凡啞林。在那顛戰的絃音裏，他來表示他唇舌所不能說出的言語。

對面的山谷裏，一切灰色藍色的山峯現在都變作紫色了。頭上，半天已經紅黃成一片恰像一個大海裏浮動着玫瑰紅的雲船一般。脚下，山谷裏的湖光水色也反映着絳紅色金黃色和原野的綠蔭，樹林的暗影掩映着，就如中了魔術的美麗神仙世界一樣。

這一切都流露在大衛的絃琴裏，也流露在他那仰起的快樂的臉上。

最後，當玫瑰紅光轉成灰暗，絃音顫動到寂靜中去時，男人說話了。他那抑住的腔調幾乎是粗糙的。

「大衛，時候已到。我們都得放棄了——你同我。」

孩子迷糊的轉過頭來，他的臉依然輕柔的流光照人。

「放棄甚麼呀？」

「這——這一切。」

「這！怎麼啦，爸，你是甚麼意思呀？這是我們的家呀！」

男人疲敝的頷着首

「我知道。這曾經是我們的家；但是，大衛，你不曾想我們就像這種樣子的永遠過下去，不是嗎？」
大衛輕輕一笑，眼光又一度落到遠處的天際。

「爲甚麼不呢？」他夢寐似的問着。「還有甚麼地方能比這個再好呢？我喜歡這兒，爹爹。」
男人感覺困難的喘了一口氣，又不安的動了一動。他的腰痛今晚特別利害，無論轉換甚麼位置總不舒適。他病，病得很厲害；他也知道。可是他又知道，對於大衛，疾病，痛苦，死亡都是沒有意義的名詞——至多，那些字眼說過之後便輕輕溜走了。他至此纔懷疑，自己給孩子的訓練是否是有智的。

有六整年之久，他將孩子放在自己絕對的愛護和導引之下。這六年之中，凡孩子所喫的食物，所穿的衣，所讀的書無一不是他父親的精心選擇。這六年裏他父親一切的思想，計劃，起居，動作生活莫不是爲他的愛子。小屋之內沒有別人。祇有偶然的穿林下山，赴小鎮購辦衣食時，方打破他們形影不離的緊密的夥伴。

這一切都是男人的慎密計劃。他以爲放在大衛幼年的生命裏頭的只應該是良善和美麗。他

不願意讓孩子的腦膜裏留下惡毒，不快，和死亡的印像。他要他先裝滿優美的思想，然後別的東西便無由得進。這便是他的計劃。關於這一點他可說達到很驚人的成功，不過如今因為自己的病，以及將會臨到的恐懼，他開始懷疑過去的計劃是否聰明。

如今他瞧着孩子快樂的臉，不由的記起大衛在樹林裏初次檢着一個死松鼠而發出的驚奇詢問。那時大衛纔六歲。

「怎麼，爹爹，牠睡覺啦，牠永遠不會醒啦！」輕輕撫摸了一陣，又說道：「他身體冰冷——哦，這麼冷！」

那時候，他父親只將孩子支使開去，閃避他的問題；似乎大衛也就滿足了。可是第二天孩子又追問着老題目。他的眼睛張得很圓，略帶一些驚懼。

「爸，甚麼叫做——死呢？」

「大衛，你是什麼意思？」

「那送牛乳的男孩，——他今天檢到了那松鼠。他說牠不是睡覺的呀。他說牠是死了。」

「那就是說那個松鼠，那個覆在皮毛之下的真松鼠走開了的意思，大衛。」

「上哪兒去呢？」

「或許到一個極遼遠的國度裏去。」

「牠可要再回來嗎？」

「不。」

「牠可願意去嗎？」

「我們希望牠如此。」

「但是牠遺下牠的皮大衣了。難道牠不需要嗎？」

「不，否則他就要帶着去了。」

大衛聽到這兒便不響了。他出奇的沉默了好多天，於是有一天早晨和他父親走在樹林裏時，他纔愉快的一聲歡叫。那時他正立在一個覆着冰凍的小溪邊，在凝視着一個小洞，水正急急的流開去。

「爹爹，爹爹，我現在知道哪，關於——死的事。」

「甚麼——大衛？」

「你知道就像溪裏的水一樣，走到一個遼遠的國度裏去，永遠不回來。牠也像松鼠一樣的遺下了牠的冰凍大衣。牠並不需要牠。沒有冰大衣，水還是照樣的走。你不看見嗎？牠還唱歌兒——聽呀——牠一路走一路唱哩。牠是情願去！」

「不錯，大衛。」於是大衛的父親釋然地嘆了一口氣，因為關於死的神祕他的兒子已經自己找到一個圓滿的解釋。

其後，大衛又在書本上尋到了死。這一次是個男人。孩子驚訝的睜大了眼睛。

「難道真的人，像你同我也要死的嗎？爸，我們也到遼遠的國度裏去嗎？」

「是的，我兒，到時候——我們也要到一個偉大的好皇帝所管理的遼遠的國度裏去，他們說的。」

大衛的父親說時不由渾身顫抖，又恐懼的期待着結果。不料大衛祇快樂的一笑答道：

「但他們是唱着歌兒去的哩，爸，就像小溪水似的。你知道我聽見的。」

這事便如此告終了。大衛現在已經十歲了，從來他就不感覺死的可怕。因此大衛的父親覺得放心的，是這一點；而害怕的也是這一點。

「大衛，」他輕柔的說。「你聽着。」

「男孩嘆了一口長氣轉過身來。」

「是的，爸。」

「我們得動身走。在廣大的世界裏有無數的男女孩童在等着你。你有美麗的工作要做；一個人的工作不是在山頂上可以作成的。」

「爲甚麼不能呢？我喜歡這兒，我一直就在這兒的。」

「不是一直，大衛；祇有六年。我帶你來的時候，你剛四歲。也許你不記得了。」

大衛搖頭。雙目又夢寐似的注視着天空。他喃喃低語道：「我想我也許喜歡去——如果我能乘那小雲船兒的話。」

男人嘆氣搖頭道，「我們不能夠乘雲船哩。大衛，我們得步行一段路——我們還得快點——我們還得快點——」

他搖搖的起身，努力的使自己走直。他的四肢搖顫，太陽穴的紅筋直冒。他見了自己的柔軟，非常懼怕。由懼怕而生嚴厲，他厲聲對身旁的男孩說道，「大衛，我們非得走不可！我們明天就得走！」

「爸爸！」

「是的，是的，你來？」他盲目的蹣跚的走去，居然也給他走到小屋門口。

他身後的大衛仍舊驚異的坐着。立刻，他也一跳起身，追上他的父親。

第二章 旅途

一種奇異的力量似乎來到男人的身上。以幾乎是穩健的雙手他取下像片以及聖母像。很利落的包紮起擱在一隻打算留下的箱子裏。從他的床底下他又曳出一個龐大的污穢的旅行袋，在這裏邊他放進一點食物，幾件衣服，以及好些散在屋裏的樂譜。

立在門口的大衛，莫明其妙的瞪着眼睛望。慢慢的，他眸子裏湧出一種從未有過的表情。最後他緩緩的走進屋子，以一種顫戰的聲音問道，「爸，我們上哪兒去？」

「回去，我兒；我們回去。」

「到我們買雞蛋鹹肉的村莊去？」

「不，不，孩子，不是那兒。另外一條路。我們這一次下到山谷去。」

「山谷——我的有銀湖的山谷？」

「是的，我兒；還要在前——遙遠的前方。」

男人說話時像在做夢。他正在凝視着手裏的一張像片。那是由散張的樂譜裏滑出來的。那是一個美婦人的小照。

大衛漫不經意的瞅了他片刻，然後他說道。

「爹爹，那是誰？這些像片上的人都是誰呀？你從來不將他們的事講給我聽，除了你盛在口袋裏的那張小圓的。他們是誰呀？」

男人不答他的話，祇將落在遠處的眼光轉到孩子身上熱情的一笑。「啊，大衛，孩子，他們將要如何的愛你！他們將要如何的愛你啊！但是我兒，你切不可讓他們姑息了你。你一定要記得——記得我對你所說的一切話。」

大衛又一次發問，但這一次男人祇轉頭去看像片，含糊的說一些那孩子所不能夠明瞭的話。以後大衛便不再有所詢問。他是太驚異，也太痛苦，他從未見過他父親有如此的行徑。以一種激動的忙亂，男人將小屋裏的一切佈置就緒，東西拾進袋裏，又將其餘的一切擱在一隻舊箱子裏。

他的雙頰非常之紅，眼睛非常明亮。他又談着話，幾乎是不停的說，然而大衛連一句也不懂。其後，男人又拿起小提琴奏着；那種音調是大衛從未聽過的。孩子不由淚水盈眶，一種痛苦的情緒使他噤住而且麻木了——何以會如此，大衛卻不知道。再過片時，男人擲下提琴精疲力竭的向椅中一坐；然後又恐懼又疲乏的大衛，便爬上床去睡了。

第二日清晨，天還是灰暗的時候，大衛醒來，卻發現世界變了樣。他的父親，臉是蒼白的，和柔的，來喊他預備喫早飯。小屋子的一切裝璜都折卸了，顯得光禿而陰森。旅行袋已經包裝停當，和兩隻小提琴盒子一同擱在門口，準備着攜帶上路。

「我們必得趕快，我兒。我們得走很長的一段路纔趕到有車的地方。」

「車——真的車嗎？我們要乘車嗎？」現在大衛纔是真的醒了。

「是的。」

「我們所要帶的東西都在這兒了嗎？」

「是的。快點，我兒。」

「我們以後要回來的嗎？」

沒有回答。

「爸，我們以後要回來的嗎？」大衛的聲音堅持着。

男人彎下腰來將那已經很緊的皮帶又束緊一下。於是他淡然的一笑。

「怎麼，當然你以後會回來的，大衛。祇想想我們所遺下的這一切東西！」

最後的一隻盤子也收去了，最後的一件外衣也折疊起來了，小屋子最後的一瞥也看過了，於是兩位旅客提起口袋和凡啞林，便走入清晨的甜蜜空氣裏。拴門時男人嘆息着深長的氣，大衛卻不會留心。他的臉正向東方瞭望——大衛總是對着太陽瞧的。

「爹爹，讓我們別去算了！就呆在這兒吧。」他熱情的喊着，痛飲着清晨的美麗。

「我們一定得去，大衛。來吧，我兒。」於是男人領着路向西方的斜坡走去。

那僅僅是隱約可見的一條小徑，然而男人認得，絕端自信的走去。他祇偶然停步穩固自己不大穩健的步履，或緩和一下那口袋的重壓。不久，樹林就全部展開在他們眼前，頭頂上是百鳥齊鳴，

而叢枝下卻是無數的小動物的腳，躡來跳去的。在視線之外的是一條小溪，吵鬧的湍着激響，表現着生的歡樂；而遠處的樹巔上卻是太陽先生正在和跳舞着的樹葉玩着捉迷藏的遊戲。

大衛跳躍着，笑着；他愛這一切東西，也沒有一樣對他是新奇的。鳥兒，樹兒，太陽，小溪，躡來跳去的樹林裏的小動物，一切都是他的朋友。但那男人——他卻沒有跳也不會笑，雖然這一切他也喜愛。他正在害怕。

他現在知道他已經攜帶了超過他力量所能負的東西。那袋變得一步比一步沉重，腰間的痛也是一時比一時加劇。如今已經到一種酷刑的程度。他竟忘記通山谷的一條路是如此的遙長；他不曾領悟到便是剛上路的當兒他已經消耗盡他所有的精力。跳在他腦子裏的問題是，如果到他不能夠——便是對他他自己他也不情願說出那個下文。

中午時他們停下來喫了一頓點心，晚上便搭起營帳在靜靜的池邊睡了一夜。第二日早晨，男人和孩子又走上了征途，大口袋卻遺下了。男人將袋藏在一個空洞裏，上面拿樹葉掩住，便漫不經意的說道：

「我相信，這大口袋還是不帶的好。那裏面也沒有甚麼是真正必需的東西，你知道，現在我們的點心盒子已經取出來了。而且到了晚上我們就可以到山谷裏了。」

「當然！」大衛笑着。「我們不需要那些。」他又純粹的爲快樂而笑。行李袋對於大衛是沒有用場的東西！

如今他們已經下到半山了，不久他們便到達一條長着青草的路徑，似乎很少人行，然而是一條路。再走片時，他們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兩條是現出車輪迹的。到日落時，他們身旁的小溪輕輕從靜寂的田原和草坪中流過，大衛便知道山谷已經到了。

大衛現在卻不笑了。他只驚訝的注視着他的父親。大衛從前不知道什麼叫做焦急。但他現在有點知道了——雖然他只茫然的領悟到有點事情是不大對。有半天他的父親祇說很少的話，而那很少的話又是以黏滯而不自然的音調說出來的。他走得很快，然而大衛看見他每一步都費很大的力，每一次的呼吸也顯得急促。他的眼睛非常明亮，緊緊的望着前面的路，好似所有的速度還不夠快似的。大衛兩次和他說話，但他都不理；於是男孩只好拖着疲乏的步履緊緊跟隨，又嘆息着。

前日清晨所離開的山頂上的可愛的家。

他們也遇見了幾個旅途上的客人，但他們對於這攜着凡噁林的男人和小孩卻絲毫不曾加以注意。說也湊巧，恰值他們走到路旁的一片草地時，男人忽然沉重的倒了下去，一個人也沒有。

大衛急速的一跳上前。

「爸，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沒有回答。

「爹爹，你怎麼不同我說話哪？瞧，這是大衛呀！」

痛苦的一掙扎，男人擡起身來坐直了。他迷糊的對着男孩的面孔望了半響，忽的記憶起甚麼似的，他伸出抖顫的手將他的錶和一個小小的象牙像框遞給大衛。於是他又搜索他的口袋直至他躺的地面上堆了一堆閃亮照人的金塊——在大衛的眼睛裏看有一百的數目了。他喘着說道：

「將這些——收起來——藏起來——保守着，大衛，將來——你有用着牠們的時候。你——再向前走——走吧。我不能了。」

「沒有你？我獨自走嗎？」孩子驚訝的問。「怎麼，爸，我不能夠！我不認識路道。而且，我要伴着你。」他安慰着，一面將錶和像框收進袋裏去；「隨後我們可以一同去。」說着他便在他父親身旁坐下。

男人祇軟弱的搖搖頭，又指着金塊。

「收起來——大衛——藏好了。」他說時唇白如紙。

幾乎是不耐的，男孩開始拾起金錢，一一放入袋中。

「可是，爸，沒有你我一定不走。」他堅決的宣布着，當最後的一枚金錢也隱逝了後，大路上驅來了一輛馬車。

馬夫對着路旁的男人和小孩祇嫌惡的望了一眼；並不會停車。等他過去之後，小孩又轉向他的父親。男人正又一次的探索他的口袋。這一次他從大衣裏掏出一枝鉛筆一本筆記本，隨即扯了一頁，很費力很痛苦的在上面寫字。

大衛只嘆着氣莫知所措。他既倦又飢，這一切事他到底就不明白。只知道他父親一定有非常難堪和可怕的事情就是這兒。已經是近於暗黑了，然而他們尚無處可去，無飯可食，而遙遠的山頂

上卻是悲傷寂寞，被他們撇下的可愛的家。在那兒，無疑的太陽尚未落山——至少有紅光銀湖可看，而這兒甚麼都沒有，祇是灰色的暗影，一條修長而可怕的大路，以及一兩所東零西落的房屋而已。從山頂上看，似乎山谷是個可愛的極樂神仙世界，然而實際不過是一團慘淡的陰暗罷了，大衛是這樣的想。

大衛的父親又從簿子上扯下一頁再寫的時候，男孩忽的一跳起身。恰離他們坐的不遠處有一所居屋，大衛便想起一個主意。他飛快的跑到那家的前門叩門。一個高個兒，沒有笑容的婦人走出來開門，「幹嗎？」

大衛想起從前他父親的教誨便脫下帽子。他誠懇的開始道：「太太，晚安；我叫大衛，我父親因為太疲乏倒在那邊的地上了，假使你肯讓我們寄宿一晚，我們一定非常的感激。」

門口的女人驚異得半天說不出話來。她先將那粗衣陋裳的男孩週身望了一望，又將路旁半偃臥的男人凝視一回。他翹起了下巴，怒聲道：

「哦，你想嗎！真真！我們不惹走江湖的小孩。」她狠狠將門一關。

這又該大衛驚異了。甚麼是走江湖的他可不知道；但他有生以來所對人家的請求卻沒有遭過如此兇狠的拒絕。那個他是知道的。他的內心不由起了一種劇烈的情緒——挾耳根子紅起來了。他舉起一隻堅決的手按上門紐——他有話要對那女人說——突然門又從裏邊開了。

「喂，孩子，」女人探出頭來說，稍爲兇得好點，「如果你餓的話我可以給你一點牛奶麵包。繞到後門口來我拿給你。」於是她又將門關上。

大衛的手垂了下來。紅色仍然滯留在他臉上和頸頸上，那內在的劇烈情緒使他拒絕接受這個婦人的食物……但他的父親——他可憐的父親，他是如此的疲倦；而他自己又何嘗不是飢腸轆轆。不能，他不能拒絕。於是拖着緩徐的脚步，低垂的頭，大衛繞到屋子的後門口。

當半磅麵包和一罐牛奶攔到他手裏的時候，大衛忽然憶起每次他父親向山下小鋪購物時總是付以錢幣的。他覺得非常快樂，因為他口袋裏有錢可付。立刻之間，他舉起頭來。自尊心使他筆然直立，一手捧住食物，另一手伸進袋裏去。轉眼之間，他伸出的掌心內，呈上一顆閃亮的金塊。他驕傲的說道：

「請收下這個，算我付牛奶和麵包的錢好嗎？」

女人正在搖頭；但一眼落到錢上的時候，她嚇了一跳，又彎下腰就近審視了一番。然後，她突然站直，怒聲叫道：「這是金的！值十塊錢的金塊！原來你除了是走江湖，也是個賊嗎？！那麼我猜你不需要這些吧。」她尖削的說完，將孩子手裏的牛乳麵包一手奪去。隨即將門碰的一關，將大衛獨自撇在門外。

一個賊！大衛知道得很少關於賊的事情，但甚麼是賊他是知道的。僅僅是一個月前的事，一個男人打算從他們的小茅屋裏偷他的凡啞林；那就是個賊，送牛奶的小孩說的。大衛對着那關緊的門，不由又發怒的紅了臉。可是他不再滯留了。他轉身直奔他的父親。

「爸，我們走吧，快！你一定要走，」他噙着氣說。

孩子的音調是如此的迫切，以致那有病的男人不自覺的便立起身來。他以顫戰的雙手將寫好的兩張紙塞在自己的口袋裏。至於那本筆記簿已經擲在路旁了。他喃喃底說道：

「是的，我兒，是的，我們得走。我現在覺得好點。我能——走了。」

雖然很慢，他的確走了一二十步。此時從後面傳來了車輪聲，便停在他們旁邊。一個聲音喊道，「哈囉，喂！進村子去嗎？」

「正是，先生。」毫不遲疑的大衛吐了回答。其實「村子」在那兒他一點不知道；他僅僅知道必定是離那賊他是賊的女人很遠的地方。而這正是他所關懷的一點。

「我幾乎只是一個人到那邊去。你要扶上來嗎？」那男人的聲音更加柔和了。

「要的，先生。謝謝你！」孩子快樂的喊着。於是兩個人架着他父親爬上車廂。

一路沒講多話。提着韁繩的男人，只飛快的趕着車，他整個的注意都在馬身上。病人只睡着休息。孩子靜靜的，張大了眼睛坐着，望着如飛而過的樹木房屋。太陽早就落山了，然而尚不頂黑，因為一輪明月在天，萬里無片雲。走到一處崎嶇的道路時，男人將馬拉住了。

「對不起，朋友，我祇能請你們在這兒下車了。我現在得從右邊走；不過你們再走不到一里路也就到了。」他愉快的說完，將馬鞭，向那燈火萬點的地方一指。

「多謝你，先生，多謝你。」大衛一面穩着父親一面感激不已的說。「你實在幫了我們很大的

忙。謝謝你。」

依大衛的私心，恨不得將他所有的金錢都堆在這好人的脚下，作他及時援手的酬報纔好。但他不敢；似乎只有在小店裏纔可以付錢；其他的時候用錢都是賊！

大衛和他父親又一次遇着了難題。今晚到哪兒去呢？明顯的他父親不能夠再走遠。他又開始低聲的嘖咕着一些大衛所不能懂得的話語——叫大衛非常難受。雖然近處有一所人家，大路上也還有幾家人家；然而大衛已飽嘗了陌生人及陌生女人所給他的一切經驗。除此，最近的只有一所很大的牛棚；結果大衛領了他父親向牛棚走去，又輕柔的說道：

「我們到那兒去吧，爹爹，如果我們能進得去的話。我們就在那裏邊休息一晚。」

第三章 山谷

六月天晝長夜短。從長長的薄暮轉到黑夜也暗黑得有限，明月光亮到十三分。從房子裏看出，前面牛棚及一切低矮的建築物都模糊成一片，隱約不真，然而卻非常的美麗。在屋子的側面洋臺上正坐着西門夫婦兩位，因為一天工作都完畢了。如今方閒下來休息一回身心，甚覺滿意。

西門正要起身走進屋子去的時候，忽的一聲拉長了的凡啞林的絃音送到他們耳朵裏。那婦人便喊道，「西門！是甚麼呀？」

男人沒有回答。他祇瞪着眼睛向牛棚望。

「西門，是一隻絃琴哩！」聽到第二聲顫戰的絃音，何太太又驚呼着，「而且就在我們的牛棚裏哩！」

西門一咬牙，厲色一喊，他橫過洋臺進了廚房。不到一分鐘，他已提了一盞點亮了的燈籠轉來。

「西門，你——你別去。」婦人兢兢的央求他。「你——你又不知道那兒是甚麼東西。」

「沒有手，弦子總拉不響的，愛倫。」男人嚴厲的答着。「你以為我能讓一個半醉的不信上帝的賣唱人佔據我的牛棚，我就上床去睡覺嗎？今兒晚上我回家的當兒，就碰着雙雙一對躺在路旁邊——一個男人一個小孩，挾着兩具凡啞林。他們好像是罪犯似的——但是他們何以跑到這兒來，我卻不知道。你想我能讓像他們這班流浪人在我牛棚裏嗎？」

「噯，是不——不能夠的。」婦人吞吐着便也兢兢的立起身來跟着他丈夫的影子跨過場地去。

進了牛棚，西門夫婦又不由遲疑了一下。空氣裏正撼顛着抑揚高下的音波，嬾嬾不絕。發出一聲含怒的叫喊，男人便到了窄狹的扶梯，爬上乾草堆。他女人也緊緊在後面跟隨，不一刻他們便都瞧見草堆上直挺挺的躺着一個男人，滿臉都是月光。

俄頃之間，弦音一轉而低訴。月光後面的暗黑處傳來一聲輕輕的語調。那聲音說：

「先生，千萬請您站着別動。您瞧他已睡熟了，他倦極了。」

男人和婦人起先祇驚異得站在扶梯上發呆，然後男人方舉起燈籠走到發聲音的所在，厲聲問道：

「你是誰？你在這兒幹嗎呀？」

一個黃黃的，圓圓的，而且現在略帶些焦急神氣的小孩面孔忽的從暗中一閃出來。他懇求道：「哦，請你，先生，話說慢點兒。他簡直倦極了！我是大衛，先生，那是我爸爸。我們到這兒來休息睡覺的。」

何西門的一副不含憐愛的目光由小孩又掃到躺在草堆上的男人。不料一瞧之下，他又放低了燈籠，就近審視了一番，又伸出一隻謹慎的手按撫。立刻之間，他直起身來，喘着氣不知迸出一句甚麼莽撞的言語。然後便轉過來怒聲發問道：

「孩子，在這種時候你還要在琴上奏這個調子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孩子快樂的答道：「怎麼，是父親叫我奏的呀。他說我奏了琴他纔可以從叢綠樹林走過，聽見小溪的幽咽，那鳥兒和松鼠——」

何西門卻嚴厲的打斷他的話又問：「嗚，孩子，你是誰從哪兒來的呢？」

「從家來的，先生。」

「家在哪兒？」

「怎麼哪，先生，家就是我們住的那塊地方呀。在山頂上，高高，高，高——哦，高極了！那兒有大，極大的青天，要比這兒好看得多了。」孩子說着，不由聲音顫抖，幾乎不成聲，他的眼光始終瞧着草堆上的蒼白面孔。

到此時何西門忽然領悟到刻下是採取動作而不是空口說白話的時候了。於是他轉身對他妻子發鋒利的命令道：

「將孩子帶進屋子去。我看今兒晚上我們是非留他過夜不可的了。我去喊海金來。當然這一切的事都得立刻交給他一手去辦：你在這兒甚麼也做不了。」看了她疑問的眼光他又追加一句，「這兒讓牠一切照舊好了，人是已經死了。」

「死了嗎？」是孩子發出來的一聲銳叫，然而他的音調中卻是驚詫多過恐怖。他吞吞吐吐的

問道，「你意思說他已經走向那遙遠的國度像小溪裏的水一樣嗎？」

何西門瞳目不知說甚麼好。然後他方更清楚的說道：

「你父親已經死了，孩子。」

「他從此再不回來了嗎？」大衛的聲音哽咽了。

沒有回答。何太太激動的喘息着，只將眼睛望着別處。便是何西門也不願和孩子的那副乞憐的視線相接觸。大衛忽地一聲喊便直奔到他父親身邊。

「可是他是在這兒嘛——就在這兒嘛。」他尖脆的含着挑戰的意味說。「爹爹，爹爹，同我說話呀！大衛在這兒呀？」大衛伸出手來輕輕撫摸他父親的面孔。猝然之間他又退後一步，滿眼盡是恐怖之色。他像發狂般的自言自語道，「不對，不對！他是——去了。這不是那能懂得我話的爸爸了。這是爸爸的另外一部分。他遺留下了——就好像小松鼠和溪裏的水一樣。」

俄頃之間孩子的面容又變了。只見他滿面春風的一跳足，又愉快的叫道：「但是他叫我奏琴的，那他就可以唱着歌兒走了——就像他們所唱的一樣。我使他穿過濃綠的森林時，聽見小溪的

幽咽聲！你聽——就像這個！於是孩子說着便又一次將琴擱在下頰下，而如泣如訴的琴聲也又一次盤旋於那一對驚駭萬分而又驚異萬分的何西門夫婦的耳際。

那一對男女有半天開口不得。老實說他們終年胼手胝足洗鍋抹盤的人幾曾見過這樣局面——一所月光滿照的牛棚，一個陌生的死人，而死人的兒子卻亂談着小溪囉，松鼠囉，又在弦琴上奏着輕快的樂調作爲送行的哀歌，難怪他們祇能瞪着眼睛直瞧了。至終，還是何西門高聲喊道：

「孩子，孩子，快停了！你難道是發癡了嗎？趕快代我走到屋子裏去！」孩子有點莫明其妙，卻服從的收起凡啞林跟着那淚眼模糊的婦人走下扶梯去了。

何太太不獨是驚駭萬狀，她的心裏更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觸很久以前她也曾聽過另一隻弦琴，也是一個小孩的手彈奏的。但這過去的一切，何太太都不願意再想了。

到了廚房之後，她面對着她的小客人問道：

「你餓嗎，小孩？」

大衛躊躇着不敢答；他還沒有忘記那女人，那牛乳，那金塊的故事。

「你餓嗎——親親？」何太太又問了一句；大衛因為肚子裏實在飢腸轆轆，便從那情願的雙唇裏迸出一個「是的」；於是何太太便立刻咯噔咯噔的跑到伙食房去取了一些牛乳麵包，又撮了滿滿一盤的小餅子，來給大衛喫。

大衛喫的那付神氣，就和每一個飢餓的男孩一般，因此何太太自覺稍得安慰了一點，最後她又大膽的私自想這位古怪的小孩或許也不是怎麼頂古怪罷。

「你叫甚麼名字呀？」她鼓着勇氣問。

「大衛。」

「甚麼大衛呢？姓甚麼呢？」

「就是大衛。」

何太太剛想開口問，「你爸爸姓甚麼呢？」但她因為不願意提他的事，便忍住了，只換了話問道，「你住在哪兒呢？」

「我住在極高極高的山巔上，在哪兒我可以每天見到我的銀湖，你知道。」

「可是你總不見得是獨自住在那兒罷？」

「哦，不是的；爸爸沒走以前——我是和他一塊兒住的。」孩子頓聲說。

婦人不由急得滿面通紅，咬着嘴唇。她囁囁着說道：「不，不，我意思是說——那兒除了你們一家沒有別的人家嗎？」

「沒有，太太。」

「可是，你媽媽不在那兒嗎？」

「哦，在呀，在我爸爸的口袋裏。」

「你媽媽——在你爸爸的口袋裏！」

問話的人是如此驚奇，而大衛卻若無所事的解釋道：「你不懂。我媽媽已經是安琪兒哪，安琪兒除了像片是沒有東西留在人間的呀。我們所有的只有媽媽的一張像片，所以爸爸常攔在口袋裏。」

「哦——哦，」何太太喃喃的應着，眼睛一酸。於是又輕柔的問道：「你一直就是住在——那

山嶺上嗎？」

「爸爸說，一共住了六年。」

「那麼你們整天幹甚麼呢？你們從不覺得寂寞嗎？」

「寂寞？」孩子莫明其妙的望着。

「是啊。你難道不惦记着一些人呀，別的人家，以及和你相等年紀的孩子，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

大衛圓睜兩眼。他喊道，「我怎麼會呢？我又有爹爹，又有提琴，又有銀湖，又有甚麼東西都有的大樹林，我可以進去同他們談心，他們也可以和我談呀。」

「樹林，樹林裏的各式東西和——你談心！」

「怎麼，正是呀。像小溪水，就是在松鼠以後告訴我死的事情的，還有——」

「是的，是的；但親親，現在別管那些吧。」婦人支吾着，便匆匆立起身來。——她想這孩子的確有點兒神經病！「你——你應該上床去了。你沒有一個被包——或甚麼東西嗎？」

「太太，我沒有；我們扔掉哪，」大衛抱歉似的微微一笑。「你瞧，那包裹的東西太多了，我們提不動。所以我們就沒有帶。」

「哦，太多的東西你們就沒有帶，真真！」何太太忍着呼吸又重複了一句，手一揮作出個絕望的姿勢。「可是，你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呢，孩子？」

其實何太太不是一個問句，但使她驚異不置的是那男孩直率而單純的回答——

「爸爸說我是大人生弦樂隊 (Orchestra of Life) 中的一個小小樂器，叫我一定要留神常常符合節拍，別弄錯了音號。」

「我的天呀！」婦人喘着氣，向椅中一倒，兩眼瞪着男孩望。然後費一股勁纔立起身來，支吾着說道，「來，你實在該去睡了，我敢講床對於你是再好沒有的地方，我想我能尋出一些你所需要的東西。」

幾分鐘以後大衛終於發現自己單獨留在廚房上面的一間小巧而嚴密的房間裏。這間房，雖然一度是屬於和他相仿年紀的一個男孩的，然而在大衛的心目中卻是非常的陌生。地板上覆了

一條破布地氈，是大衛有生以來所見到的第一次。牆壁上懸掛了一根釣魚竿，一枝汽鎗，還有一盒滿滿的裝着飛蛾和小蟲，每一個小身體都被針釘牢，大衛見了不由發出不可名狀的恐怖。床的四角有四根大柱，床頂又是驚人的龐大，大衛不由滿心奇怪如何能夠爬上去，而爬上去之後又如何能夠留在那兒。一隻椅背上搭着一件黃夾白的睡衣，是那慈祥的婦人搵了眼淚擱在那兒的。在燭光的一圈範圍之內，只有一件東西是對於大衛與故舊之感的，那便是他自己挾進來的黑色提琴盒子，那裏面正盛着他所愛的凡噠林。

大衛小心的對着釘滿蛾蟲的牆壁轉過身去，輕輕換下自己的衣裳，鑽進那件黃白的睡衣，一陣從衣摺裏透出的像松樹林的香味，不由叫大衛嗅着感着無限的親切。於是他吹熄了燭，摸索着到唯一的窗前去。

月光仍然照耀着，但窗外綠枝叢遮，因此很少看得見。底下的院子裏只聽得車輪聲，男人們的興奮語聲。除此又是燈光閃灼，足音錯雜。窗前的大衛不由一陣戰慄。這兒沒有高山，低谷，沒有銀湖，沒有安人身心的靜穆，沒有爹爹——沒有所謂美麗的東西。這兒的一切只是空虛的可怕的。

半嚮以後，大衛方手抱凡啞林向地氈上一躺，有生第一次的嗚咽着入夢——便夢中也不是安寧的；他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個大白翅膀的飛蛾，連同一顆星釘在黑墨似的天空裏。

第四章 兩封信

曙色方興時，大衛便醒了。他第一點感覺，便是睡了一夜地板以致渾身的麻木和僵硬。他正坐起半個身子喊道：「爹爹，怎麼哪，我居然一夜都睡在——」猝然他停頓了，用手背抹着眼睛。「怎麼哪，爹爹，這是哪兒——」於是這纔恢復了清明的意識。

低低發出一聲喊，他一跳起身便奔向窗前去。從樹隙裏他可以看見從東方初升的朝陽。底下院子裏，闕無人影；只見牛棚門是洞敞着的；於是促急的吸進了一口氣，大衛又轉身奔回屋裏急急忙忙的穿着衣裳。

他口袋的金塊玳瑁作響；又掉出了六七塊落在地板上。起先他的神氣似乎是想隨他去。但凝視片刻之後，他作出個不耐煩的姿勢，又將牠們檢起來，用手巾包好，免得玳瑁亂響，然後嚴密的藏在口袋的深處。

穿着整齊之後，大衛挾起凡亞林，輕輕走進甬道。起先是靜悄悄的，了無聲響；然後方聽出底下廚房裏的步履聲和鍋盤碗盞的音響。他一手挾緊了提琴，一面靜靜的溜下後樓梯，便出了院子。他一口氣便鑽進牛棚，直上狹窄的扶梯，爬上乾草堆。

無何，在草堆頂上他不由一楞，低低一叫。再一轉身，只見樓梯腳邊正立着一個慈善面孔的男人對着他望。

「哦，先生，請——請問你，他上哪兒去？你把他怎麼弄哪？」他央告着，便一路幾乎像滾似的飛了下來。

那男人的飽嘗風霜的臉上不由現露出一種誠懇的卻生澀的同情。他遲疑的問道：「哦，哈囉。小孩！你就是那個男孩，是嗎？」

「是的，是的，我就是大衛。但是他——我爸爸，上哪兒去啦？你知道嗎？我意思說——他那遺留下來的一部分——那個像冰大衣的一部分？」

男人只瞪着眼發楞。然後，不由自主的他向後退去。

「噯，你瞧，我——我——」

大衛早又迫切的打叉道，「也許你還不知道罷。你不是我昨天晚上所見到的那個人。你是誰呢？那另外一個人又上哪兒去了呢，請問你？」

「不錯，我——我不曾在這兒——我開頭不在這兒，」男人迅速的說着，仍然不知不覺的往後退。「我——我就是拉孫，你知道。昨天晚上你所看見的是何先生，我是替何先生做長工的。」

「那麼，請問你，何先生又在甚麼地方呢？」大衛顫聲說着便匆匆向牛棚門口跑。「也許他知道關於——爸爸的事。哦，他在那兒啦！」於是大衛奔出牛棚，纔到天井，直達廚房。

此後大衛所過的十分鐘實在是很不快活。除了何先生之外，還有何太太，還有那個叫拉孫的男人。他們互相談論。但他們的話，十句就有九句是大衛所不能夠懂的。他們所答覆他的問句也沒有一句能使他滿意。便是他所回答他們的問題也同樣的不能使他們喜歡。

然後，他們便都去喫早飯去了。何先生，何太太，還有叫拉孫的男人，他們請求大衛至少也跟他們同去。何太太也勸他。但大衛祇搖搖頭說道，「不多謝你吧，我現在實在不能夠去。」於是他向臺

階上一坐便深深思索起來。在那胸口飽塞的當兒如何能下咽！

大衛完全陷於極度的迷惘、恐懼、和絕望裏。他知道在這個世界裏永遠不能夠再見他父親的音容笑貌，再聽他的言談歡笑。這一點在過去的十分鐘裏已經弄得非常之清楚。至於何以至此，以及他父親要他如何做去，他似乎無法探明。到了現在，他纔感覺到失去慈父對於他的意義是如何重大。他發瘋的告訴自己那絕對是不行的。他絕不能讓牠如此！但，便是他自己說着這句話時，又何嘗不知道，事情已經是決然如此了？

大衛不由的開始想念他山上的家了。在那兒還至少有密密的森林，有鳥兒和松鼠，以及很戀愛的溪水。在那兒他還可以欣賞他的銀湖，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和他談到父親的事。他相信，一定的，只要在那山上，他能夠感覺真和他父親同在一起。而且，萬一，若他父親有一日會回來的話，那麼他也準是回到那山上的家的。因此他應該回到山上去。一定的，他要回去！

一聲低語，一個很熱戀的表情，大衛拔起腳來，挾着凡啞林，便匆匆的以堅定的脚步走上大路，向昨晚和他父親同來的原路回去。

何家剛將早飯喫罷，便見驗屍官海金和鎮上最有勢的農夫威廉一同趕了車直進天井裏來。海金也不行禮，便向立在廚房門口的何西門和拉孫問道：「你們從孩子口裏可得到甚麼消息？」

何西門答道：「很少很少。簡直是無關重要的消息。」

「他現在在哪兒？」

「怎麼，他幾分鐘前還坐在這石級上的。」何西門不耐煩的四面找着。

「好罷，我要見見他。我有一封信要交給他。」

「一封信！」何西門和拉孫異口同聲的驚呼着。

「是的，在他父親口袋裏尋着的。」驗屍官點點頭，擺出一付他有最重要消息的神氣。「信上寫的是「給吾兒大衛」，所以我以為應該先給他唸，唸過之後我還想看看。我看看或許這一封信能比另一封信清楚一點。」

「另一封！」又是同聲的驚叫。

「哦，是的，還有另外一封。」威廉又簡明的說。「我已經統統唸過了，只有末了的簽名實在潦草得一塌糊塗。恐怕就沒有人能認識那個字！」

海金笑起來。

「我也承認就是那名字麻煩人。當然我們所要的就是他的名字，然後我們纔能知道他們是甚麼人——照你昨晚所說那孩子簡直不知道。今天早晨我還希望看你們能從他口裏探聽出甚麼來哩。」

何西門搖搖頭，說道：「那簡直是不成的。」

拉孫也插口道：「可不是嗎。那孩子簡直古怪的無物可比。一個時辰他也能談得好好的和別人一樣；可是再一來呀，他就跟你談甚麼，冰做的外套了，鳥兒囉，松鼠囉，還有甚麼汨汨的小溪水囉。他準是個小傻子！你們聽着。他簡直就不知道他自己和他的提琴有甚麼分別。今天早晨我們想問他能夠做甚麼，希望做甚麼，他似乎一懂也不懂，只說他父親告訴他的，他已如此長久的符合了音節，只要他不弄錯音號，無論做甚麼都是沒有關係的。你們以為如何呀？」

海金若有所思地一點頭道，「是的，我知道。他們的行徑是有點古怪，而且他們也不是平凡的流浪人。我不是告訴過你們的嗎？昨天晚上我車過佛班路的當兒還帶他們走了一程。我特別留意到他們出身不凡。他們很乾淨，說話安靜，衣裳雖然粗陋，卻是很好的質料。而且他們連行李都沒有，只帶了提琴。」

何西門問道，「但你所提的那第二封信怎樣？」

海金古怪地一笑，將手伸進袋裏去。

「信嗎？我歡迎你來唸。」他說着這話隨手遞給一張折疊的紙張。

西門謹慎地取信在手，又反覆審視。這明顯的是從筆記簿上扯下來的一張紙，折了三折，外面寫着「給與此事有關的人。」筆跡非常怪特，不同常法，而且也不清楚。不過，大約是這麼寫的：——

如今已經是我應該將大衛還給世界的時候了，我出來的目的就是爲此。不過我痛得很嚴重，或許死神較我走的更快，那麼我祇能將未了的工作委托給別人完成。待他溫和點兒。他所知道的只有優良和美麗。他不知道罪與惡。

最後便是簽名，簡直潦草成一團，看在何西門的迷糊眼睛內簡直無絲毫意義。海金還滿含希望的問道，「如何？」

何西門僅搖搖頭。

「我簡直不懂。這封信實在是了不得。」

「你能認識這名字嗎？」

「不能。」

「好罷，我也不能。多少別人看過也莫明其妙。可是那男孩在哪兒呢？或許他的信有點道理。」

拉孫便自告奮勇說道，「讓我去尋他來。他只不過就在這附近。」

但明顯的大衛決不在「這附近。」至少他並不在牛棚，不在草房，不在臥房，不在任何拉孫所去看的地方；而正當他垂頭喪氣愁鎖春山的跑回來時，忽見何太太匆匆趕到廚房裏興奮的報告道：

「海金先生，您太太剛剛打電話來說她妹妹茉莉剛有電話把她，說那挾着小提琴的小孩正在她家哩。」

「在茉莉家裏！」海金失驚道。「怎麼，那離這兒要有一哩多哩。」

拉孫早趕前一步插口道：「原來他跑到那兒去了！小傢伙！他一定是趁我們喫早飯時偷偷溜跑的。」

「可是，西門呀，——海金先生，——我們可不能就讓孩子那麼去了呀，」何太太兢兢的上前訴道。「您太太說茉莉看見那孩子正在四叉路口哭着不知道往哪條路走哩。他的意思是回到那山上的家的，你知道我們怎麼也不能讓那孩子單身走呀——那麼一點兒大的孩子！」

「現在他在哪兒呢？」海金問。

「在茉莉家的廚房裏喫麵包牛乳哩；可是她說勸他喫東西真真不容易。她給他簡直弄得沒有辦法。所以她纔打電話給您的太太。她以為應該讓你知道孩子是在她家。」

「那當然好啦，現在就告訴她叫他回來。」

「茉莉也試過勸他回來的呀，但那孩子一定不肯，只說多謝，他不回來。他一定要回家，說他父親萬一需要他的時候可以在山上尋着他。海金先生呀——我們不能讓他那麼去呀。怎麼，那孩子一定會獨自死在那可怕的森林裏呀——這是說他萬一能趕到那兒的話，依我看，他能走到樹林也就千難萬難哩。」

「那當然，當然。」海金自語着，眉心一蹙起。「而且這裏還有他的信，哦，好了，我們爲何不如此辦！」他忽然計上心來。「我們幹嗎不就拿信調他來呢？全世界他所着重的就是他爹爹。你——」轉身指揮何太太，「請你告訴內人——不必，你索性就直接打電話給茉莉，叫她告訴孩子，我們這兒有封信是他父親給他的，只要他回來就能拿。」

「好好，」何太太叫着便匆匆出屋。不一時她已春風滿面的回來。

「他已經動身啦。茉莉說他幾乎快樂的發狂了。他甚至於連早飯也不喫完，他就趕得來了。我猜我們見他是不成問題的了。」

「哦，是的，我們見他是不成問題了。」何西門應聲說。「可是我們見了他之後又怎麼辦呢？」

「哦，也許這一封信上有安排，」海金安慰着。「萬一信上沒有話吧，我也不愁。我猜一定有人願意收留他罷——這麼一個健康的好孩子。」

「你從死人身上可找到錢嗎？」威廉問。他是鎮上出名的吝嗇鬼。

「只有一點零頭——幾角錢。那能算甚麼。假使這孩子的信上也沒有說到他們親戚朋友的話，那我們就報告到鎮上去將他埋葬算了。」

「他不是有一隻小提琴嗎？孩子也有一隻。那也能值幾個錢罷。」威廉的小藍色圓眼睛狡猾的發着光。

海金緩緩的搖搖頭。

「也許——假使有市場的話，可是誰願意買呢？鎮上除了耿甲克會彈也沒有一個鬼會呀；人家已經有了一隻了。再有，他病在床上，有錢還要供他和他妹妹過日子，那有餘錢買提琴。他一定不能夠買的。」

「哼——或許是的，或許是的，」威廉呻吟着。「而且，依你說，這兒只有他一個人會奏的了；大

約那也不會值多少錢。所以我說就報告到鎮上去得了。」

拉孫又插口道：「但你們要聽我說的話，最好你們在那孩子面就別多說。你想問他甚麼事情簡直是沒用。我們早就知道了。假使碰到他再轉過來問你幾個問題，那你就喫不了兜着走了！」

海金點點頭，滑稽的一笑說道：「我猜你的話不錯。既然問問題與事無補，我們就索性在孩子面前緘口爲妙。同時我還希望那小傢伙要快點來纔好。我要瞧一瞧那一封信的內容。我就想仰仗這封信給我們解決他們是何等人的謎哩。」

何太太進屋去時接口道：「他已經動身了，所以我猜他不久就要到了。」

「是的，是的，若是我們多等，他就要到了。」何西門嚴峻的重複着。

車子裏的兩個人在座位上重換個更舒適的姿勢，拉孫對他的主人半不安半抱歉似的望了一眼，也對石級末層一屁股坐下。至於何西門早就挺硬的坐好在一張椅子上。依照拉孫的經驗，何西門向來做事是非常刻板的。今日爲了等候一個小流氓而將神聖的日常工作無形停頓，簡直是他所不能相信的。便是現在，他仍禁不住一次兩次想揉眼睛看是不是他們騙了他。

雖然他們不耐煩地等候大衛，然而他們瞧見他忽地從大路上出現時也不由驚異他的迅速。只見他氣喘喘的喊道，「哦，請問，在哪兒呢？他們說你們替爹爹送了一封信給我。」

「對的，我兒；信在這兒，」海金立刻答應着便將一張折疊的紙交給他。大衛雖然非常急切，然而他先小心的擱好琴盒子，然後纔一心一意的讀信。他唸信的時候，旁邊的四個人便注視着他的臉。起先他們見他眼睛裏湧出急淚。但不久他臉上便喜色漸深，最後滿面春風。他們瞧見他雙目裏透出無限的驚異。只見他喘着氣問道，「這是爹爹從遙遠的國度裏寫來的嗎？」

何西門聽說怒色滿面。拉孫忍不住要笑。威廉聳聳肩膀發楞；只有海金漲紅了面孔。他支吾道，「不是的，我兒。我們在——叭——我——我意思說你父親留在他口袋裏交給你的。」

一陣急速的暗影掠過小孩的面孔。他正說，「哦，我盼望，我能夠聽見他——」突然他又停住，又一次容光煥發。「不過這也像他從那兒寫得來的一樣，不是嗎？他留這封信給我，告訴我怎麼做。」

「他怎麼說呢？怎麼說呢？」海金立刻注意起來。「他告訴你怎麼做了嗎？那麼讓我們看看，我

們也可以知道了。你肯給我們唸一唸嗎，小孩？」

「怎麼，那當然哪。」於是大衛很恭敬的將信送上。

海金說聲多謝便接過信來。大衛這封信較另一封大為不同。第一信長一點，也比較容易唸，可也是也沒有什麼大用。在這封信裏，不管他是如何抖擻的寫的，然而字字恭整，表明一個為父的苦心。特地使他幼兒能認得的。這封信是寫在兩張筆記簿的單葉上的，末了的簽名祇是「爹爹」兩個字。海金便大聲讀道。

「大衛吾兒，在遙遠的國度裏我在等候着你。你別過分傷心，因為那會使我難受我不再回來，但你有一日會下巴下挾着提琴胡弓駕在弦子上到我這兒來歡迎我。便是告訴我你已經遺下了美麗的世界——因為世界是美麗的，大衛，你切不可忘記。萬一有時你不得不想世界是不美麗的當兒，那麼你記得，只要你願意，你是可以將牠變成美麗的。」

你將要接觸新的面孔，被新奇的事物所包圍。有的你不會明瞭，有的你也許不歡喜。但是你別害怕，大衛，也別回到山上去。只記得這一點，我的孩子——在你的提琴上存有你所希冀的一切東

西。只要你彈奏時，青天覆着的山家就會在你頭上，一切林中的伴侶也都會環繞你的身旁。

爹爹

「唉，簡直比那一封還要糟糕，」海金唸完了信便嘆息着。「這裏面簡直是甚麼也沒有！你們想什麼人在這種時候不寫一點關於孩子出身出路的話而寫這套沒相干的話呀？」

對於這，大家都不置答。幾個人只好點點頭同聲嘆氣，然而那又有甚麼用呢？

第五章 不諧合之音

何家牛棚裏發現死人的一回事，在韓斯帶爾村莊裏掀起了很不小的騷動。這件事之如此特別有幾種緣故。第一，因為那男孩子——韓家村的人以為準知道他的來歷，不料見過面之後卻無人認識。第二是因為情形之特異。孩子和他父親進鎮來時明明是一付流浪人的模樣，但海金那晚因為會攜他們走了一程，便毫不遲疑的說他決不相信他們是平凡的流浪人。

既然死人口袋裏除了兩封信，別無長物；而兩隻提琴也找不到買主，因此只好將死屍運到鎮上去義埋。他們對大衛一概不說長道短；的確，從那天早晨海金交給他他父親的信以後，他們對他的話是越少越好。在那時候，那班人忙忙碌碌，告訴大衛，只是「有點東西要裝箱子。」至於大衛所給予他們問題的答案，祇是無用處，不滿意徒亂人心胸而已。事實上，從那日早晨以後，他們一致將他當作「有點神經病，」所以索性撇開他不管。

究竟死者是何許人也，鎮上的官長也決不知道，便調查亦屬爲難。他自己所簽的名竟無人能識。他寫的信裏連一句與事有補的話也沒有；他兒子口裏更探不出消息來。雖然有報告傳來說他們父子兩人的確住於高不可及的山頂上；然而這也不能打破這神祕的謎。

大衛只好暫留在何西門的家裏，但何西門早就心下計算好，若一有別人肯收留，就立刻將他送走。那天海金驅車要走時，曾頭對大衛一點，和西門說道：「老何，怎麼辦呢？我們就暫且將他留在你這兒，等找到別人再說囉？」

「怎麼——只能這樣囉，」西門很高興的說。

但他妻子卻匆匆從後面趕上前來說道：「那當然囉。我敢說他一點都不麻煩人的，西門。」

西門悶悶不樂的說道：「也許不吧，恐怕我也能夠很保險的說他——沒有用。」

威廉從車椅上也說道：「對極了，假使他是有一點用場的，我現在就將他帶家去了；但是，你們瞧呀，他那一副神氣，」說着他輕蔑的一聳肩。

大衛坐在最低的一層石級上，明顯的一句也沒有聽見。一張聰敏的小臉，滿了光亮的，正在又

一次讀他父親的信哩。在一陣突然的靜默中，他矍然驚覺，擡起頭來。一雙眸子，光明如星，他呼着氣說道：「我真快樂極了，爸爸告訴我怎麼做。從此我就要覺得容易點了。」

見那班人都不理會，他又接下去解釋——

「你知道他是在那兒等着我，——我意思是說那遙遠的國度。他說他是的。如果前面有人在等着你，你在後頭多呆一會兒也就不要緊了。再有，我還得等着去發現美麗的世界你知道，等我再見他的時候可以告訴他。我從前住在山上的時候常是這麼做——將一切事說給他聽。我們常常的出去散步；然後，回家的時候，他就叫我將所看見的用提琴說給他聽。現在他說我就留在這兒了。」

「這兒！」這一聲急速嚴重的字句是何西門的。

大衛誠切的點着頭道：「是啊，在這兒學習關於美麗的世界的事。你不記得了嗎？他叫我別回到山上去；那也是不必需的了，因為高山啊，青天啊，鳥兒啊，松鼠啊，小溪水啊，都在我的琴上，你知道。而且——」但何西門祇發怒的將眉毛一皺，便踱過一邊去，隨後打着手勢叫拉孫也跟着走；同時，

海金愉快的一瞥，低低一笑也撥轉馬頭走了。一分鐘以後，大衛發現祇剩了自己一人，只有何太太默默的，略帶一點懼意的在旁邊對着他望。她溫柔的問道：——

「你早飯喫飽了嗎？」像昨晚一般的她提家常事，意欲叫這位古怪孩子稍爲野得好點，像一點平常的人。

「哦，喫飽了，謝謝你。」大衛的眼光又轉到手中的信上面去。猝然間他又擡起頭來，狠奇怪的問道，「流浪人是甚麼呀？那些男人都說我同爸爸是流浪人。」

「流浪人嗎？哦——呱——怎麼哪，流浪人就是流浪人呀。」何太太支吾着。「你別管那個啦，大衛，我——我們不再想那些啦。」

「可是流浪人究竟是甚麼呢？」大衛堅持着，眼睛裏也冒出怒光。「因爲假使他們的意思是說賊——」

「不，不，大衛，」何太太搶着安慰道。「他們絕對不是指着賊說的。」

「那麼，怎麼纔是流浪人呢？」

「唉就是流浪呀。」何太太無可奈何的解釋道——「他們走啊走的從一處又到一處——就——就不住屋子就是了。」

「哦！」大衛的面孔清明了。「那就不相干了。我很喜歡做個流浪人，爸爸也是的。我們有時候常常做流浪人哩，因為在夏天，我們簡直不大住在房子裏，常常整天整夜住在外面。真的，我從來不確實知道松樹林會說些甚麼話，直到我夜裏睡在松樹下親耳聽到纔曉得。你懂得我的意思吧。你一定聽見過的，不是嗎？」

「在晚上嗎？松林嗎？」何太太無可奈何的吶了的說着。

「是啊。哦，你在晚上就從來沒有聽見過嗎？」大衛喊出，那副神氣，簡直是十分可憐她運氣不好的樣兒。「怎麼，要是你只在日裏聽，那你總不會知道，真正的松林是怎麼樣。但是我能夠告訴你。你聽這就是他們松林所說的話。」說完孩子便從盒子裏取出提琴，彈奏了起來。

在門口，何太太一半迷惘，一半神往的竟像石人般的立定了，她的眼睛，一半懼意一半希冀的直釘着大衛的光輝的臉。恰當此時何西門走進來了。他看了片刻，便婉責道，「愛倫，這個早晨難道

你除了站在這兒閒聽就沒有別的事好做了嗎？」

「哦，西門！怎麼，是啊。我——我簡直忘記——我是在幹甚麼的了。」何太太支吾着，心虛的不由挾耳根子都紅起來，匆匆進屋去了。

大衛立在洋臺的石階上卻好似置若罔聞。他仍然奏着他的琴，一副愉快的視線，正遙望着遼闊的雲天，西門又轉過身來，以不贊成的目光打量着他，然後問道：「喂，小孩，你除了奏琴別的事就不會做嗎？」看見大衛仍然繼續彈奏，便又厲聲加一句道：「孩子，你沒聽見嗎？」

音樂驟然一聲收住。大衛擡起頭來好像聽見另一世界的人呼喚一般。他問道：「你是同我說話嗎，先生？」

「我已經同你說了兩遍。我問你除了奏琴還能做別的事否。」

「你意思問我在家的時候嗎？」大衛祇表示輕微的驚異，絲毫不帶怒意。「怎麼，那當然哪。我不能夠整天奏琴，你知道。我還得喫飯睡覺讀書；每天我們還要走路——就像你們所說的流浪人一樣。」說至此，他表示非常的快樂，因為他也能引用他所認為必得明瞭的名詞。

「流浪人，真真！」何西門喘着氣自語着。於是又厲聲道：「孩子，你從就沒有作過一點有用的事嗎？難道你整天的大好光陰都消磨在懶惰上嗎？」

大衛又一次蹙額，表示輕微的驚異。

「哦，先生，我並不是懶惰。爸爸說我永遠不可懶惰。他說各種樂器在大人生的弦樂隊中都是需要的；縱然我只是一个小孩，我也是一種樂器，你知道。他說若我靜靜的不動，那麼和樂就不能協調了；還有——」

「是的，是的，別管那個了罷，孩子。」何西門不耐煩的阻止他。「我的意思是他從來沒給你作一件——真正的工作嗎？」

「工作？」大衛又一度思索。突然他滿面清明了。「哦，是的，先生，他說有一件美麗的工作待我去做，這件工作就在外面的世界裏等着我。所以我們纔跑下山來找我的，你知道。這就是你的意思嗎？」

「哼，不對。」男人回答。「我不能說那是我的意思。我說的是工作，——關於家庭的真正工作。」

那一點你從來沒做過嗎？」

大衛釋然地一笑。他說道：「哦，你意思說燒飯整理房屋，是嗎？哦，我常常和父親一塊做，不過——」
——他想一想——「我就怕我做的不能算好哩。我燻肉永遠沒有爸爸弄得好，也沒有他那般快，每次的火總是弄壞我的山芋。」

何西門道：「哼！燻肉和山芋，真真好罷，孩子，我們在這兒說那一種是女人的工作。我們再有別樣事給男人做。你瞧見那草房門口的一堆木柴了嗎？」

「看見了，先生。」

「好極了。到廚房裏去，你可以尋到一隻空的木柴箱。你想你能將那柴堆上的木柴裝滿那柴箱嗎？那兒有許多已經斫好的短的小的木柴。」

「哦，我很高興做。」大衛點着頭，迅速的卻小心的將提琴擱在盒子裏。一分鐘以後他已滿心高興的跑到柴堆邊去。西門冷眼看了一回，也就轉身而去。

可是，柴箱終於沒有盛滿。至少，並沒有立刻盛滿；因為大衛剛抱第二把柴的時候，偶然挑起一

根久已擱在地面上的木柴，不料底下便出現了多少有很多脚的小爬蟲，這立刻便使大衛樂不可支，柴箱的事早就忘到九霄雲外去。

其次他便是費力氣，費時候，更加耐性，一一的將較大的木柴移開，以便尋找更大的，多腿，多節的小東西。有一個實在是很出奇的，大衛不由笑了起來，更叫站在草房門口的何太太也來看。

因為喊得那麼急迫，何太太不知道是出了甚麼事，連忙三腳兩步趕了來——但她一見之後，只喊了一聲「噯！」又聳聳肩膀便又三腳兩步的趕回去，弄得大衛坐在柴堆上簡直莫明其妙，他奇怪的是，她柴堆裏住着這麼好玩的動物，她竟絲毫不感興趣。

便是這時候，大衛還不會想到在廚房爐上等候着他的空柴箱。這行動他注意的又是一隻蝴蝶，一隻黑底雜金花的蝴蝶；牠翩翩的上下舞着飛着，從後院直到花園，大衛便也輕輕的跟着蝴蝶舞開去。從花園到了果園，從果園又回到了花園，蝴蝶舞，大衛也舞；在花園裏翩躚上下時，大衛一走又走到何太太的貓臉花圃旁邊。這一來，便是蝴蝶，大衛也不在心了，只見他向花圃旁邊的小路上雙膝跪下輕輕喊道：

「怎麼，你們簡直像小小的人兒呀，你們都有臉兒，瞧你們的樣兒，有的快活，有的愁。你——你這個又大又有斑點黃色的——你對着我笑。哦，我來將你們——攏攏總總，都奏到我的琴上去。你們一定能製成一隻極其美麗的調兒，你們各人是如此的不同！」於是大衛輕輕一跳便跑去取他的提琴。

五分鐘以後，何西門走進廚房，便聽得洞開的窗戶外傳來提琴的聲音。同時他又瞧見柴箱除了幾根小木柴之外仍然是空空如也。氣得他眉頭一皺，便走出繞到後花園去。立刻他便瞧見大衛正盤腿而坐於花徑中間哩，提琴在頰下，一臉光明。他只好輕脆的問道：「孩子，這就是你裝木柴的法子嗎？」

大衛搖搖頭。他一笑，弛緩了音樂，卻不停止。「哦，不是，先生，這不是盛柴箱呀。你能知道我所奏的是甚麼嗎？我奏的是這些花兒呀——那些有小臉就像人一般的你知道。你瞧，這就是那在笑的那朵大的黃花呀。」說完他讓弦音在他手指的撥弄下顫動成一個輕快的小調。

何西門專橫的將手一舉，嚇得大衛忽地中斷了音樂，兩眼圓睜盡是驚異他問道：「你是說

——我奏的不——不對嗎？

西門惡狠狠的說道：「我沒說你奏琴的事。我是說我叫你裝的柴箱子。」

大衛的臉清明了。「哦，是的，先生。我這就去盛。」點着頭他拔腳就走。

「但是我叫你先盛木柴的。」

大衛又不懂。「我知道，先生。我已經起頭了。」他分明是耐着性子解釋那非解不可的事。「但是我發現了那麼多美麗的東西，一個又一個，最後，我又發現這麼可笑的小花人兒，我簡直就非得奏琴不可了。你不懂嗎？」

「我不能說懂，因為我已經告訴你叫你先盛柴箱的。」男人應聲道，音調裏含着決不能和解的冷酷。

「你意思說——便是如此我還得先去盛木柴箱嗎？」

「那當然。」

大衛又一次睜圓了兩隻大眼他叫道：「可是那我就失掉我的歌兒了！爸爸常說要是有歌

兒來時叫我立刻就奏出來。歌兒就好像早晨的霧，雨後的虹一般你知道，他們是不呆長久的。你只能在他們沒去以前抓到他們。現在你懂了嗎？」

但何西門，僅作個絕望而又呵責的手勢便轉開去；大衛對他默默瞧了半響以後，也黯然的走進廚房。兩分鐘以後他已專心一志的致力於盛木柴的工作。

明顯的大衛對於這件事情的解決表示不滿意，這是從他那一付沉思的神氣上可以看得出來的。因此他在飯前又問何先生道：「你意思說因為我沒有立刻裝好那柴箱，我便是一個不和諧之音嗎？」

何西門大為驚詫道：「你便是個甚嗎？」

大衛耐心的解釋道：「一個不和諧的音——弦子拉走了音你知道。爸爸說的——」但何西門早又拔步就跑；因而大衛這一點迷惘的問題也就始終沒得到答案。

第六章 不可少的麻煩

是那頭一天的中飯後，大衛默默的瞧着何太太先收拾桌子，然後又開始洗刷碗碟。最後他略帶思索的問道，「你可要我幫幫忙嗎？」

何太太對着男孩的一雙小小黃手，遲疑的一瞥，搖搖頭。「不，我不要你幫忙，謝謝你。」

大衛又靜了半響，然後更加像若有所思的問道，「你這整天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有用的工作」嗎？」

何太太大為驚詫。連洗碗都暫時忘記了。「怎麼當然是有用的工作囉；多麼傻的問句！是誰將這意思攔在你腦子的呀？」

「是何先生；你瞧他的話和爸爸常說的大兩樣嘛。」

「大兩樣？」

「是啊，爸爸說這些事情都是不可少的麻煩——洗碗囉，做飯囉，收拾桌子囉——他從來就沒有你們所做的一半的多。」

「麻煩，真真！何太太又拾起碗來洗。」哼，我看那就像他的爲人。」

「是的，不錯。他常常是那種樣子的。」大衛快樂的點着頭。於是過了一會他又問道：「但是你們今天當真就不出去走路了嗎？」

「走路：走到哪兒去？」

「怎麼，就到樹林田裏去走呀——無論哪兒都行。」

「在樹林裏走——這種時候兒——單單就是走路！我的天，孩子，我有不少事情要做哩！」

「哦，那真是太糟糕，不是的嗎？」大衛的臉表示同情的失望。「天這麼好，也許明天要下雨了。」

「也許的。」何太太眉毛一揚，眼皮兒一擡。「但是下雨也好，不下雨也好，同我走路不走路都沒有關係。」

「哦，當真嗎？」大衛滿臉的高興。「我高興極了！我也是不怕雨的。我同爸爸常常在雨中走哩，

不過，當然我們就不能帶我們的提琴了，所以我們格外喜歡好天些。可是有些景物只有雨中纔看得見的，不是嗎？就像樹葉上的雨珠舞，以及狂風趕驟雨那些。你難道不愛立在空曠處感覺那些迎面推來的風力嗎？」

何太太楞住了。然後她無可奈何的一舉手，便又轉身作事去了，口裏低弱的喊了一聲，「我的天，孩子！」

從洗碗到掃地，從掃地又到抹塵，忙得何太太不亦樂乎，最後進了輕易不讓日光和空氣光臨的陰森客廳，大衛默默的瞧着，也跟在何太太後面，及至見了客廳的陳設以後，不由他略睜圓眼，表示驚異。這客廳裏有毛布墊的椅子，長沙發，大理石面的桌子，窗簾，枕墊，桌布，無數的小花墊，椅背墊，蠟製的花，乾的草，永久長存的紅色綠色紫色的花束，石塊，蚌殼，還有各種大小，各種形式的花瓶，齊齊的列成一行。

「是——的，你可以進來，」何太太一回頭見他那副欲行又止的神氣便招呼他。「可是，你一樣東西也不能碰。我要來抹塵的。」

「可是我從前沒有見過這間房間嘛。」大衛道。

「是沒有。」何太太略帶一種得意的味兒說。「我們平常不用這間房的，小孩那邊的臥房也不用的。這是一間爲牧師住的客房，有殯葬的時候纔用，而且——」她突然停住，向大衛投了急速的一瞥，但大衛卻好似沒有聽見。他還是東張西望的，口裏問道：

「難道，這兒除了你，同何先生，還有拉孫就沒有別人住了嗎？」

「沒有——現在沒有。」何太太喘了一口氣，眼望牆壁上一個小孩的像框。

大衛道，「但是你有這麼多的屋子，這麼多東西哩。怎麼啦，我和爹爹只有兩間屋子，東西幾乎是沒有。我們家和你們的大不相同，你知道。」

「我說那是理所必然的。」何太太開始迅速而小心的抹着灰。她的音調裏還是帶着得意。

「哦，是的。」大衛笑着，「但是你說你不常用這間房，所以那也好些。」

「那也好些！」何太太驚詫得只瞪着眼，連工作都忘了。」

「怎麼，就是呀。我的意思是你還有許多別的房間好住，你就不一定住在這兒了。」

「不一定住在這兒！」那婦人仍然迷糊成一團。

「是啊。但是你難道一定要保留着這些東西，而且每天還得像這種樣子的抹灰嗎？你不能將這些東西送給別人或甩掉嗎？」

「將——這些東西——甩掉！」女人狂舞着兩臂，似乎想一手包盡這些在危險中的寶物。「孩子，你瘋了嗎？這些東西都是值價的呀。牠們是耗費了時間，金錢和勞力纔換得來的呀。你瞧見美麗的東西時難道不知道嗎？」

「哦，我最愛美麗的東西了。」大衛笑着回答。「我們在高山上的時候，多極了。日出，日落，明月，星星，還有我的銀湖，還有航行在天空裏的雲船，還有——」

但何太太卻不耐煩的阻止他。「別說了，小孩。我若從小過的是你那種生活，或許我也會知道的。將這些東西甩掉，真真！」她又繼續工作下去。但這一次，每逢她觸摸到一件東西上時，那種神氣幾乎像慈母安慰她傷心的孩了一般。

大衛說不出的覺得不舒服，以難受的眼光注視着她；然後他又抱歉似的解釋道。

「我不過想，若你不必抹這麼多傢伙的灰的話，你或許能夠多走走路了——今天，或別的日子你知道你說——沒有功夫的，」他提醒她。

但何太太祇搖搖頭歎息道，「好罷，好罷，別說了小孩。我敢說你的意思是對的，當然你不懂，」於是大衛，又默默的瞧了片刻，然後無聊賴的走到側面洋臺上。一分鐘以後，他坐好在石級上，從口袋裏探出兩隻折疊的紙。於是，淚眼模糊的，他又一次唸他父親的信。半嚮，眼望着天際，他自語道，「他說叫我不悲傷，否則使他難受。他又說只要我奏琴，山上的家就會在此地望見，我就好像回家一樣。他說我所想念最切的東西都在我的提琴上！」

大衛哽咽了一口氣，收好信，便起身去取提琴。

過了片刻以後，正在抹塵的何太太不知何時停了工作，躡手躡足的走到門口來，屏着呼吸傾聽大衛的音樂。待她聽罷復返原處時，已是雙目盡溼了。只聽她獨自歎息道，「不知道爲什麼，他一奏琴，我總不由要想到——約翰。」

那日晚餐過後，何西門夫婦二人又同坐在與廚房毗連的洋臺上休息一天工作的疲勞。西門

閉着兩隻眼睛。他妻子的目光便散落在草房的暗影上，牛棚上，大路上，或是過往的車馬上。坐在石級上的大衛卻望着那漸升漸高的樹梢上的明月。不久，他便溜進屋子，挾了提琴出來。

一聲拉長了的甜蜜的弦音傳出了以後，何西門立刻睜開雙目，坐起身來，雙脣緊閉。但他妻子卻將一隻柔順的手攔在他的手膀上，輕聲央求道：「請你，別說甚麼吧。讓他彈彈罷，就是今天晚上一次。他寂寞——可憐的小人兒。」於是西門不快意的一聳肩，又復坐倒。再過片刻，何太太喊着大衛道：「來罷，大衛，現在是小人兒上床的時候了，我陪你上樓去。」於是何太太領他進了屋子並燃上洋蠟。

在廚房上面的小房間裏，大衛又一度發現自己獨自留在那兒。像隔夜一般，椅背上又搭着黃白的睡衣；何太太安放的時候也是照樣的搵了眼淚。照樣的，四隻柱子的大床依然龐然地立在那一角。但這一次，被褥都已捲起，專待人鑽進去睡了。——何太太發現隔夜大衛是睡在地板上時，非常不安。

又一次大衛對着釘滿蛾蟲的牆壁，換了衣服。在吹熄蠟燭之前，他走到窗前跪下，望那樹梢上

的月亮。

大衛覺得惘然不知所措，他開始奇怪自己不知變成何等樣的人。他父親說在外面的世界裏有一項給他做的美麗的工作；但是一種甚麼工作呢？他如何纔能尋到呢？便是尋到之後他又應該如何做纔對呢？再有一件事，他應該住在甚麼地方呢？他能否就住在此地？雖然這不是家，那是真的；但廚房上面有一間房他可以睡，還有一位慈祥的婦人，不時以一種憂戚戚若有所觸的面容對着他笑。自從爸爸去後，他倒也不忍離棄她。

除此還有不在少數的金塊，大衛也感覺同等的無法處置，應該怎麼辦呢？他又用不着——那位慈祥的婦人已經給他充足的食物，所以他不用赴小鋪去買；除此簡直沒有可以用錢的地方。而且這麼多錢又重，又不便攜帶；然而他不願意扔掉，也不願意讓任何人知道他有這筆錢；僅僅爲了一小塊便被人喊作賊，假使別人知道還有這麼多，那又該怎麼說呢？

忽然之間，大衛憶起父親叫他收藏起來的一句話——藏到用得着的時候。他釋然了。爲何不早想到這一層呢？他知道一個最好的地方——便是這間房內火爐後的碗櫥裏，滿意的歎了一口

氣，大衛立起身來，從口袋掏出所有的黃黃物，安全的擱在櫥櫃的書堆後面。同時將錶也擱在那兒，祇有她媽媽的小像框仍然裝進口袋裏。

大衛在農家的第二日清晨與頭一天也無大分別，不過這一次當何西門叫他去盛柴箱時，他便排去一切蝴蝶小蟲的誘惑而專心於事，直至做好方纔罷了。

那時他正在廚房裏，時候是午飯前，忽的拉孫皺着眉額步進來。他說道：「何太太，你能勞駕到門口看一看嗎？那兒有一個婦人帶着一個小孩。不知有椿甚麼事情難着他們了。她不會說英文，我也不懂她嘰嘰咕咕說一些甚麼。或許你能懂，也未可知。」

「怎麼，拉孫，我也不懂的呀——」何太太說着，卻立刻向門口走去。

洋臺的石級上立着一位極其漂亮卻是驚慌滿面的少婦，身邊攜着一個年約十歲的男孩。一眼瞥見何太太，她便湧出無數聽也聽不懂的字句，還加上無數種的手勢。

何太太只向後退，向那剛由牛棚走進天井來的何西門投射着懇求的眼光，說道：「西門，你能告訴我們這位太太要甚麼嗎？」

那婦人見了新來的人，便又一次滔滔傾述她的意思。可是西門傾聽了半天之後亦復搖搖頭道，「不成。我想她說的大概是法國話。她一定要——甚麼東西。」

「嗨！那個我早就知道了！」拉孫咕噥着，「而且她不問要的是甚麼東西，要的就還急切得很哩。」

「你餓嗎？」何太太柔順的問。

「你一句英文話也不會說嗎？」何西門問。

那婦人從這個人望到另一個人，眼光淒清，充分的表示出一個在異鄉作客，言語不通的可憐樣。只見她已絕望的搖搖頭，轉身欲去，忽然又聽得她一聲狂喜的大叫，她整個的臉蛋都煥然發光了。原來是大衛由洋臺走出來，和那婦人搭起話來了——他的話也和婦人所說的一樣聽不懂。

何太太和拉孫都張大了眼睛看。何西門卻厲聲打斷大衛的話，說道，「難道，你是懂得這位太太的話嗎，孩子？」

「怎麼哪，是你難道不懂嗎？她走迷了路——」那婦人已經匆匆趕上來將她的故事滔滔敘

述出來。等原委說明以後，大衛轉身只見各人臉上都是迷惘之色。

西門首先搶着問道，「她究竟要甚麼的呢？」

「她問到拉佛爾，弗蘭西斯家的路怎麼走。那是她丈夫的兄弟的家。她今天早晨剛趁了火車到這兒來的。她的丈夫不知在哪兒就擱了一會，因此撇在後面了。她丈夫是能夠說英文的，可是她不會。她到我們國家不過一個星期。她是從法國來的。」

「好極了！你們可會聽見哪？」拉孫高聲讚賞着。「你們瞧她在他眼睛裏就像一本書似的，可不是嗎？在西韓斯帶爾莊是有法國人家的——我猜是兩家。那兩家裏頭準有一家就是的哩。」

「很可能，」西門點着頭，他不贊許的目光望着大衛的臉。誰都看得出他的注意是在大衛而不在那婦人。

拉孫又自告奮勇的說道，「嗨，何先生呀，你是知道的，我隔一兩日總是到西韓斯帶爾莊去瞧哈陸家的牛的。我幹嗎不就今天下午帶了她和那孩子一塊去呢？」

「那好極了，」何西門點着頭，眼睛依然望着大衛的臉。

於是拉孫轉身和婦人打了多少手式，說了多少不成句的英文，想叫她明瞭他願意帶她上要去的地方去。但那婦人仍然莫明其妙，幸而大衛來只用了幾個很快的字句，便使得那婦人變得歡天喜地。

「你能問問她可餓了嗎？」何太太提議。

「她說不餓，多謝你，」大衛笑着替他們翻譯。「但這男孩子說餓了。」

「那麼就請他們到廚房裏來罷，」何太太指揮着便匆匆進屋。

「原來你是法國人嗎？」西門問大衛。

「法國人嗎？哦，不是，先生，」大衛驕傲的笑着。「我是美國人。爸爸說我是的。他說我是生在美國的。」

「那你怎麼會說那麼好的法國話呢？」

「怎麼，我是學的呀。」見對方還是不頂明白，便又補充道：「同樣的我也學德文，也學別的甚麼的，跟着書學，你知道。難道你從小的時候不唸法文的嗎？」

「嘲」何西門只哼了一聲，也不答下文，便揚長而去。

中飯過後，拉孫立即驅車帶了婦人和孩子去了。婦人滿臉都是笑意，對着向她招手的大衛，她報以熱情的一瞥。

下午大衛挾了提琴走到屋後的小山上散步。他曾經要求何太太陪伴他，但她拒絕了，縱然那時她既不掃地亦不抹塵，她明顯的不會作甚麼重要的事，只不過將一塊白色的布，挖了洞然後再用針線縫起來。

大衛又請求何先生跟他去；不料他的拒絕較前者更加一倍的不耐煩。他嚴厲的問道：「我幹嗎要現在——或無論甚麼時候跟着你走那些沒用的路呀？」

雖然笑着，大衛由不得向後一退。「哦，不見得是沒用的路哩先生。爸爸說沒有一件事不是幫着我們入調的，你知道。」

「入調」

「我意思說你有點像爸爸不合調的時候了。他說沒有比走路再能容易叫他恢復原狀的。我

——我今天有點覺得不大入調，同時我看你的樣子也像是的。所以我請你和我一塊兒去走」

「嘲！好罷，我——那夠了，孩子。不許你無禮，你要明白！」於是他走開去，明顯的是在發氣。

大衛，裝着滿肚子的莫可名狀的悲哀，獨自出發走他的路。

第七章 你要——你要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大衛農家生活的第三日。大衛正在樓上廚房上面的小房間的窗前跪着，意欲在小山上呼吸一點清涼的空氣。樓下的洋臺上，何西門夫婦是正雙雙坐着，閒談過去幾日的事件，並討論如何對付大衛。他們靜默了長久以後，何太太終於傷痛的說道，「但是我們拿他怎麼辦呢？我們能將他怎麼辦呢？就沒有人要他嗎？」

她丈夫毫不留情的答道，「當然沒有人要他。」

恰當此時，一個穿黃白睡衣的小人影，不由一卻步。原來大衛因為屋內炎熱不過，便挾了提琴溜出房間，現在恰立在廚房門口。只聽何西門又繼續說道，「誰肯要一個孩子，是在那種異教教育下長大的呀？照他說，便是他父親也整天不做一個錢的事，只挾着個琴兒，出沒於荒山樹林間，非等絕對沒有衣穿，沒有飯喫的當兒纔偶然下一趟山去買。當然沒有人要他的。」

立在廚房門口的大衛倒抽了一口冷氣。於是他黯然神傷的橫過地板，走出後甬道，再穿過草房直達牛棚的草堆上——他覺得這兒是離父親最近的地方。可憐大衛感覺着又恐懼又心傷。無人要的孩子！他親耳聽見的，該是不會錯的了。他如何纔能捱過這無盡期的時日，手挾提琴去歡迎他的父親呢？這無人要的年月日又該如何度過呢？如此他又如何能夠在琴上彈奏出最美麗的世界如他父親所說呢？想到這一切他不由失聲痛哭。幸而不久他又想起他父親所說的一些別的話：「記得這一點，我的兒——在你的提琴上存有你所希冀的一切東西。只要你彈奏時，青天覆着的山家就在你頭上，一切林中的伴侶也都會環繞你的身旁。」一聲歡呼，大衛便舉起提琴，將胡弓橫過弦子去。

那時，洋臺上的何太太正在說：

「當然我們可以將他送進一個孤兒院，或者是窮人所——可是——西門，」她忽然驚慌失色，「那孩子現在哪兒彈琴的呀？」

西門側耳聽了一會兒。

『我要說是在牛棚裏』

『但是他早就上床了呀。』

『我要叫他再上床去，』何西門兇惡的說着，便立起身來，從月光滿地的院子走到牛棚裏去。像上次一樣，何太太也跟在丈夫後面，照樣的，他們夫婦倆又一度無主的立在牛棚門口傾聽。這次不同上次，弦音拉得極長，而又極其甜蜜；由低而漸高，而終消滅於沉靜。夫婦倆聽着聽着不由聽出了神；多年前他們親生的兒子也曾彈過這同一的調子，曾換取他們多少歡笑，如今觸景生情，兩人不由各自想道，『假使是他們的約翰獨自在月光下彈琴，該是如何！』

其實，最後約翰之出走並不是爲了提琴，而是爲了繪畫。約翰從孩子時起便喜愛繪畫，家裏無論甚麼『最好的屋子，』或是壁紙，或是大紀念冊上，凡碰到他高興都有他的圖畫，因此在十八歲的時候他就決定作個藝術家。可是其後的一年之內，何西門無論如何不肯同意他的志願，收起家內所有的鉛筆粉筆，又安排多少家事給他做，使他除了喫飯睡覺之外不得一刻空閒，結果約翰從家庭裏出走了。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從此他們沒有再見過他，但從何西門書房桌子上擱的兩封未會作覆的家書着想，或許並不是那孩子的錯。但如今，立在牛棚門口的夫婦二人所回想的並不是那已經成人，一意獨行的約翰，卻是小寶寶時代的約翰，那時他有小小鬚髮的腦袋，曾經繞膝承歡，也會在這牛棚內戲耍，也會在日暮崦嵫時棲息在他們的膀臂上。

何太太先說話——卻與剛纔在洋臺時的語意不同了。只聽她顫聲說道，「西門，那個可愛的孩子實在該上床去了！」於是她匆匆走進牛棚上了扶梯，後面跟着她的丈夫。到了頂上，他便喊道，「來罷，大衛，這是一切小孩兒都該睡覺的時候哪！來罷！」

她的聲音低微而略顫。大衛覺得她的聲音裏亦有一種若有所觸的意味，和她的眼光一樣。他慢慢的走出月光下，以一種熱切的探察的目光將婦人望了半天，然後吞吐地問道，「你可——要我嗎？」

婦人幾乎忍不住一聲嗚咽出來。站在她面前的是穿黃白睡衣的小人兒——那睡衣是約翰的。射進她眼簾裏的是一對烏黑而沉思的眸子——和約翰一樣的。頓時她感覺了膀臂空虛的痛

苦。她不由忽然一往情深的將孩子抱攏來喊道：「當然，當然，你永遠是我的永遠！」

大衛滿意的嘆了一聲。

何西門雙唇已開，但他忍住了要說的話。他只一轉身，帶着一張意欲閃避表情的面孔，便下了樓梯。

過了半天，大衛又一次上了床以後，何西門夫婦仍然坐在洋臺上。西門冷冷的對他妻子說：「我看你也知道得很清楚，愛倫，今天晚上在牛棚裏的一動情，要發生如何的結果——完全就因為那害人的音樂和一天的月光，就將你弄昏了！」

「但是我是那孩子，西門。他——他叫我想起約翰。」

男人祇嚴厲的一抿嘴，但他答話的聲音卻掩不住輕微的顫戰。他說：「我們不是談論約翰，愛倫。我們所談論的是那樓上不負責任，有神經病的孩子。我看他能夠做事，如果教他的話，假使他能學做事，或許他還不是飯桶。不過他又是一張口要喫，家裏現在又緊了。你知道，人家已經來過通知書——八月到期。」

「但是他說銀行裏有錢——差不多夠了。」何太太的聲音含着急切的嫌意。

「是的，我知道，」男人承認着。「但是差不多夠，並不是很夠呀。」

「可是日子還長哪，——還有兩個多月。要到八月底纔到期呀，西門。」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這個孩子，你到底想拿他怎麼辦呢？」

「怎麼，你不能叫他在田裏做點小事嗎？」

「或許能。可是我疑惑，一個人總不能拿着一根弦弓去割穀鋤草罷。然而我看他所會的祇有那一點。」

「但是他能夠學呀——而且他琴實在奏得好聽，」婦人喃喃說着；愛倫從前幾曾敢和他丈夫申辯過：

他丈夫除了「啣」一聲，不會接下文。於是他起身進了屋子。

第二日便是禮拜日，農家的禮拜日是極端拘謹極端安靜的一日。何西門的血管裏因為流有清教徒的血液，因此他看是與非更比別人加一層的固執。學牧師剛學成了一半，因為健康關係他

只好放棄而退取一種較為放任的生活，然而他那種拘謹的觀念卻永遠去不掉。因此在這星期日的清晨被一陣音樂聲吵醒時，無疑的對他是一種嚴重的打擊，這是他家從未有過的前例。當他怒沖沖的起身穿衣時，廚房上的小房間裏幾乎像是幽禁了整個的弦樂隊，急音緩音，高音，低音，撥弄成一片，孩子的手法真是驚人的靈巧。等西門匆匆趕下甬道，推開大衛臥室的門時，已經氣得面孔發白了。

「孩子，你這是甚麼意思呢？」

大衛只快樂的一笑。他反過來問道：「你竟不知道嗎？怎麼，我以為我的音樂已經告訴你了。我快樂極了，高興極了！樹上的鳥兒喊醒我對我唱着：『要你——要你——要你！』太陽從山上透出頭來也說道：『要你——要你！』小小樹枝輕輕拂着我的玻璃窗也說着『要你——要你——要你！』所以我只好拿起提琴來將這一切都告訴你！」

「但今天是禮拜天——上帝的安息日呀，」男人嚴厲的說。

大衛站着不動，眼睛裏湧出不懂的意味。男人又厲聲接下去：「難道你真是個異教徒嗎？難道

他們從不告訴你關於上帝的事情嗎？

「哦！上帝嗎？——當然，」大衛釋然的一笑，「上帝將小小黃衣裏着小嫩芽，將根兒覆上——」

「我沒跟你說小黃衣，或是根兒，」男人兇狠的阻止他。「今天是上帝的日子，所以應該守爲聖日。」

「聖日？」

「對。你不能夠拉琴，或是笑，或是唱。」

「但是一切都是好事情呀，也是美麗的事情呀，」大衛爲自己辯護，他的眼睛因莫明其妙而瞪得很大。

「在時候的當兒，也許是的，」男人依然堅持己見，「但不在主日。」

「你意思說——他會不喜歡的嗎？」

「是的。」

「哦！——大衛的面孔清明了。」那就不成題了。你的上帝一定不是我那個上帝，先生，因爲

我的上帝在一年四季不問哪一天都是喜歡美麗的事物的。」

其後有片刻的靜默。何西門平生第一次覺得無話可說。最後他說道：「我們不再談論這件事罷，大衛，但是我們換一個法子說，——我不願意你在禮拜天拉提琴去，收起來等到明天再拉。」於是他走進甬路去。

那天早晨的早餐時是非常沉默的。何家喫早飯永遠不是暢然歡笑的一回事，這是大衛早就發現了的；但他還沒有看見過像今天這般的嚴肅。接着便是半小時的讀經和祈禱，由何先生主讀，何太太和拉孫便挺硬而坐在椅子上。大衛也會努力坐得筆挺而嚴肅；然而窗外的玫瑰卻點頭打招呼；枝頭小鳥也在婉轉吟唱着「出來，出來！」試思，一個人面對着那一切，尤其當他手指躍躍欲動急欲將這被人要的甜蜜普告給全世界時，如何能正經筆挺的坐好呢？

然而大衛坐得非常安靜，——或是盡他能力所能到的安靜，——只有他脚的輕踏和眼睛滴溜溜的轉動表明他並沒有和何家以及以色列人流蕩於曠野中。

晨禱以後，約莫一小時的光景，合家又忙亂着預備做禮拜。大衛從來沒有上過禮拜堂。他問拉

孫禮拜堂是個甚麼樣子；但拉孫只聳聳肩膀，對空說道：『嗨！你們聽見了嗎？』這對於大衛當然是毫無意義。

做禮拜必須衣冠整齊，大衛不久便知道了，——他們給予他從未有過的刷牙，刷鞋，梳頭。他們又檢出一件乾淨小巧白色的衣裳給他穿，還有一根紅領結，對於這些何太太又一番觸景傷情，不在話下。

禮拜堂離開他們家不過四分之一哩路的距離；於是大衛滿含興趣的圓睜兩眼跟着何先生夫婦走進了禮拜堂中心的長道。何家照例總是早到，禮拜尙未開始，便是彈風琴的人還未入座。

那一架風琴是一鎮所引以為傲的寶物。那是生在該鎮上的一個現在在外面世界裏作大人物的人的贈禮。除此他每年還捐了一筆鉅款作為每星期日從城裏請來風琴名手在此彈奏。今天，當風琴家坐下時，便瞥見何家坐的一行座位上多了一個陌生的面孔，當他接觸到對方那付悠然神往的視線時，他幾乎給了類似友情的一笑；然後，照常的，他全神便消失於音樂中了。

大衛在座位中喘了一口氣，似乎有無數的提琴在他耳邊唱；又似乎有無數別種不知名的樂

器在他頭上敲擊，他不由得狂喜得立起身來，還沒有人來得及阻止他，他已經走下長道，一對熱情的眸子望着那男人和手指撥弄中的琴鍵，最後他輕輕爬上風琴的臺上。

他木然不動的立了半天，在傾聽着；然後音樂便漸低漸逝，直消滅於沉默中，然後牧師便站起來祈禱。無何，第一個開口的聲音不是牧師，而是一個孩子的。只聽他說道：「哦，先生，請你，你可肯教我彈那個嗎？」

風琴家驚異得竟然嗆咳了，幸而唱高音的走出來將大衛拖至一旁，附着他耳旁說了幾句話。牧師楞了片刻之後方纔低下頭來；而底下一個怒容滿面的男人和一個羞痕滿面的婦人都發誓，若不教大衛學點規矩再不帶他來做禮拜。

第八章 要做和不可做

跟着來的星期一，帶給大衛一個新的生活——一種奇異的滿了「要做」以及「不可做」的生活。大衛有時不能不奇怪，何以那些快意的事情都在「不可做」之例，而一些很不快意的事情卻非做不可。就如，穀是要割的，草是要拔的，柴箱是要盛的；逢到這些便有人命令着，「做這個，做這個。」而當你偶然閒躺在蘋果樹下，或是踏查流於田野中的溪水，或是甚而至於瞧瞧地面上找到的小昆蟲等，你便要無疑的得到好些個，「不可做，不可做！」

至於農夫老何——他在星期一也得到了一些新奇的經驗。第一點困難便是他不知道如何辯勝大衛所發表的那種快樂的意見，就是他說所長的萋萋芳草，若拔出來任牠枯萎去該是如何可惜的一件事。第二點相等的困難便是他不知道如何纔能夠使大衛專心保持對於某一件工作的長久注意而不被甚麼過往的浮雲，開花的樹枝或枝頭吟唱的小鳥攝引了去。

然而，不管這一切，大衛究竟盡其所能的實行了一切「要做」以及避免一切「不可做」直到四點鐘方從那固執卻自居爲公正的老何那兒討到了行動的自由權；於是極其快活的他出發去走他的路。因爲嗅得空氣中有雨意，因此大衛不會攜帶提琴；但他的臉，他的步伐，以及兩隻膀臂的搖擺，都分明表示他全身都在唱着昨日清晨的那隻歌。因爲，不管整天的工作如何繁冗無味，而世界對於大衛寂寞想家的小心仍然似乎在謳歌着那「要你——要你」的歌哩。

最後他看見了老鷹。

大衛認識老鷹從前他家住在山上的當兒，有多少老鷹作朋友。他曾學會認聽和應答牠們的呼叫。他曾學會讚賞牠們的智慧，敬重他們的性格和脾氣。他喜愛注視牠們的行動。他尤其喜歡看牠們鼓着龐大的翼翅，沖天而過，是如此的生動，是如此顯赫的自由！

但是這一隻老鷹——

這一隻老鷹並沒有鼓着龐大的翼翅沖天而過。牠只在一片稻田的中間，他正飛起，落下，左撞右撞的成一種非常不平常的舉動。大衛立刻就跑近前去，看究竟是何緣故。原來牠被一根長長的

皮帶牢縛在地上的—根柱子上。

「哦，哦，哦！」大衛同情的驚呼着。「你只稍爲等一等。我就來弄。」

立刻大衛便迅速的抽出自己的大摺刀割那皮帶，但他不久便發現「弄」的這回事不如說的那般容易。

首先那老鷹似乎並不會將他看作朋友。牠看他無非又是另一個拋石塊，放槍殘殺不眨眼的可恨的人類罷了。於是牠拿出利嘴，利爪，利翅來極力反抗；直至大衛冒險脫下外衣拋擲在那怒勃的鳥的身上，他方能走攏去完成他的目的。饒那麼着，大衛還得在那細長的腿上留下一個皮帶結。

一分鐘以後，那驚異莫明的老鷹在一陣翅膀的撲動，一聲驚駭的鳴叫之下，一衝上天，直飛到遙遠處的樹巔上。大衛快意的對於他的工作凝眸了半響然後穿上外衣，又復走他的路。

大衛走回家時已經將近六點鐘。牛棚門外正坐着拉孫。他一見大衛便愉快的歡迎道：「我兒，你今大草拔完了嗎？」

「是——的，」大衛遲疑着。「拔是拔完了，可是我不喜歡。」

「做這種事情是很熱。」

「哦，我倒不是怕熱，」大衛接口。「我所不喜歡的是將那麼美麗的小植物拔出來讓牠死去。」

「野草——是，美麗的小植物！」男人忽的叫出來。「我這倒沒有聽見過！」

分明覺得拉孫的聲調裏有呵責的意味，大衛不由辯護道，「牠們是美麗嘛。而且牠們永遠是最大的最美麗的。何先生指給我瞧的，你知道——我卻要將牠們拔出來。」

「好罷，我卻從來沒聽見過！」拉孫又咕噥着。

「但是以後我出去走了一趟路。現在覺得好一點兒了。」

「哦，是嗎？」

「哦，是的。我散了一個好極了的步。我在那邊山上的樹林裏走了好一會。我一路都在唱歌——心裏唱，你知道。我快樂極了，因為何太太要我。等你心裏唱的時候，你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拉孫無可奈何地只搔頭。他說道：「唉，我兒，我不能說我知道。我的唱歌是很不行的。」

「哦，我意思不是指着大聲唱啊。我是說心裏唱。就是當你快活的時候你知道。」

「當我——哦！」拉孫停頓了，張大了口 and 眼。猝然間，他的臉又變了。他像恍然若有所悟的笑着，道：「唉，你不是想入非非，我不算你意思是說你心裏就像唱唱歌一樣當你十分快活的時候；不是的嗎？但我卻從來沒想到過。」

「哦，那就對啦。怎麼，那就是我歌兒的來處呀——在我心裏，你知道——有了以後我就在提琴上彈起來。而且我還叫一個老鷹唱哩。不過他是外面唱的。」

男人又失驚道：「叫一個老鷹唱！我的天！你別信口雌黃罷，孩子。」

可是孩子卻堅持道：「當牠們快樂的時候，牠們是會唱哩。總而言之，牠們快樂時的聲音，真正和牠們發脾氣或磨難甚麼東西時的不同，你真該聽聽今天的這一個，他唱的，他能夠自由快樂極了。我替牠鬆結的，你知道。」

「你意思是說你在樹林裏捉到一隻老鷹嗎？」他的音調很懷疑。

「哦，不是，我沒有捉。不過是別人捉了，將牠縛在那兒的。牠是非常的不快樂！」

「一隻老鷹縛在樹林裏！」

「哦，我並不是在樹林裏發現的。這一切都是在我上山以前。」

「一隻老鷹縛在——喂孩子，到底你滿嘴談的一些甚麼呀？那隻老鷹在哪兒呀？」拉孫忽然變得非常注意起來。

「就在那邊田裏。有些人——」

「稻田裏！乖乖孩子，你不是說你碰了那隻鷹？」

「好罷，可以說他不讓我去碰牠。」大衛一半抱歉的說。「你瞧，牠是非常的害怕。非得我脫了外衣，置在牠身上，我纔能割斷牠的縛哩。」

「割斷牠的縛？」拉孫不由跳起腳來。「你不曾——你不曾將那隻鷹放走罷？」大衛向後一卻步。

「怎麼，我已放哪。牠想走呀。牠——」但拉孫已經又絕望的坐倒。

「好罷，你已經做出來了。那位先生要怎麼說我還不知道，讓我先來同你說幾句話。告訴你，我爲捉那鷹整整花去了一星期的功夫，還在那叢枝裏躲了半個晚上，一個早晨纔有個機會捉牠。饒那麼着還不成哩。我還得戴上一個假鷹嘴，纔算弄到牠。你現在倒將牠放掉——就像那種樣子的放掉，」說着，他發怒的將手指扳得極響。

大衛的臉沒有痛悔的表情，只有恐怖。

「你意思說你是故意將牠綁在那兒的嗎？」

「當然我是囉！」

「但是牠不喜歡呀。你瞧不出牠不喜嗎？」大衛叫着。

「喜歡！牠不喜歡又待怎麼樣。我也不喜歡我的穀子給啄掉哩。嗨，小孩，你不必用那種音調那種口氣對着我看。老實說，我也沒傷着牠——你瞧牠還是照樣的飛，不是嗎？再說我們也沒餓着牠。我每天照應着給牠喫食喝水。如果牠不亂擺撲，亂動的想逃走，牠再也不會傷牠自己的。牠自己擺撲受了傷。總怪不了我。」

「但是如果你也有一對極大的翅膀，能帶你飛到大樹，帶你飛上天，同星星談話，你不是也要擺撲嗎？如果有個比你大一百倍的人將你縛在一根柱子上，你也不要擺撲嗎？」

拉孫不由氣得滿臉通紅。「嗨，小孩，我沒請你來教訓我。我也沒比這兒的誰個男人多做了壞事——若他也有本事捉鷹的話，掃帚豎起來嚇不退那班賊鷹麼。這左右的農夫看見我捉着這鷹，誰不羨慕的眼紅呀？你現在好了，刀子一割，完事了。你簡直叫我發狂了，乾脆說完了。」

「你意思說縛牠在那兒就爲嚇唬別的鷹的嗎？」

「當然！除此還能有甚麼別的意思？」

「哦我真是抱歉！」

「呸，你是該很抱歉。可是那也回不了我的老鷹哪。」

大衛的臉又光明起來了。「真的，牠回不來了，不是嗎？我真高興呀。你瞧，我正在想那些老鷹呢。我替牠們非常難受。祇想想看我們是如何不喜歡人家將我們縛住——」但拉孫早就發怒的哼了一聲，拔起腳來便匆匆的跑走了。

很明顯的，大衛那天晚上大不悅於人，幸虧何太太的忍耐和機智，加上私地裏的說好話，方免去公開斥退的危險。便如此，大衛還是憂傷的知道，他自己是如何的叫人失望，而當晚所拉的提琴聲裏便充滿了傷痛發悔之音，若給一個深知大衛的人聽着，必定認爲是傑作。

第二日，孩子二十四分忠實的又來實行他一切的『要做』，雖然不是頂成功，但那種顯然的努力，便叫那生氣的老鷹主人也不得不表示軟化了一點；到四點鐘時，何西門又一度放了他。

大衛今天走路的時候，沒有碰見甚麼拘囚着的老鷹需要他的同情，但他卻發現一些別的事，也照樣害得他既不安寧，又不明白。

是在樹林的邊處，他迎面碰見了兩個男孩，一個手裏拿了一隻死松鼠，另一個手裏提了一隻死兔子，因爲昨日嚇人的雨意始終沒變成雨，因此大衛提琴在手。當他走進通樹林小徑碰到兩個孩子時，他一直是輕輕的拉着琴的。

『哦！』一瞧見兩個孩子的負載，大衛不由立刻停止了拉琴大聲叫了出來。那兩個孩子瞧見大衛，一琴在手也不由雙雙停住，一個孩子便嘎聲對另個耳語道，『這就是那有提琴的小流浪人』

哩」

大衛傷心的只瞅着兩個孩子手裏不動彈的小身體，問道：「牠們都死了嗎？」

「當然，我們纔用槍打死的——松鼠們，班在這兒又捕到兔子。」他停下來，明顯的是想從大衛的臉上得到敬意的讚美。

但是大衛的臉上卻沒有敬意的讚美，而祇有不相信的恐怖。他說道：「你意思說你們送牠們到遙遠的國度裏去了嗎？」

「我們——甚嗎？」

「送牠們。你們叫牠們到遙遠的國度裏去嗎？」

小的一個仍然莫明其妙。大的一個便假笑道：「對了，我們送牠們到遙遠的國度裏去，一點不錯。」

「但是——你們怎麼知道牠們是願意去的呢？」

「願意——呢？」大男孩又笑，笑得更不可人意。「哼你瞧，親愛的，我們簡直就沒有問牠們。願

意不願意。」

大衛的臉上表示了真正的痛苦。

「那麼，你簡直連知道也不知道。也許牠們並不願意去呢？假使牠們不願意，那牠們如何能夠像爸爸所說唱着去呢？爸爸不是人家送去的。是他自己去的。而且他是一路唱着去的。他說他唱的。假使有人不問三七二十一就將你送到遙遠的國度裏，你可喜歡嗎？」

沒有回答。兩個孩子的眼睛裏滿了驚懼，好像有什麼難以分明的東西溜過一般；不久他們便風一般的飛奔下山，連回頭都不敢，似乎驚恐非常。

大衛，獨自一人，又繼續走他的路，愁着眉苦着臉。

在何家的頭幾天裏，大衛幾乎常常是愁着眉苦着臉。這兒有這麼多的事情是與山上的家不同的。從第一天之後，他常常反覆讀他父親的信，直到已經背得爛熟了——也是他所必需的。如今他的四週可不是已經包圍了新奇的事件和人物嗎？

而且這班人這如此的怪異！有些大人和小孩從天亮時就起身，然而他們永遠不擡頭瞧一瞧

太陽流照滿世界的光輝他們雖然整天在田野裏然而他們永不仰起臉來欣賞那過往的大塊浮雲；他們認爲鳥兒只是偷稻子果子的賊，松鼠和兔子等的小動物只是該槍殺捕捉的東西。說到女人罷——更加是莫測高深的。他們長日只躲在的簾幙門窗內，每天刷洗同樣的碗碟，拖抹同樣的地板。他們也是，從不擡起眼睛來望望雲天，便是窗外探頭的玫瑰也不望一望。他們似乎永遠在尋找污穢的東西，然而一尋到又不高興——尤其是一個小孩的鞋印！

更有一層使大衛不明白不服氣的，是他們這班人不以爲自己行動怪異，卻還要把別人當作古怪。好像人家和父親同住在山上，將日子消磨在林野，或流水間，爲天下極不自然的事一般；又好像人家拿了提琴學習着去擷取松林耳語爲最不通的事情；除此還有啞。便是在冬天，白雪銀裝了大地；樹林也是美麗的呀；小溪裏冰蓋下的水可不是仍然澌澌的流着，攜帶着宇宙的神祕和可愛？真的，這一切，何奇怪之有？而這班人偏要大驚小怪！

第九章 菊

日子一日一日的過去，大衛努力的實行着一切的『要做』，避免着一切的『不可做』，漸漸的他認識了拔野草和盛柴箱的重要，假使他做到這一切，那他便達到了農夫老何心目中的『新弦樂隊生活』中的入調，否則就得有許多麻煩。

可是他雖然學着入鄉隨鄉，然而他還是有幾分不明白，他還是要感覺那一切為無用為浪費，因此這種種新生活對於他仍不能算為真實的，真實的生活還在每日下午四時工作完了以後。

他是如何的消磨這些時日！有這麼多的要看，這麼多的要做。晴天化日的時候，有無數的田野、河流和草坪，以及廣大的鎮市需要他去踏查。陰雨晦日的時候，假使他不高興去走路，那麼他儘管可以留在家裏，爐後櫥裏有的是書籍。有些大衛從前已經讀過的，有的未曾讀過。就如『湖上美人』、『金銀島』、『塊肉餘生述』、『魯濱孫飄流記』、『天方夜譚』等以及其他。這一切大衛都貪婪

的讀着。書中好的內容他便像日光般的吸收下去，壞的內容便任其滑過，不留痕迹。

大衛有時很難辨別不知自己究竟喜歡書本中的幻想冒險呢還是他每日散步中的真正冒險的。確，這兒不能比擬他那山上的家，這兒也沒有他的銀湖，接連着遼闊的雲天。最難堪的，是這兒再沒有他最愛的父親。只有太陽還是有紅有黃的照在空中，青天雖然小些卻也有浮着的雲船，然而他父親——他父親會叫他要難受，大衛總是努力從命的。

大衛每天總是攜着琴兒出去散步，否則便在家看書。有時候他走到村前便轉身，有時到了山後纔卻步。反正不管哪一條路，前面總有點東西讓他和他的提琴去發現，縱然那些東西不過是一朵盛開的白玫瑰，或是路旁坐着的一個松鼠。

可是不久，大衛在他的遊程中不單是發現松鼠和玫瑰；另外還有人。不管許多人是如何的怪異，然而大衛想他們是非常有趣的。因此，大衛每日四時放工以後往往是往村莊有人處走了。

起先大衛並不同那班人講話。他機敏的閃避着那些驚異的瞪視和使人聽了不快意的閒話。然而逢到他們不在注意他的時候，他又會滿含興趣的睜圓了大眼望着他們。漸而久之，大衛對於

他們的本性和消磨時日的奇怪方法也就明瞭了不少。

其中有一個是花匠。固然將日子消磨在栽花種草上面很爲風雅，然而大衛想那所玻璃屋頂下的炎熱可喫不消。再說，他也不願意看那花園的男人每天早晨將最美麗的花折下來帶進城去。

除此又有一位醫生整天騎着灰色馬僕僕風塵的給人診病。大衛很喜歡他，私心決定哪一天也要做一做醫生。另外還有一個馬車夫——大衛也不十分清楚，不過他心想以後要拿他作終身的職業；因爲在大衛的意見裏，趕馬車不但能整天在露天下生活，自由，更不用停下來看着病人傷心，所以馬車夫要較做醫生略勝一籌。除此雖然還有鐵匠，還有店鋪老闆，然而大衛都不放在心上。他雖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他卻十分知道他所不願意做的。這一切都證明大衛在搜尋他父親所說在等候他的那一種工作。

同時，大衛還是繼續拉他的凡噶林。如果他看見某門口的一枝紅色的野花，他便在琴上拉出一個純粹喜樂的小調——於是那家的婦人聽見了音樂便鼓舞起來，然而大衛不知道。如果他尋着一個小貓在日光下嬉戲，便在琴上彈出一段活潑飛揚的小調——正在傷心的小孩聽了便停

止了啼哭，然而大衛也不知道，有一次，只因為天是蔚藍的，空氣是甜蜜的，人生是可喜的，大衛便橫起弓子來拉一段抑揚有致的高音——使一個在暗室裏的病人不由擡起頭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重引進了新的活力——然而大衛也不知道。這一切又無非是表明大衛已經尋到了他的工作，也正在做着——不過他還是不知道罷了。

有一天下午，大衛在墳園裏碰到了一位黑衣太太。她正對着一個墳跪着獻花。當大衛走近的時候，她擡起頭來朝他望了片刻，然後像是有有一種潛勢力似的，發問道：

「小孩兒，你是誰？」

「我是大衛。」

「大衛！甚麼大衛呢？你住在這兒嗎？我從前看見過你的。」

「哦是的，我在這兒不少的時候了。」大衛故意的避免那些問句。他對於問句——尤其這一類的問句，感到極端的厭倦。

「你是否失去了一些親愛的人嗎？」

「失去了一些人？」

「我意思說是有媽媽或父親葬在這兒的嗎？」

「這兒？不，他們不在這兒。我媽媽是個安琪兒媽媽，我爸爸已經到遙遠的國度去了。他在那兒等着我，你知道。」

「但，那也是一樣的——那就是——」她無可奈何的停下來，迷惘的望着大衛清明的臉，忽然之間她滿面喜樂，說道：「哦，小孩，我希望我能明瞭那一點就好了。那樣一想就要容易得多了——我只記得他們並不在這兒——而是在那邊等候着我！」

但明顯的大衛並沒有所見這一套。他已經轉了身，輕輕的拉着琴走了開去。那黑衣婦人，跪在那兒，一路聽，一面望着他的後影。幾分鐘後她起身出境園而去時，容上光輝猶存，而且更加的明亮了。

對於相等年紀的男女孩——尤其是男孩——大衛時常冷眼瞧着。大衛想要一個朋友——一個能懂他明瞭他的朋友；一個能看他所看的一切，明瞭他所說所彈奏的一切。大衛覺得在和他

年紀相同的男孩中間，他應該找到一個朋友。然而他雖見過不少男孩——但他一個朋友還沒有找到的確，大衛不由開始想到，這些古怪人物中最古怪的竟要算是男孩子了。

只要他一走到他們戲耍處的時候，他們便互相瞪眼睛，觸肘子，做出種種使人難堪的行動。假使他想告訴他們所彈奏的琴音，他們便加以嘲笑。他們從來沒有聽見過甚麼大弦樂隊的人生，害得他們笑得前仰後合；若再說他們都是弦樂隊中的樂器，若不保持好個個都入調，那麼整個的音樂就有地方要失音，他們便嚇得回頭就跑。

自然他們都有他們的遊戲和娛樂。就如籃球哪，棍球哪，以及豆囊哪，這一些大衛都是很喜歡參加的。但他一請求他們教他玩時，他們便加以申斥。他們若看見狗追貓便狂喜大笑，若看見小黑人老頭絆到在他們橫在大路的繩子上便以為有趣得了不得。他們喜歡拋石頭，放槍；對於那班爬行的飛行的小動物，明顯的是他們愈多送到遙遠的國度裏去，他們愈覺得快樂。他們非常不喜歡他去問他們，是否確實知道牠們願意離去這美麗的世界而被弄死。他們嗤笑他，稱他為婆婆媽媽。大衛並不知道甚麼叫婆婆媽媽；然而從他們說話的態度上着想，他以為較一個賊還要下流。

最後他發現了菊。

那天下午，大衛發現處處都是不順眼的。街上滿了紙張和洋鐵罐。人家傾油的百葉窗，剝蝕下的牆壁，顯得異樣的淒涼。不整潔的婦人，爛眼睛的男人閒倚在傾倒的敗垣上，再不然坐在泥印猶新的階臺上。大衛挾着提琴，閃避的眼光由這望到那，緩緩的從街上走過去。大衛在這兒找不到一點可彈奏的美麗。最後走到街尾最孤陋的小屋邊時，他憶起了他父親的信上的話。斗然一臉光明起來，大衛將提琴攔好了位置，便高山流水的拉了起來。

大衛輕輕和自己笑着道，「我幾乎忘記那沒有美麗的東西也可以演奏的一回事了。怎麼，這不是一彈就好了嗎？」

大衛已經走過了那幾乎要倒塌的小屋，在一條叉路口猶疑着不知如何走纔好，忽然他覺得有人輕輕觸他的膀子。他一轉身，便見一個身穿補釘花衣的小女孩對着他。她的雙目大而含着驚懼。她平伸出的醜陋手心裏是一個銅板。她囁嚅着說，「請你收下，這是菊給你的。」

「給我嗎？幹嗎呢？」大衛停止不彈，放下了提琴。

小女孩仍然伸着遞銅元的手，人卻朝後退。「他說請你再拉多一些調子。他叫我告訴你若他有錢必定再多送些給你。可惜他現在沒有。他只有這一枚銅元。」

大衛張大了眼睛。他快活的問着，「你意思說他要我再拉多一點是嗎？他可是喜歡聽？」

「是的。他說這一個小錢太少。但他想你或許爲他奏一點兒。」

「奏？當然我願意奏，大衛喊着，「哦，不，我不要錢的。」他加上，將又送過來的錢推開一邊去。現在我住的地方用不着錢的。他——那個要我拉琴的人在哪兒呢？」他非常起勁的說。

「在那個窗戶邊。那就是菊。他是我的哥哥。」小女孩雖然很滿意看見大功告成，卻仍然離得大衛遠遠的。便是大衛拒絕收錢的一回事，也只使她感着不舒服的驚異。

大衛擡頭一望果然窗口上立着一個分明和他同等年紀的男孩，有黃頭髮，蒼白雙頰，以及大開着流露着好奇注意的藍眼睛。只聽他急切的叫道，「他肯來嗎？你請到了他嗎？他肯拉嗎？」

「是，我就在這兒呢，我就是，你沒看見我的提琴嗎？你說我就在這兒彈還是到你那兒去呀？」大衛的急切也不亞於他。

小女孩剛欲啓唇加以甚麼解釋，然而窗戶邊的男子已經等不及的喊道：「哦，你進來罷。你肯進來嗎？你能讓我碰一碰你的提琴嗎？來呀！你真願意來嗎？瞧，我們家又沒有人，只有我同貝帖。」

「當然，我願意呀！」大衛早就迫不及待的登上破碎的石級直往敞開的門裏跑。「你——你喜歡我所彈奏的東西嗎？你知道我所彈的是甚麼嗎？你懂嗎？你能夠看見空中的雲船以及我山谷下的銀湖嗎？你能夠聽見鳥兒唱歌，樹隙中的風聲和小溪水的呻吟嗎？你能夠嗎？哦，你明白嗎？我真盼望有一個人能懂就好了！但是我想你——不見得——」大衛一揮手，一表情都分明表示不相信這兒會有他的知音。

小姑娘早就趕到她哥哥身邊低聲附耳道：「嗨，菊，我不是告訴過你，你幹嗎叫我帶他上這兒來呢？人人都說他是個瘋子。」

但那男孩子卻一伸手阻止那女孩不許多說下去。他的臉是異樣的光明，一若從內裏發出的光輝一樣。他的眼睛仍然瞪得很大，筆直的望着前面。

「別說了，貝帖，等一等。也許——我想我是懂得的孩子，你意思說——你裏面可以看見這些

東西，然後你就從琴上彈出來，可是的嗎？」

「對了，對了，」大衛喊着。「哦，你是真的懂得。我卻永遠沒想到你會懂哩。我也永遠沒想到只看見這一點點東西的人能夠懂得的。」

男孩斗然帶點怒氣的答案道，「只看見這一點點東西！假使我能夠看見，無論是什麼一點點我也不在乎了！便是你也會如此罷，若你和我一般的是瞎子。」

「瞎子！」大衛向後一卻步。面孔上和聲音裏都有了恐怖。「你意思說你的兩隻眼睛什麼也看不見嗎？」

「甚麼也看不見。」

「哦，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瞎子。只書本上有一個——可是給爸爸拿走了。但如今我在這兒所看見的書又找到好些個——但——」

「是的，是的。別管了罷，」瞎男孩不耐煩受人家的憐憫，打斷他的話。「你彈吧，好嗎？」

大衛又說道，「那你如何會知道這個美麗的世界是甚麼樣子呢？你怎麼能夠知道呢？那你怎

麼可以彈得入調呢？你是樂器中的一種呀。爸爸說每一個人都是的。他說各人時時都在彈奏一些調子；假使你彈的不入調——」

小女孩又求告道：「菊，菊，求求你，你不能讓他走嗎？我害怕他。我告訴過你——」

「嗨，貝帖！他又不害你，」菊笑着，略為不耐煩。於是又轉身和大衛說道：「你彈罷，能嗎？你不是說過肯彈的嗎？」

「是的哦，是的，我願意彈，」大衛匆匆的將琴攔好了位置。又試着琴弦，略略的顫動着。

菊滿意的一嘆，坐倒在他的椅子上喘一口氣道：「好，你將你剛纔的再奏一遍。」

但起頭，大衛並沒有彈剛纔的那一個。這一次的琴音裏沒有雲船，沒有遼闊的天際，沒有鳥，沒有漸漸的流水。只有為貧苦所打擊的房屋，污穢的街道，窗前獨立的男孩，雙目失明，他永遠，永遠不能知道他所住的世界是如何的美麗。

於是，大衛又忽然有個新的思想。菊，這個孩子，曾經說過他能懂得琴音的。告訴他日光普照的天空，森林的風，唱的鳥兒，流的水兒似乎他是明白。也許這一次他還能夠懂罷。

爲這些盲目的人們，又何嘗不能替他們創造一個世界呢？

也許這一曲是大衛空前的傑作。在那細細的四根弦子上他安放了無數的日出日落，朝霞夕陽，青的天綠的地，——使菊能夠明白。

「咕」菊喘着氣，當音樂一聲煞尾時。「你說，那不是偉大極了嗎，你肯讓我只摸一摸那個琴嗎？」大衛注視着那瞎孩子快樂的臉蛋，知道他是真的懂了。

第十章 玫瑰夫人

從此以後，大衛的確給菊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裏以狂歡的音樂而代替了前一度的淒涼沉默；以可愛的友誼而代替了前一度的寂寞無聊；更以豐盛的食物而代替了前一度的飢餓。

菊的母親革太太是位寡婦，每日出去給人家工作；因此菊只好交給那偏僻而又無能的貝帖一手照管。貝帖恰是一個未受教育，不負責任，和任何女孩一般的十二歲的姑娘，當然你也別想她能整天關在屋子裏陪伴那痛苦甚深而又易於發怒的哥哥。不假，中午的時候，她總會出現一會兒，佈置了她和菊的一頓午飯。但革家的伙食房裏，也幾乎是和他們的肚皮一般常常是空空如也，加上這飛來飛去的貝帖，無疑的所弄的東西簡直離可口和滿意相差太遠了。

但自從大衛走進了菊的生活以後這一切情形都變了。第一現在有了友誼和音樂。菊的父親

在年青的時也會在「隊裏演奏過」而且照革太太說他還是個「音樂能手」哩。因此可以說菊遺傳了他父親愛好音樂的天性；不怪大衛很快便承認這瞎男孩對於音樂有點心靈。只要大衛的胡弓在弦琴上一擊，頓時四壁之內的醜惡都消滅到無有，這兩個孩子便神往於極樂神仙世界裏去了。

菊不單單是聽聽琴而已。「從只讓他碰一碰」時起，漸漸的他也拉起弓兒學拉起來了。不多幾日，他也居然會拉幾個小調；到兩星期後大衛居然帶了他父親的提琴來給他練習。

「我不能將牠給你——或者讓你收留，」大衛申明着，略為有點顫動，「因為這是爹爹的琴，你知道；每逢當我看見琴的時候，我就好像看見他一樣。但是我可以借給你，你甚麼時候想拉的時候便可以拉。」

從此以後，菊自己的雙手也具有了創造新世界的的能力，有了提琴作伴侶，他簡直不知道人間有寂寞了。然而大衛所帶到菊家裏還不僅僅是提琴一樣。他还帶了糕和餅。大衛去菊家的最初幾次中，便非常驚異的發現菊和貝帖常常是餓着肚皮的。

他曾經立刻便詢問道，「他幹嗎不到店裏去買呢？」

當他們告訴他是無錢可買時，大衛的第一個動機是下次帶幾個金塊來；但再一轉念，大衛又不敢。他不願意再被人家喊着賊。他結論是還是帶點食物來比較好一些。

當他從前住在山上的時候，凡是有陌生人尋到他們茅屋門口時，他總是隨意的給予他們相當的食物。因此大衛第二次再去革家以前，毫不遲疑的直至何太太的伙食房。恰巧何太太走進廚房，正碰着大衛兩手滿滿的抓着糕和餅。她不由問道，

「怎麼哪，大衛，你這是甚麼意思呢？」

大衛快樂的笑着道，「我帶去給菊和貝帖喫的。」

「給菊和——但這些糕餅不是屬於你的呀。是我的東西！」

「是的，我知道是你的。我告訴他們你有不少，」大衛點着頭。

何太太不由生起氣來，「不少！我有不少又待如何。總不成我有不少你便可以——」大衛臉上有一種表情使她不能再說下去。

『你不是說我不能帶一點糕和餅給貝帖和菊罷？何太太呀，他們的肚皮餓呀！菊和貝帖兩人都是的。他們喫的東西連一半都不夠。貝帖說的。我們所有的卻多過我們所需要的。我們桌子上每天都有剩下來的。怎麼，假使你肚皮餓，你難道不希望有人帶——』

但何太太只一揮手道，『好了，好了，算啦吧。去你的罷。自然你可以拿糕餅。我——我很高興你代我拿。』她如此爲的是要祛除大衛面孔上一片驚駭不信任的表情。

從此何太太再也不干涉大衛對革家的慷慨施與；但她只努力着給以斟酌。每逢他上革家的時候，她便照管着只許他拿某種東西某種分量，而且各種東西都是經她加以選擇過的，方准拿去。大衛不單是常往革家的小茅屋跑。他有時也取別種方向。待他在何家住了三星期後他尋到了他所謂的玫瑰夫人。

那一日他信步踱着，不覺穿過村子，走到了一條他所不認識的路。這條路非常美麗，既平滑，又白，又堅固。兩根頂上盤有金蓮花的大石柱，表明已經離開了大路。向前面望過去，大衛見兩邊廣闊的場地和開花的矮樹。直引至一個輕瀉的小山陵。最後是一處甚麼所在，大衛不知道，但他立刻略

不遲疑的一定要訪問個水落石出。於是他開始，只靜靜的，挾着提琴往坡上爬去；但白色大路依然還透露着神祕時，他又發現路旁一叉路，似乎顯示了更大的誘惑力，於是他便從這條綠陰深深的小徑裏走了進去。

大衛一點都不知道他已來到韓家村最名勝的一個所在叫昨日照峯，那兒住了韓家村最殷富的一家人家，就是郝爾伯洛克小姐的私邸。大衛也不知道，這位郝小姐出名的不輕易招待客人，若不照規矩按她前門的門鈴，莫想見得她的面。因為這一切大衛都不知道，所以他快樂的一路曲折行來，直至最後到達了他所謂的奇蹟。

奇蹟不是別的，原來就是郝小姐的花園；而在大衛的心目裏卻是神仙境地變成真實的了。起先他祇能和別的孩子一樣，張大了眼睛凝視。但長長的一分鐘完後，他又一次恢復了自我；極端的喜樂之餘，於是他立刻舉起提琴來彈奏，以發洩他的情感。

大衛在琴裏所說出來的，是小橋和流水；是凸起的草坪，及理石的階級，以及雕刻的美女石像；是綠意深深中的萬紫千紅，便是那開成一片的各色玫瑰花。他又想說，玫瑰中的皇后——一個美

麗的女郎，有朝陽般的金黃髮，有亮如明月般的外衣——但他剛纔開始還未說完的時候，果然從玫瑰叢裏跳出一位美麗的女郎，滿含怒意的對他面前一站，使得大衛不由放低了提琴，表示驚異。只聽她問道，「孩子，你這是甚麼意思呢？」

大衛略感不耐的走到有太陽的地方，說道，「我正是想告訴你呀，但你卻不許我拉完。」

「告訴我！」

「是啊，我用提琴告訴你。難道你不懂嗎？看你的樣兒像是懂的。」

「我的樣兒像是懂的！」

「是啊。你瞧，菊是懂得的。當時我很驚異。但我敢保你一定懂得——因為你有這麼多的美麗東西可看。」

那位小姐一皺眉。她向四週飛了一眼，一若想逃走的模樣。然後她轉身喊道，「你怎麼來到這兒的呢？你是誰！」

「我叫大衛。我從那條小路走得來的。我本不知道那通到甚麼地方的，但現在找到了，我很快

樂。」

「哦，是嗎！」小姐咕噥了一句，眉兒一揚。

她正想叫他從原路回家，不料大衛早對着那當前的一片美景叫起來：——「對了，我想這底下，沒有一處是有這塊地方的一半美麗的！」

那小姐幾乎失笑道，「這底下！你是甚麼意思呀？你說話倒的像是上頭來似的。」

「可不是，我是從上頭下來的嘛，」大衛簡單的回答。「便是在山上也沒有此地的景色哩。」

——他雙手一揮，——「也沒有甚麼人是像你的呀，哦，玫瑰夫人，」他誠摯的說着還加上一副公開讚揚的容貌。

這一次，那位小姐立刻就笑出聲音來。她甚至於還紅了臉。

「會措辭，你這位擅恭維的閣下，但你長大一點之後，小先生或許你不至如此明顯的稱讚人了。我並不是什麼玫瑰夫人。我是郝小姐；——我從不招待不會被邀請或不預先通報的男客，」她略帶厲聲的說着。

大衛正在欣賞着四週的美麗時忽然瞥見一具日規——是他從來沒看見過的東西。於是匆匆趕到日規前說道：「這是個甚麼呢？這不能說牠是十二分的好看，然而牠好像是有用處似的。」

「是個有用處的東西嘛。這叫做日規。照在太陽裏就可以指出時辰來的。」

縱然口裏在答着問題，郝小姐由不得不奇怪何以要答他的問題；幹嗎她不將這無禮的小東西叉出門外去；那本是他分有應得的。不料下一分鐘內，她已由不得要驚異的瞪視着那孩子。只聽大衛以極端流利，極端準確的口音像一個學者一般的唸起日規上的拉丁文來了：(Hors non numero nisi serenas) 隨即他又緩緩卻自信的翻譯出來道：「除了無雲的晴日，我不報時。」這句很好聽；但這個「報」字是甚麼意思呢？

郝小姐跳起來。「我的天，這孩子，你到底是誰呀？你會拉丁嗎？」

「怎麼，當然我會呀！難道你不會嗎？」

郝小姐祇作個賤視的手勢，將這撇開一邊去，又着重的問道：「你到底是誰呢？」

「我是大衛呀。我早就告訴過你了。」

「但大衛甚麼呢？你住在哪兒呢？」

大衛的臉上罩上了一層陰影。

「我叫大衛——就是大衛呀。我現在跟何先生住在一塊；但從前我是和爸爸住在山上的。」

郝小姐立刻透露出一陣恍然大悟的喜樂。她又向她原來的座位上一倒，自語道：「哦，我記起來了，你就是他所帶的那個——呱呱——那個小孩。我也聽說了。原來你就是他，」她眸子裏又恢復了原有的嫌惡的表情。她幾乎就要說出「小流浪孩子」——但她及時忍住了。

「對的。現在再請你告訴我。這些字究竟是甚麼意思呀？」——「除了無雲的晴日我不報時？」

郝小姐在椅中轉動着，皺着眉道：「怎麼，當然就是牠話裏的意思呀。孩子。日規是依照太陽射的影子報時候的呀，如果沒有太陽呢，當然就沒有影子，所以日規只報出太陽時候的時辰，懂了嗎？」

大衛滿面四射的盡是快樂。他叫道：「哦，我喜歡這句話！」

「你喜歡這句話！」

「是的，我喜歡自己做一個日規，你知道。」

「真的！那請問你怎麼做法呢？」郝小姐也不禁略感興趣了。

大衛笑着，舒適的對草地上坐，將提琴擱在膝蓋上，然後他笑着說道，「怎麼，做個日規倒有多麼有趣呀！叫你忘記一切太陽不照的時辰，只記得美麗的快樂的時日。你瞧，我現在，老實說簡直沒有什麼時候，除非到四點鐘以後，我真希望忘記那些時候。」

郝小姐又大大驚異，喃喃道，「你真是個了不得的古怪孩子。我倒要問問你，你每天四點鐘以前究竟做了一些什麼事，害得你一定要忘記呀？」

大衛一嘆，「唉，事情多吶。我起先是割蕃薯，割玉米；但牠們現在都長大了；我還得拔草，全拔完纔爲止。最近我又得檢石子，收拾天井。除此，當然還要盛木柴箱囉，檢雞蛋囉，喂雞囉——其實這些我做倒還不頂在乎，我最不喜的就是拔草。草要比我所種的甚麼東西都要好看的多。」

郝小姐笑了一笑。

對着郝小姐眼睛裏的笑意，大衛堅持着說道，「真的，我說的話是真的，假使能像個日規似的

忘記一切太陽不照的時辰要有多好呀？你沒有什麼事情是想忘記的嗎？」

聽了這句話，郝小姐立刻慘變了臉色。真的，變得是那麼顯然，大衛不由週遭望了一眼，以爲是什麼東西掩過來的陰影。半天她不作一句聲，最後方慢慢的悲傷的說道：

「是的，假使要依我的性子，我要忘記每一個時辰！一個時辰都不要！」

「哦，玫瑰夫人！」大衛驚叫起來。「你不是說——你不能說你一點兒陽光都沒有罷？」

「我就是那麼說，」郝小姐煩悶的彎下腰去，眼睛望着池水的暗影。

大衛噤口無言。橫過大理石的石級，只見洋臺的影子，隨着落山的太陽愈過愈長。這似乎更增加了郝小姐那句話的陰森和沒有太陽時的真實性。片刻以後，大衛拿起提琴來，輕柔的遲疑的奏着。但音樂裏卻分明傳出了連奏者也弄不清的迷惘。

他們便在黃昏的音樂聲裏坐了。半天忽然那女郎立起身來。「來，來，孩子，我要給人家怎麼想呢？我應該進去了，你也應該回家去了。再會吧。」於是她穿過草地自走進屋子去了。

第十一章 甲克和吉兒

大衛很想到玫瑰夫人處作第二次的奉訪，無奈有種說不出的情緒遏止了他。他幾乎是時時刻刻的，想念着那女郎；雖然他總忘不了那黃昏時的暗影以及對那薄暮中池水凝眸的女郎的面孔，然而那美麗的花園永遠是那麼生動的在他記憶裏。大衛不能忘記她親口所說的，她沒有陽光的時日。他不懂得何以會如此；想起這，他不由得感得無名的痛苦和不安。

也許是因爲這種不安定的思潮，使得他更堅持的再去探訪村子的前後，藉以搜求更新奇有趣的東西。果然有一天，聽見大聲的笑叫，大衛不由尋到一座教堂後面的空處，許多男孩正在頑得起勁。

關於這班男孩子，大衛還是知道得很少。從前在山上，他就永沒有男孩作過他的伴侶便是陪父親下山谷辦貨時亦見得很少。不錯，固然那個常送雞蛋牛乳到小屋來的是個男孩；可是他非常

安靜也很害羞，總是一副急於要走的神氣，一若有人叮囑過他不許他多延挨的樣兒。至於最近，大衛住在何家以後可以說和男孩交往的經驗只有更不滿意了。那班男孩子——除了盲目的菊——都非常清楚的讓他知道，他們不肯和一個祇能挾着提琴終日遊蕩於街頭林木中的孩子攀交情。

然而今天，事情發生了變化。或許他們對於他的行動已經司空見慣；再不然他們忽然想拿他開開心，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總之，他們一見了他便同聲大叫起來。其中的一個孩子叫道：「嗨，喂，你們瞧呀！那個拉琴的小孩兒來啦！」於是大家跟着他叫「黑喇！」

大衛愉快的笑着，他又一度發現自己是爲人所需要的——而被人需要是如何可喜的事。於是他帶着一臉笑容略爲遲疑的打着問詢道：「你們好嗎？」

那班男孩子們又一齊大叫一擁前來。有些人手持短棍。有一人拿着一隻裝蕃薯的洋鐵罐，繫着一根扣着的繩子。最高的男孩也有點東西，卻藏在大衣底下。他們一齊學着他說道：「你好嗎？拉琴小孩，你好嗎！」

大衛卻善意的提醒他們道，「我是大衛，我的名字叫大衛。」

「大衛！大衛！他的名字叫大衛！」大家唱成了一條聲。

大衛不由大笑，叫道，「哦，再唱，再唱，簡直很好聽！」

男孩子們不由驚異了，他們先輕蔑的嗤之以鼻，繼而又互相做眉眼——意思說這個孩子連人家在取笑他還不知道。於是他們又笑到他臉上來，唱道，「大衛！大衛！他的名字是大衛！來來，快拉琴，我們要跳舞哩。」

「拉琴嗎？好極了，我就來拉。」大衛喊着，便舉起提琴來試弦子調音。

「喂，慢點。」最高的孩子叫着，「我們的歌舞皇后還沒有準備好哩。於是他從大衣底下拖出一個被口袋套着頭，扎掙可憐的貓出來。」

「喂！我們一定要牠在中間。」拿着洋鐵罐的的小孩笑着說，「你把牠按好，讓我來將洋鐵罐扣上去。」於是他便試着去捉那貓的毛尾巴。

大衛已經開始在拉琴，但他忽然停住了，問道，「你們是幹嗎的嗎？那個貓怎麼啦？」

「怎麼啦！」一個輕蔑的聲音叫着。「實說牠實在沒有怎麼啦。牠就是歌舞皇后——牠就是歌舞皇后！」

「你們這想怎麼樣呢？」大衛叫着，見繩子已經扣緊在那條捉到的尾巴上，痛得那貓直叫。於是大衛又厲聲警告他們道，「喂！你們要傷了牠啦！」

回答的只有嘲笑。於是那隻貓，頭上套着口袋，尾上繫着洋鐵罐，便放到地上來，高個兒男兒仍然雙手按着牠的背，又發命令道，「預備好了！你拉琴，我就放手讓牠跳舞。」

大衛雙目發光。「那個——我不拉。」

孩子們斗然停止了歡笑。「呸！甚嗎？」便是這兩句話親自由貓口裏說出來也不能叫他們更加驚異了。

「我說我一定不拉琴——我不能夠拉——除非你們將貓放走。」

「呵——呵！你們可聽見了嗎？」一個冷嘲的聲音笑着。「我們偏不放牠又待怎麼樣呢？」

「那麼我就要對你們不起。」大衛不由滿肚子都冒了火。

「噢！」最高個兒的孩子，叫了一聲便雙手鬆了那貓。

貓被放了手以後，便發狂似的向後奔，鐵洋罐也跟着牠的脚跟一路跌跌撞撞的拖了過去，將那貓嚇成一團，簡直不知如何辦纔好。男孩子們早將貓圍成一圈兒拍手歡笑，無情的嘲弄大衛道，「啊哈！怎麼不來阻止我們呀？你幹嗎不來阻止我們呀？」

大衛先祇一無所動的站着，眼睛瞪着。旋見他一轉身飛跑開去。於是嘲弄之聲一變而為得意的歡叫——可是叫得不長久。大衛祇是跑去將他的提琴擱在一堆柴堆上。然後他又趕了回來——而且在那高個兒男孩還未能還手時，已被一拳擊倒在地，正打在下頰上。

在教堂那邊有一個紅頭髮紅眼睛的小女孩從短垣匆匆爬過來，哭着喊道，「他要給殺死了，他要給殺死了。那是我的錯，因為那是我的貓——是我的貓呀。」她一路嗚咽着，一路又擠起眼睛來張望在拳腳交加下的貓的保護人。

至於小貓，如今男孩們取消了監視以後，纔得逃走，不久就給小姑娘救到了。她叫着一跳上前將口袋解掉又鬆那根害人的繩子。於是離開遠遠的，她抱着小貓坐在地下，開始撫慰牠，又張着一

對懼怕的眼睛望着前面的戰爭。

這一場戰爭多麼利害呀！當然，結果是毫無疑義的可以預卜，以六個對一個；但這一個的厲害的手腳，到家的路數，不由得使他們六人暗暗驚奇，使他們只有招架的本事。其中有一個尤其是喫了大虧，幸而此時那小女孩已經衝到街上去大聲叫了個叫——「甲克」，臉面修得很光潔的男人來解了圍。

甲克立刻停止了他們的戰爭。連推帶擁，他解開了打成一團的孩子，各人一看是他，連忙抱頭鼠竄而去，還似乎深幸如此輕輕便放了過去。最後祇剩了大衛一人在地上。但最後當大衛也出現時，小女孩又重新迸出涕淚來哭道，「哦，甲克，他給他們殺死了——我知道他被殺死了。你看他這麼可愛——又好看。但現在——你瞧他呀！他這一副樣子！」

大衛不會被殺死，但他那一副樣子，實在可觀。外衣也撕破了，領結也沒有了，滿臉滿手都是泥土。一隻眼睛上腫起了一個難看的包，而另一隻眼底下也搗傷了一處，他略為迷糊的扶着男人的手立起身來，他並沒看見那男人身後的小姑娘。他只急切的問道，「那貓在哪兒吶？」

意外的事便發生了。只見小姑娘哽咽了一聲，便連人連貓一齊跳出來道：「在這兒呢，全是你救了牠——我的朱麗葉爲了牠，我要愛你，愛你，永遠的愛你！」

「喂，吉兒，」男人匆匆的阻止他。「我看我們要表示對這位小勇士的感謝還是先將他弄得舒服一點兒罷。」於是他先就拿起手帕來替大衛揮灰。

小女孩便提議道：「那我們幹嗎不在別人看見之前將他先帶到我們家去替他弄弄乾淨呢？」

大衛迅速的轉身問道：「你是喊他叫甲克的嗎？」

「是的，」

「他也叫你吉兒是嗎？」

「是的。」

「那你們便是真正小說中上山的甲克和吉兒嗎？」

男人和小姑娘都笑起來；但小姑娘只搖着頭答道：「不是真的——雖然我們都是住山上跑。但這些都不是我們真正的名字。我們不過是互相喊着好玩的名字。你沒有喊着好玩的名字嗎？」

不管傷痕塵土，大衛的面孔明亮起來。他喘息着問道：「是真的嗎？我簡直要奏給你聽！你一定會懂的！」

「哦，是的，他也會奏，」小女孩又快樂的加以解釋。「奏提琴和你一樣的你知道。」

她話還沒有說完，大衛已經匆匆跑去抱回他的提琴。那男人等他回來時急切的和他說道：「我看你還是跟我們回家罷，孩子。我們家並不遠——就在山那邊——讓我們來瞧瞧你的傷。那眼上面的腫包要留神一點兒。」

大衛一笑道：「謝謝你。我喜歡去，你們要我我真高興！」他對着男人說，但男人祇瞧着那紅頭髮的小姑娘，她依然抱着小灰色貓。

第十二章 沒有回答的回答

原來甲克和吉兒是兄妹二人，住在小山上的一所小屋裏面和日照峯僅隔了一條小河。這是他們給他裹傷洗髒以前大衛所知道的一點兒。於是他也得答覆人家所問他的問句。

「現在，如果你肯，」那男人將他上上下下看了一眼，覺得再無事可做的時候纔笑着問他，「你可肯告訴我你是誰，怎麼和六個人打成一團的呢？」

大衛祇簡單的說，「我是大衛，打架是因為我要那貓。」

男人笑着道，「說得非常簡單中肯。但是，你好像是慣於打架似的。可是，大衛，他們有六個人吶——而且有些人還比你大。」

「是的，先生。」

小女孩也加入說道，「他們又壞又殘惡。」

男人遲疑了一下，方慢慢的問道：「你能告訴我你在哪兒學的那種打法子嗎？」

「我常常和爹爹打拳。他說我必須強壯結實。他也教我一點日本柔術；但是我同這麼多人打——就打不好了。」

「我也這麼說。不過他們也要知道你的厲害了。」男人微笑着說。眼望着那惹禍的小貓，卻正在窗盤上滿意的蜷伏成一團。「可是，我還是不知道你是誰。你爹爹是誰？他住在哪兒？」

大衛搖搖頭。每逢提起他父親時，他總不由面有傷感之色。

「他不住這兒甚麼地方。他在遙遠的國度裏等着我去告訴我所尋着的美麗的世界，你知道，」

「兀甚麼？」男人不知道是相信自己的眼睛還是相信自己的耳朵。這個孩子打起架來像魔鬼，談起話來像聖人，受了傷還要高談「美麗的世界」，真是叫人莫明其妙。

「怎麼哪，甲克，你不知道嗎？」小女孩在他耳邊低語道。「他就是被何先生拾着的小孩呀。」於是更加輕柔的：「他就是那小流浪孩子。他父親是死在牛棚裏的。」

「哦，」男人恍然大悟，眼睛裏表示着同情。「你就是住在何家的小孩嗎？」

「是，先生。」

小女孩又熱切的誇讚道，「他又在各處拉琴。假使你不是生病關在家裏的話，你真該自己聽聽。他走到哪兒奏到哪兒。」

「是嗎？」甲克很欽敬的說，不由聳一聳肩，想立在他面前的這麼一個小孩能拉出甚麼好的琴來。（甲克稍爲會拉一點琴——夠懂得就是了。）「哼，別的你還做些麼呢？」

「除了散步讀書之外沒有事。」

「沒有事！——一個像你這般大的孩子——又在何西門的田裏？」聲音態度表明甲克不是不知道何西門的脾氣和主張。

大衛快樂而笑道，「哦，當然，我做好些個事情哩，不過那些事我都不算在裏面就是了。Dio
noe numero nisi sevensas 你知道。」大衛快活的引用幾學會的成語，對着那驚異非常的眸子微笑。

「甲克，他說的是甚麼呀？」小女孩附耳道。「他好像說的是外國話。他是外國人嗎？」

「吉兒，你真考住我了。」男人一笑，「天曉得他是誰——我是不知道。他所說的是拉丁文；我碰巧知道那一句。」又轉身對着大衛，「當然你也知道那翻譯的意思了。」

「哦，當然。」除了無雲的晴日，我不報時——我喜歡這一句。這是刻在日規上的你知道；我將來也要做一個日規，不算那些我不喜歡的時候，就如拔草呀，收蕃薯呀，以及檢石子那一切的事，你不懂嗎？」

男人有半日只瞪着不作聲。然後方仰頭笑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又笑笑過再問：「這也是你父親教你的嗎？」

「哦，不是；——當然拉丁文是他教我的，所以找到了我就能認得，不過這幾個特別的字是我的玫瑰夫人的日規上面的。」

「你的玫瑰夫人是誰呢？」

「怎麼，你不知道嗎？她家可以一直瞧見你的房子。」大衛喊着，手指那月照峯上冒出樹外的

堡樓。「她就住在那邊。我現在認得這些堡樓了，我無論走到那兒都先找牠們。看到牠們就叫我憶起玫瑰花和她。」

「你意思說——郝小姐嗎？」

聲音是如此的不同，大衛不由驚異起望着他。「是的；她說她姓郝。」何以男人臉上的表情倏然改變了，大衛莫明其妙。

男人楞了片刻，忽的立身身來猝然問道，「你頭好點嗎？還疼嗎？」

「不——不大疼了。我——我想我應該走了。」大衛稍爲笨拙的起身拿他的提琴，無意之間顯出一種不安。

於是小女孩開口了。她致謝再三，又指點窗盤上的小貓。的確這一次她沒有說她要愛他，愛他，永遠的愛他，但她對他感激的笑着，又叮囑他再來，常來。

大衛鞠躬，揮了無數的手，又允許再來，纔作別而去。直到了山底下他方憶起那個男人「甲克」最後連一句話也沒說。大衛記得最後的幾分鐘，只見他獨自站在洋臺的柱子旁邊，轉着一對陰沉

的眼睛凝視着日照峯樹梢上金光萬道的晚霞。

大衛回家之後，用了很不容易的半點鐘以解釋破衣傷臉的由來。何先生不贊成打架，他很兇的這麼說。便是平常待大衛極慈祥的何太太也告訴他今天作了不體面的事，雖然她還是溫柔的看護他的傷。

上樓就寢以前，大衛大着膽子問道，「何太太，那個甲克和吉兒究竟是些什麼人呢？——他們今天下午待我好極了。」

「那是耿約翰和他妹妹朱麗葉；但一個鎮上人都知道他們自取的名字「甲克」和「吉兒」——他們就是兩個人住在那屋子裏嗎？」

「是的，每星期只有革寡婦去幾次替他們燒飯洗衣掃地。我怕他們不是頂快活，大衛，我很高興你救了他們的小貓——但是你不應該打架。打架沒有好處的。」

「貓——是我打架打來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但是——」她不會說完，大衛又問道，「何太太，他們幹嗎不快活呢？」

「唉，大衛那說起來話就長了，你也不會得懂的。大緣故便是因為他們只有孤另另的兩人，約翰的身體又不好。他現在應該有三十歲了。本來他在城裏讀律師是非常有希望的。不幸他的父母相繼逝世，他也失去了健康。醫生說他的肺不好，所以叫他到這兒來修養。他們說他睡覺都是在戶外的，總之他和他妹妹就住在這兒。當然他的希望和前程——但是，大衛，當然你是懂不了的。」

「哦，我懂得，」大衛的眼睛默然的望着陰暗的一角。「他已經在外面世界裏找到了工作，但是他又不能夠做。可憐的甲克先生！」

第十三章 使甲克先生驚奇一下

農夫何家的生活非復昔比了。自從大衛一來，家裏竟增加了很多混亂的因素。倒不是因爲多一口人喫飯——何西門現在毋庸再愁那一點。不但今年有豐收的指望，而且銀行裏如今已經有了足夠的款子可以抵付八月到期的債務。至於因大衛而發生的混亂卻是另外一種性質。

對於何西門，大衛是個非得解決不可的謎。對於何愛倫，大衛永遠令她回憶到昔日所失去的。愛子，滿心想將他模擬成她的兒子。至於對拉孫，大衛則是「一盤有意思和沒有意的棋子。」你看，了他不能不好笑的。

何家的人簡直不能明瞭這麼一個古怪的孩子，他能爲一個日落丟下晚飯，他寧愛書籍而不愛汽槍——這是拉孫在七月四號所發現的；他有時採花裝飾飯桌像一個小姑娘，有時卻又毫不遲疑的和六個孩子打架；他不喜愛釣魚，因爲魚不喜歡；他不獵逐任何有生命有東西；他能在山芋

田裏呆上一二小時爲瞧那『萬千可愛的小花蟲』，然而當他提琴上也爬了那同樣的蟲時卻又立刻固執的拒絕澆殺蟲的藥水。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叫人迷糊的小例。

然而大衛仍然是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好，而且他多半是肯於服從命令的。他不但在這個七月裏發現了許多新奇的人物，也學習了不少有趣兼有益的事情。便是何家也學得不少。他們知道玫瑰似的晨曦和黃金似的晚霞是值得一看的；西邊累積的大雲塊也有超過一陣暴雷雨以上的意義。他們又知道，青山巔和遼遠的草原，不僅僅乎含着草的意義，而天際的紫色霞障也並非是兩國的交界而已。他們已經開始跟着大衛以新的態度觀看世界。

除此以外，往往在薄暮的時候，大衛駕着弦琴之翼飛至他的山上的家，便讓這兒的一男一女，聽着琴音回憶着他們從前膝下承歡笑捲髮紅頰的小孩了。這也是給何氏夫婦學習的一種，不過這種學習是深藏而不露的罷了。

大衛從耿家那次回來後不久又想再去他們兄妹所謂的『甲克所造的家去。』（其實那所小房子本是甲克的父親所造。不過，甲克和吉兒是向來不大理會現實的。）那天下午並不晴朗。空

氣中薄薄的有層輕霧，因此大衛也就沒帶提琴。

走到門口碰見吉兒。大衛略帶一點羞頰的表情解釋道：「我是來——瞧瞧你的小貓的。我今天不高興看書。」

「好極了！我高興極了！我早就盼望着你來的。」小女孩力表歡迎。「來來，你來瞧瞧我的小朱麗葉，可是她又忽然憶起上次最後的一剎那間，他哥哥的樣兒似乎是不頂贊成她，對這奇突小孩的竭力稱讚。」

朱麗葉剛從小睡中醒來，起先似乎不很高興這位不速之客。但五分鐘後，牠已在大衛的懷裏唸經了。

降服了小貓之後，大衛不安寧的週遭望着。他開始不懂自己何以要來。他幹嗎不去瞧革家的菊。他不懂何以吉兒那麼樣兒坐着對着他發楞。她一句話也不說。只窘迫的坐着，無聊的將圍裙角打成結兒。大衛竭力回想幾天前曾經談過甚麼話，奇怪自己何以如此高興。他盼望發生一點兒事情就好了，——隨便甚麼事情——果然從裏面房間裏傳出了提琴的聲音。

大衛擡起頭來。

「那是甲克，」小女孩喃喃的說，她也盼望發生一些甚麼事情。「他也會和你一樣的奏琴。」

「是嗎？」大衛笑着。「可是——」他又聽一會，眉心起了皺。

提琴反來覆去所拉的，只是同樣的一句——這一句裏面的變化不定，分明表示奏者手心的不能應和。一度又一度激動的重複；而琴音依然不能調準。最後大衛不得不一跳起身，將小朱麗葉很不客氣的對地板上一放，引起牠的老大不高興。

大衛叫道，「喂，他在那兒呢？讓我奏給他看。」因為他音調裏的命令意味，吉兒不由的起身代他開了甲克的房門。大衛便衝進去說道，「嗨，甲克先生。你不知道嗎？這個東西你沒有弄得對呀。你只要讓我拉一下給你瞧，包你馬上就會了。」

挾着提琴的男人不由放低了胡弓對他瞪望。他臉上漸漸泛起一陣紅色。那句本是特別艱深的一句，而且他知道是超過他能力範圍之外的；然而這卻不能使他對這位不速之客表示多一點的歡迎。只聽他略帶厲聲的說道，「哦，是嗎？我看還是不要作難你罷，孩子。」

可是大衛因爲過分的熱忱，也漠視了那話中的冷嘲意味，仍然天真的說道，「真的，這一點兒困難都沒有。我要拉。」

男人雖然不高興，依然笑道，「大衛，我相信你。不過我要告訴你，這是正正經經 *Prattis* 的複音句，比不得那天甚麼和六個小孩兒打架，這麼輕容易對付過去的呀。」

大衛只笑道，「真的，這個容易極了，只要你知道怎麼拉。你瞧！」

男人也由不得驚異，發現自己竟將弦琴連胡弓一齊遞給大衛。更驚異的是他那掙扎不過的句子，竟又清楚又輕巧，恰如珠滾玉盤將的從大衛的弓下拉出來。「你瞧！」大衛笑着又緩緩的再拉第二遍，特別着重在困難的幾點上。然後，一若內在有種無可抗拒的潛勢力一般，他接着又拉第二節，一直拉完那抑揚動聽的一段。

「哈，了不起！」男人喘着氣接過提琴。於是他又用大力問道，「我的老天爺，你究竟是誰呀？」

大衛驚異的蹙起額來，

「怎麼，我是大衛呀。你不記得了嗎？我前不多幾天剛在這兒的呀！」

「是的，是的，但是誰教你拉提琴的呢？」

「爸爸。」

「爸爸！」男人無可奈何的樣兒。「先是拉丁文，又是日本柔術，這又是提琴！孩子，你父親是誰呢？」

大衛略感不豫的擡起頭來。關於他父親最近不知考問過多少，而且是那麼不帶同情的聲口，確使大衛感着不快。

「他就是我爸爸；我很愛他就是了。」

「但他姓甚麼呢？」

「我不知道。我們好像不像你們這兒底下的人——有甚麼姓。萬一有的話，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但是，大衛，——男人現在說得非常輕柔了。他叫大衛坐在他身邊。小女孩也是滿眼湧着興趣的立在近旁。『你知道，他無論如何總得要有一個姓的。你從來沒有聽見一個人稱呼過他嗎？』」

「想想看。」

「沒有。」說了兩個字，大衛便將眼睛轉開去。自從他下住山谷以來，回想以往，或許他父親根本就不願意人家知道他的姓。他記得有一次那送牛奶雞蛋的小孩問該怎麼稱呼他；而他父親只笑着回答道：「我不知道，或許你就照山底下人似的喊我『山上的老頭兒』好了。」這是大衛回憶中他父親曾經說過關於名姓事的唯一的一次。當時大衛並不以為意。但從來到此地以後，大衛覺得這兒的人似乎將姓看得如此重要，他奇怪不知他父親是否也能同樣的保守秘密。在如此的情形之下，大衛覺得喜慰的便是他自己委實根本不知道，也免去多少麻煩。他更喜歡的是他們沒有一個人認識他父親所簽的姓名——若他父親是真的不願意人家知道的話。

「可是，大衛，你再想想看。你所住的那兒，難道就沒有一個人喊過他嗎？」

大衛搖頭道：「我早就告訴你了。我們完全是孤另另的，就是我和爸爸兩個人，住在山頂上的小房子裏。」

「還有——你的媽媽呢？」

大衛又搖頭道：「我媽媽是安琪兒，安琪兒媽媽是不住在屋子裏頭的，你知道。」片刻的沉默；於是男人又輕柔的問題：「你們一直住在那兒的嗎？」

「爸爸說只有六年。」

「那麼以前呢？」

「我記不清了。」孩子的音調裏似乎有點難言之隱的傷痛，男人立即便領悟了，便轉換話鋒道：「你父親一定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

大衛一轉身一往情深的答道：「他是——他是十全的人！但他們這兒的人——卻以乎不知道，也不在乎的樣兒。」

男人安慰着說道：「哦，那不過是因為他們不懂。來，你現在再告訴我，你必定每天花不少時候練習奏琴。」

「是的——我頂喜歡練。」

「你別的還做甚麼呢？你怎麼又會到這兒來的呢？」

於是大衛又將他的故事從頭說了一遍，也許較任何一次都要說得清楚，因為是說給一個同情的人聽。最後他說道：「可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我只是一個人在這兒。爸爸到遙遠的國度去了，他現在不能從那兒回來。」

「這是誰告訴你的呢？」

「是爹爹親自說的。他寫在信上告訴我的。」

「寫在信上告訴你！」男人斗然坐直了身子。

「是的。你瞧是在他的口袋裏頭的。他們——找着的。」大衛的聲音低微而略顫。

「大衛，我可以瞧瞧那封信嗎？」

男孩猶疑了一下；然後慢慢的從口袋裏抽出來。

「是的，甲克先生。我願意讓你看。」

男人恭敬的，輕柔的，卻是很熱切的將信接過去讀，滿擬在裏面找一個具名便可解決這神秘的謎。但是他嘆息了一聲，又將信還給大衛。他的眼睛已經潮濕了。他溫柔的說道：

「謝謝你，大衛。這實在是一封美麗的信。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會做到的。你一定會下頰下攔着提琴，胡弓橫在弦子上告訴你父親你所找到的美麗世界。」

「是的，先生。」大衛簡單的說。忽然他又光彩四射的一笑。「現在我所找到的不能不是一個美麗的世界了，你知道，因為我不計算我所不喜歡的時候呀。」

「你不甚麼呀——哦，我想起來了。」甲克臉上的表情倏地一變。

「我說的是日規，你知道，就是我的玫瑰夫人家的。」

「甲克，日規是個甚麼東西呀？」吉兒忽然迫切的問。

甲克一轉身，好着感着一陣釋然。

「哈囉，小姑娘，是你嗎？——就一直站了這半天嗎？你去問大衛罷。他能告訴你日規是個甚麼東西。總之，我贊成你們兩個到外面廊子上去。我——有點事情要做哩。瞧，太陽已經落山了。他正從樹隙裏出來和你們說「晚安」哩。快跑去吧。」於是他開玩笑似的將他們推出屋子外。

他獨自坐在書桌前。工作放在面前，他卻不做。他的眼睛卻凝視着窗外日照峯上的金色堡樓。

他默默的瞧着，直至牠們在薄暮中轉成灰白色。於是他提起一枝鉛筆在紙上興奮的寫。可是當大衛從洋臺走過的時候，他又跑到窗前愉快的叫道：

「孩子，你記得，那一次提琴再難住我的時候，我就請你來。」

吉兒便高聲道，「他總歸要來的。我已經請過他了。」

大衛也回頭一笑道，「當然我要來的。」

第十四章 堡樓窗

一個人既然心心念念的記掛着一個地方，自然他的腳就會不由自主的往那兒跑。大衛也不能例外——他要再去瞧他的玫瑰夫人。

一天下午四點鐘，手挾提琴，大衛又走上堅固而潔白的大路直至引上花園的綠蔭小徑。他決定要走到上次所到的那塊所在。他希望還在上次的原處找到他的玫瑰夫人——坐在玫瑰下讀書。可是結果不但是驚奇，而且也是失望，花園裏寂然無一人。

他原先告訴他自己所要看的，只是日規，玫瑰，照人的小池，以及花園本身；然而現在他知道所要見的卻是他的玫瑰夫人。他甚至於連拉琴都了無心情，雖然照舊的是美景當前。他只非常緩慢的，繞過陽光滿地的空地，走上通正屋的一條路。他心裏也沒有一定的目的地；只信步所之，最後到了包圍着全建築的寬闊草地。於是他站着出神。

石塊一塊又一塊的疊積成巍然的堡樓上插雲霄。大衛喜歡得不由叫出聲來。這比從遠處瞭望，從樹梢上瞻望更要使人心醉了。——這些尖尖的堡樓，忽然——隱約之間又傳來了奇異的音樂，是大衛從沒有聽見過的。他凝神靜聽了一會。想欲知道是從那兒出來的；然後他慢慢的繞過草地。跨上光亮的石級，最後輕輕開了一扇門。

在屋子裏大衛由不得又一度因狂喜而深深呼吸。他覺得脚下是法蘭絨般的輕柔，猶如林深處的綠苔鋪地。頭上是穹空般的華蓋，朵朵祥雲，駕着紅白帶翅膀的小兒，就如大衛一心所要駕的雲船一般。各處都懸掛着綠綢的簾幙，像一片綠色能夠擺動的蔓藤，半掩着其餘的輕柔如羽毛，潔白如雪花的裏簾。各處的鏡壁反映着外面的花草樹木，美麗到不可言說。

大衛所聽見的音樂早就停止了，然而大衛沒有注意到。他如今正站在屋子中間。又是害怕，又是發抖，又是歡喜。忽然，不知往哪兒傳來了一種聲音——其聲音之陰冷猶如從冰田拂過的一般。那聲音說：「好罷，孩子，等你十分審察完畢之後，可否請你示知這一次光臨的意義。」

大衛猝然一轉身，喘息道：

「哦，玫瑰夫人，你爲甚麼不早告訴我這兒是像這種樣子的呢？」

立在門口的小姐，挺然說道，「好罷，我覺得沒有那種需要。」

「哦，真是好看！——你不知道嗎？這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我眞的喜愛新東西。新東西可以給我拉琴的新資料；你不懂得嗎？」

「拉琴的新資料？」

「是呀——在我的提琴上，」大衛氣咻咻的解釋道，試着弦音，拉緊一根弦，「你知道這琴裏面常常有新的調子的，假使外面有新東西的話，你聽！你瞧！我也不知道牠會發甚麼聲音——不過我總急於要尋出來。」於是仰着一張極其快活的臉，他開始奏起來。

「喂，孩子——你——你不可以你——」郝小姐無法說完她的話，她本擬將這無禮的小流浪人趕出去的，然而她竟無可自主的傾聽着，他美麗的琴聲了，最後幾乎是無言可說了。還是大衛先說道，「是的罷，我告訴你我的提琴會知道怎麼說吧。」

「知道怎麼說！——哼，我簡直是過於放縱你了，」郝小姐笑着說。「孩子，到這兒來告訴我，你

究竟是誰。」於是郝小姐領着大衛到豎琴近處一張矮榻上坐下。

所說的還是像不久幾天前說給甲克和吉兒聽的同一段故事，不過這一次講述的時候，大衛的眼睛不勝豔羨的東張西望着，尤其注意近旁的豎琴。

「我所聽見的音樂就是那個東西弄出來的嗎？」一等郝小姐的問題中有相當的機會時大衛便指着豎琴熱切的問。「上面有弦子的嘛。」

「是的，你進來的時候我正在彈。我看見你見來的，真的，大衛。難道你就這種習慣這麼偷偷摸摸往人家屋子裏跑嗎？這對於屋子的主人真是太不客氣了。」

「是的——不是的——有時候。」大衛的眼睛仍然在豎琴上轉。「玫瑰夫人，不能請你再在那琴上彈一遍嗎？」

「大衛，你真是孺子不可教。我問你幹嗎像這種樣子跑到我家裏來。」

「音樂說「來」，堡樓也叫我來。你瞧，他認識這些堡樓的。」

「你認識牠們！」

「是啊。我從好些個地方都能夠瞧見牠們，我也時常找着牠們瞧。無論在甚麼地方瞧牠們都是好看極了的，便是從甲克和吉兒的家看也是的。你幹嗎不彈琴呢？」

郝小姐幾乎立刻是跳起來的模樣。「從——哪兒呀，你說？」

「從甲克和吉兒的家——就是甲克所造的家你知道。」

「你意思說——耿約翰的家嗎？」郝小姐說着，雙頰滲起兩朵紅雲。」

「是的，就是河那邊小山頂上的一所小房子。你知道。你從這兒是看不見那房子的，但假使我們跑到那邊去一定可以看堡樓看得清楚極了，還有那個小窗戶——哦玫瑰夫人，假使我們現在是在小窗戶前，我們一定能夠看見他們的房子。讓我們上去，好嗎？」

但郝小姐卻好似沒有聽見，再不然至少她還沒有明瞭這個要求的確她幾乎是拿定了主意似的對矮榻上倚定。她的雙頰現在是非常之紅。

她祇輕聲問道，「你也認識——這位甲克先生嗎？」

「是啊，我也認識吉兒，你不認識他們嗎？我也喜歡他們。你認識他們嗎？」

郝小姐又一次不理會大衛的問句。卻反過來問道：「你上他們家也是這樣不被請不通報的就直闖進了嗎？」

「不。他們請我去的。你瞧，他要在別人沒看見我之前代我洗掉灰土和血的呀。」

「灰土和——怎麼，大衛，你是甚麼意思呀？難道你碰着了甚麼意外嗎？」

大衛蹙着眉額想了一會兒，答道：「不，我是故意的，你瞧，我非那麼不成呀。不過他們有六個人，所以我就喫虧了。」

「大衛！」郝小姐的聲音含着驚怖。「你不是說跟人打架吧！」

「是的。因為我要貓——我得到了，但若不是甲克先生來幫我的忙，我也是得不到的。」

「哦；那麼甲克先生也打架了嗎？」

「他只推開了別人，自然就是幫了我的忙。」大衛誠實的解釋着。「然後他和吉兒就將我帶回家。」

「吉兒，他也在裏面嗎？」

「不，只有她的貓在裏面，他們在貓頭上套一個口袋，又在尾巴上扣一個洋鐵罐，當然我不能讓他們那樣幹呀。他們要叫牠受傷的，嗨，玫瑰夫人，你現在還不彈琴給我聽嗎？」

半日郝小姐不會說話。她祇怪異的望着大衛。最後她迸出長長的一嘆。「大衛，你真是——一個小怪物！」說着她起身坐到豎琴旁去。

聽郝小姐彈的琴，大衛喜歡得非常，完後又要求她再彈一曲，但郝小姐祇搖搖頭，她似乎突然不安起來，她只時時刻刻叫大衛瞧屋內的新東西，以分他的注意，於是，猝然之間，她又提議上樓去。她領着孩子只匆匆的挨室而過，也不聽大衛的讚揚之辭，更不答他熱切的問句。的確，直到最高的一層樓上，她纔頹然地向椅子上一倒，休息片刻。

大衛又由不得望着週遭驚異。便是他那未經訓練的眼睛也分明瞧出是進了另一個世界。這兒沒有華麗的地氈，沒有綠綢簾幙；沒有壁鏡，沒有繡花的窗簾。這兒只有幾本書是真的，但除此還有一張粗笨的小矮桌子，一個手工筐子，還有三四張木心子的卻非常舒適的椅子。帶着逐漸增多的迷惘，大衛凝視着郝小姐的面孔。他遲疑的問道：「你就整天——住在這兒嗎？」

郝小姐忽的臉又一紅。

「怎麼，大衛，這是甚麼話？當然不！你怎麼會想到我整天呆在這兒呢？」

「沒有事，不過我一直不懂你——樓底下有那麼多好看的东西，怎麼還會說那種話。」

「說甚麼呀——甚麼時候呀？」

「就是在花園的那一天——你說你的時候都是陰沈沒有太陽的，所以我今天想或許是因爲你整天只住在這兒，就好像何太太不用她最好的房間一樣，所以你的時候都是陰沉的了。」

郝小姐忽的一轉動立起身來。

「胡說，大衛！你不應該記得人家對你說的每一句話來，你還沒有瞧見這個窗外的風景哩。我們現在在一個較大的堡樓裏，你知道。這一邊你可以看見韓家莊，那一邊你可以看見山。哦，對啦，從那一邊還可以看見你朋友——甲克先生的家。我問你，甲克先生這些日子好嗎？」問末一句話時，郝小姐忽的彎下腰去從地氈上檢起一根線。

大衛立刻跑到可以瞧見甲克家的窗戶口去。從堡樓望下去，那所房子變得異常之小，而且也

在背陰之處，所以格外顯得孤獨淒涼。下意識的大衛將那座小屋和他剛纔所見的大廈相比。他的聲音不由淒然。

「他不大好，玫瑰夫人，他不快活。他十分的不快活。」

郝小姐的苗條身材條的一動。

「你甚麼意思呀，孩子？你如何知道他不快活的呢？他同你說了嗎？」

「沒有；但何太太和我談到他的。他有病，他剛剛在外面的世界裏找到了要做的工作，但他不能夠做只能回家。但是——哦，快來，他來了！你瞧見了嗎？」

郝小姐不但不走近來反而退到屋子中間站着；而她的眼睛卻依然望着對面的小屋子。她只喃喃說道：

「是的，我看見了。」轉眼之間她又將大衛手裏的一條手巾搶去，匆匆的說道，「不——不——我不要你向他招展。走——跟我下樓去。」

大衛從窗前不甘的出走來道：「我明明看見他向這條路走來的嘛。假使他要看見我向他招

展，他一定要快活的了不得；現在他還能夠快活嗎？」

沒有回答。玫瑰夫人似乎是沒有聽見，她已經下了扶梯。

第十五章 秘密

大衛覺得有無數的話要對甲克和吉兒說，因此從日照峯回來的第二日便往耿家跑。他攜了提琴同去，可是，祇有吉兒一人在家。她正坐在走廊的石級上。

這一次也許是因爲在戶外，所以大家都不像上次那麼窘迫，大衛覺得非常自在，不過，甲克先生之不在屋卻使他非常失望。他傷心的說道：「可是我要見他！我特別要見他！」

吉兒解慰着說道：「那麼你就等一等罷。他慢慢就會回來的。他上人家去煮東西去哪。」

「煮東西！那是甚麼呢？」

吉兒笑起來。「你瞧，是這麼樣的：他賣東西給人家煮，又從人家拿東西回家來煮，他說的都是園子裏長的東西，你知道。我們特爲長着賣的。可憐的甲克——他頂恨這件事了。」

「我知道——他一定很討厭，一直就要鋤地呀拔草呀的。」

「再有一層，當然他知道他非做那個不可，因為那是在戶外的工作，他就得要儘量的在戶外運動，小女孩又接着說：『他有病你知道，而且有的時候他非常不快樂！他不大肯多說的。』甲克永遠不肯多說的——只有時說在臉上。但是——我是知道的——他那種樣兒簡直要叫我哭。」

大衛的一聲驚叫害得吉兒一跳起身。她忽然發現將家裏大半的祕密都已洩露於這陌生的小孩。於是她立刻提議向山脚下賽跑；又因為要叫他別再關懷這件事，便故意的跑輸了，宣佈大衛為勝利者。

可是，不久，新麻煩又來了，原因是他們從小門口走出去，轉過彎，便是渡過小河的一頂小橋。對岸的樹梢上可以看見日照峯的最高堡樓。大衛一見便熱切的，喊道：

「那是通玫瑰夫人家的。我知道是的。來，讓我們去瞧！」

小女孩卻搖搖頭道：「我不能去。」

「爲甚麼呢？」

「甲克不許我去。」

大衛又辯道：「但那是到一個好看的地方去的呀；我昨天還在那兒的哩。我在那堡樓頂上幾乎要和甲克先生招展了。我瞧見他的。或許她讓我們倆今天再上去哩。」

「可是我說過了，我不能夠。」吉兒有點不耐煩的重複着。「甲克連我走出這兒都不准。」

「爲甚麼呢？也許他不知道那是通到甚麼地方去的。」

吉兒低下頭來，然後又擡起道：「哦，他知道，因爲我告訴過他的。從小他不在家的時候我常去哩。他來家後，我又去一次——但只走到半路上他就喊了我回來。我已經橫過橋了，但我只好回來。他生了很大的氣，然而有點古怪的樣子。他的臉利害極了，白極了，他的嘴唇緊緊的抿着。他說：永遠，永遠不許他看見我再到對岸去。」

兩人轉路上山時，大衛緊緊鎖着眉峯。他毫不猶豫的決定要將這件小事情和甲克先生說明。他要告訴他日照峯是多麼美麗的地方，並且他要勸他和吉兒一有機會便過橋到那邊去看。

不久甲克先生就回來了，但他立刻就請大衛和他去合奏提琴，因此大衛將小橋的事便統統忘記乾淨，然而不久合奏就變成了獨奏，因爲甲克先生見大衛拉得那麼好，便拿出一張又一張的，

琴譜，請他拉了又拉。

大衛，毫不厭倦的一曲又一曲。很多的曲譜都是他在山上時早就學習過的。一個個調子都像老朋友似的，大衛拉奏時都感着無名的喜悅，——使得甲克先生既驚異而又喜樂。最後他讚道，「真了不得，大衛你簡直是個神童！」

大衛一笑道，「哦？這有甚麼出奇。怎麼，我早就知道這些調子啦，甲克先生。因為我喜歡再見這些曲子，你知道。你瞧，我現在沒有多少琴譜了。我有很多都是擱在行囊裏的，可是給我們扔在路上。」

「扔在路上！」

「是啊，因為太重了，」大衛抽象的咕噥着，手指卻忙於撥弄那一大堆的琴譜。「哦，這兒又是另外一張，」他高興的叫着，「這是風在松林裏嘆息的調子——唔——唔——唔。你聽呀！」於是他又拉起來。拉完甲克又呼道，「大衛，你真是一個神童。而且你的提琴也是一個寶貝，假使你我的眼光不錯的話。——雖然我眼光不足辨別這究竟是否唯一的寶物。這是你父親的嗎？」

「哦，不是。他也有一個，這兩個琴都是好的。爸爸說的。爸爸的琴現在菊那兒。」

「菊？」

「革家的菊。」

「你不是說革寡婦的菊，那個瞎小孩罷？我不知道他會拉琴的呀。」

「他是不會，直等我教過他纔會的呀。但是他喜歡聽我奏。而且他也能夠懂哩。」

「他也懂！」

「懂得我所拉的琴，你知道。而且自從父親去後，他幾乎是第一個人能夠懂得的哩。現在我每逢到他那兒去總拉琴的。菊說從來不知道，樹木芳草，日出日落，小鳥流水是個甚麼樣兒，直至我拉了提琴後他纔知道。現在他說他能比我看得還清楚了，因為他外面的眼睛既然什麼也看不見，那麼四圍的醜惡東西也就看不見了，所以他就叫裏面的眼睛只看他所愛的美麗的東西。那便是我拉琴時他所看的方法。所以我說他懂得的呀。」

有片刻只是靜默。甲克眼睛裏又是一副怪異的目光望着。大衛最後他突然說道，大衛，我盼望

我有錢就好了。我要將你送到你該去的地方去。」

大衛輕柔的問道，「你意思說——在那兒我可以找到我所要做的工作嗎？」

「好罷——是的，你也可以那般說，」猶豫了一會，男人笑着說。——「甲克先生有時還是不會應付這有時簡直不像孩子的孩子。」

「爸爸告訴我，我的工作在一個地方等着我吶。」

甲克先生思索的鎖起眉峯。

「他的話是對的，大衛唯一的困難，便是有時我們自己選擇的非常之好——簡直太好了，但有時我們又不得不被勉強着做另外一種工作。」

「我知道，甲克先生，我知道的，大衛答着。男人望着那一對烏黑發亮的眸子，不由奇怪，那樣兒就好像大衛完全明瞭他生平的失意事而表示關切似的；而那一點，當然是不可能的！」

大衛又繼續道，「因此我們便難得保守我們入調了不是嗎？」

「入調？」

「同弦樂隊其餘的人。」

「哦！」甲克先生早就聽見過。「弦樂隊人生」的話，只傷悲的一笑。「正是那我的孩子。假使拿一個不是我們所要的樂器給我們演奏——自然我們不免要奏出不和諧的音了。無論如何，我就是的。但是——」他說得更加輕柔了——「現在在你的情形下，大衛，我雖不知道提琴的事，但也知道你應該到一個可以使你攻讀的地方，在那兒你可以聽見好的音樂，那兒的人也可以欣賞你的作品。」

大衛的眼睛內灼起來了。「那兒就沒有拔草鋤地的事情了嗎？」

「那我還沒有想到這些消遣的事。」

「好極了；我一定喜歡甲克先生——但那不能算做工作，所以不是爸爸的意思。」大衛又低了頭。

甲克先生笑道，「哼——姆；我倒不愁工作不工作，特別是現在你還沒有去吶。我愁的倒是錢的問題——我們如今誰都沒有。」

「這個是要錢的嗎？」

「是啊。在這兒韓家莊你是休想得到這一切的，你知道，而你要上別處時就非得要錢不可。」
大衛臉上條的浮上一層喜樂。

「甲克先生，金子也成嗎？——多少小圓塊的金子行嗎？」

「我想是可以的，大衛，如果是有相當數目的話。」

「像這麼一百多個？」

「那一定夠了——如果金塊是夠大的話。總之，大衛，他們就會給你發軔，我想其實你只要發軔一下，便可以從你的提琴上賺大錢了。但是你見過誰有「百來塊金子」而想脫手不要的嗎？」

大衛的喜樂思潮不由飛到他房間裏火爐後內櫥的金塊上去，幾乎要脫口洩露他的祕密。但一想到給他牛奶麵包的女人，他決定不說。他還要等候。或許等他和甲克先生再熟悉一點再告訴，現在卻不能說。現在也許甲克先生要想他是賊，那是他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只拿起提琴來奏着，而在音樂的魔力下，甲克先生果然忘起了金塊的事——恰如大衛所願。

直到臨行道再會時，大衛方憶起此行的特別大目的。他容光四射的叫道：「哦，甲克先生，我幾乎忘記了，我特爲來告訴你的。昨天我看見你的——我差一點就要向你招手了。」

「是嗎？你在哪兒？」

「在那邊的窗戶裏——那個堡樓窗。」他得意的說。

「哦，大約你又去瞧郝小姐了。」

男人的聲音又冷又怪，大衛立刻便起了注意。他立即又想起吉兒所禁止通過的門和小橋；因此他要說的話也不敢說了——甲克先生那種樣子的時候，他不敢。他僅說：

「哦，甲克先生，但那實在是個美麗的地方。你不知道那兒有多好看。」

「是嗎？那你一定非常喜歡了。」

「哦，歡喜極了！但是——你可看見過嗎？」

使大衛驚異的是甲克先生的冷淡聲調，「是，我相信，我看過，大衛，可是那是長久以前的事了。」

「你可曾見過她——我的玫瑰夫人？」

「怎麼是啊，我相信我見過她。」

「難道你所記得的只有這一點兒嗎？」大衛很不以為然。

男人勉強笑了一下，是大衛所不喜歡的一種笑。男人又問道，「可是，讓我來瞧；你說你差一點兒就同我招手了，是嗎，後來你又幹嗎不招了呢？」

大衛條地坐直了身子。他本能的覺得他的玫瑰夫人需要保護。他莊重的說道，「因為她不許我；所以當然我就沒有。她拿去了我的手巾。」

「我知道是她。」男人自語了一句。轉身時卻故意大聲一笑。

大衛走下石級時，心裏大不滿意自己和甲克先生，便連玫瑰夫人也怪上了。

第十六章 大衛的空中樓閣

從甲克家回來以後，大衛決定去數一數金塊究竟有多少。他從書後邊一個個摸出來堆成亮晶晶的一小堆。一數之下竟有一百多。實在是一百零六塊。他喜歡非常。一百零六個金塊一定可以給他一個『發軔』了。

一個發軔！大衛闔上眼睛憧憬着這一幕。攜着提琴，聽好的音樂，和能夠明瞭他音樂的人在一塊。那便是甲克先生所謂的『發軔』。而這些鮮明照眼的金塊，便能使他達到目的。一陣狂喜，大衛竟抓滿了兩手的金錢，在屋子裏亂轉。然後，他又很沉默的坐下，又將金塊收起來。

他一定得機智——他一定得敏感。他得注意機會，到時候就走。可是第一點，他應該告訴甲克先生和菊，還有玫瑰夫人；是的，何家的人也該告訴。不過現在，他似乎只有繼續着這種工作。真正的工作以幫何家的忙。但以後，或者九月裏進學校時——他們說他應該進學校——他便告訴他們，

不進學校而上別地方去。或許那時候將金塊給他們看時，他們說不定會相信。他們不致於再疑惑是他偷的。現在纔是八月；他可以等候。同時他可以想——想那金塊可以達到目的一切奇妙的事。便是工作，現在對於大衛也不是工作了。早晨他得跟在牛車的後面耙乾草。昨天他還不頂高興；但現在——現在甚麼都不在乎了。於是大衛滿意的一嘆後，又將金塊藏到櫥裏的書後面去。

第二日早晨大衛在他的提琴上發現了一隻新的歌兒。可是，他不能夠立即就拉起來——一直要等到下午四點鐘以後；因為何先生不喜歡人在早晨拉提琴，便不是上帝的安息日也是如此。因為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因此大衛只能在穿衣裳時候輕輕在撥一撥弦子，但那已經夠表明是多麼美的曲兒了。他也知道曲裏面所說的是甚麼。那是金塊和金塊所能完成的一切。那一天他意識所跳舞着的便是有這一曲。不管天如何的炎熱，工作如何的悶倦，他還是快樂得覺得一天短極了。到了四點鐘他匆匆趕回家便試弦配曲。果如大衛所料，是一闕極美麗的歌兒。因為這一曲歌，大衛第二日下午便去見他的玫瑰夫人。這一次他發現她在戶外的花園裏。又照例的他筆直就闖到她面前去，喘息着說道，『哦，玫瑰夫人，我已找出來了，所以我急急趕來告訴你。』

「甚嗎，大衛，你——你又怎麼啦？」無疑的郝小姐又嚇了一跳。

「就關於時候的，你知道，——無雲的晴天的，」大衛熱切的解釋着，「你說你的時候都是陰沉的。」

郝小姐的臉立刻轉成蒼白。她啞啞的道，「你意思說你已經找出來爲何我的時候都是陰沉的嗎？」

「哦，不是，不是。我可猜不出是甚麼緣故，」大衛拼命的將頭搖了一陣，「我不過纔找到一個可以叫時候都是有太陽的方法，我想你也可以照樣做。所以我來告訴你。你知道你說過你的時候都是陰沉的。」

「哦，」郝小姐釋然一呼，又恢復到原有的不安寧狀態。於是，又帶着嚴厲的聲口說道，「大衛！我不是告訴過你叫你別儘記着人家所說的話嗎？」

「是，我知道，但是我學到了一點東西，我以爲你也應該知道的。你瞧，從前曾經有一度我以爲，你既然這四圍有這麼多美麗好看的东西，你的時候一定會是有陽光的。但我現在知道四圍的東

西沒有大關係，最重要的是你心裏邊。」

「哦，大衛，大衛，你倒是個多麼古怪的孩子！」

「不，但是真的哩！讓我來告訴你。」大衛央求着。「你知道我一直是不喜歡我的那些時候的。四點鐘以前的時候——幸而我後來見過日規上的那句話以後，我纔高興。但今天呀——那些時候也都算在裏邊了，哦，玫瑰夫人，就因為我心裏邊有件事情玫瑰就像太陽似的照啊照的使得這些時候都有陽光了。」

「哦！那是件甚麼奇妙的事情呢？」

大衛笑了一笑，卻搖搖頭。「我現在還不能用話來告訴你；但我可以奏給你聽。你瞧，我每次總不能拉得兩次一樣——那些小歌兒——但這一次我能夠。牠早就在我心裏唱熟了，似乎在我的提琴還沒有機會拉出來以前，我已經會了。你聽呀！」於是他開始奏琴。

那的確是隻美麗的曲子，郝小姐立即便加以熱切的稱讚。然而大衛依然蹙着眉峯道，「是的，是的，但我瞧不出嗎？那便是告訴你我心裏的事，叫我覺得整天都是有陽光的。現在你所需要的也

就是心裏面的東西。你不懂嗎？」

郝小姐的眼睛裏湧出一種怪異的表情。「大衛你對我這麼關切可以說是好極了，但是你知道，你還沒有告訴我究竟是甚麼東西使得你變得這麼光明的呀。」

大衛換了一個地方坐下，又深深的鎖起眉峯，他嘆道：「我似乎不能解釋得使你明白。這也並不是特別的事。就是有件事就是了。我一想着就快樂了。不過，我的事不能叫你心裏發光，但是——」他釋然一笑。「你的事卻可以有一部分和我相同。因為我是將要會遇見一件事——一件非常美麗的事；你知道這一點你是可以得到的。——你只想——想你會碰見甚麼好事。」

郝小姐笑了一下，但祇動了嘴唇。她的眼睛轉成沉暗，輕聲道：「可是沒有甚麼美麗的事是會臨到我的，大衛。」

「一定會的，不會嗎？」

郝小姐咬着嘴唇；於是她古怪的一笑，兩頰也微微紅了起來。她承認道：「我從前會經常想有一度會有好事來臨的；但我早就放棄了這一點希望了。不會——不會再來了。」

「可是你不能就想這件事會來的嗎？」大衛堅持着。「你瞧，我昨天纔發現單單是想就叫我快樂了。整天我都在想——只是想。我壓根兒就沒有做什麼事。我真正做的還是耙牛車後面的乾草；然而我的時候都是有陽光的。」

郝小姐立刻笑出聲來。她叫道，「你倒是多麼固執的一個心理教訓學家！你的話是有道理——多過你所知道的道理。但是，大衛我卻不能夠那麼辦。我的事不是想一想就能達到目的，」她最後似乎只是對自己說。

大衛還是誠切的堅持道，「可是想是有好處的嘛，你看菊，革家的菊，他媽整天在外面做工；他又瞎子。」

「瞎子嗎？哦！」郝小姐聳一聳肩膀。

「可不是嗎？他祇有一個人在家，祇有貝帖陪陪他，貝帖又常常出去。他只好想他一切的事情。他不想不行呀。他外面的眼睛甚麼也不能看。但他裏面的眼睛卻甚麼都可以看見——凡我所拉給他聽的東西。怎麼，玫瑰夫人呀，便是這兒的一切東西，他也都看見了。我一從找到你這兒以後就

直接告訴他的：我告訴他大的樹，橫過草地的長影，玫瑰花，照人的池水以及從萬綠叢透出來張望人的大理石像；還有日規，還有這麼美麗的你坐在花中間。我只是拉給他聽；他說簡直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完全是用他裏面的眼睛啊；所以，既然關在小黑房子裏的菊能夠因為想而得到那一切，幹嗎你住在這麼美麗的環境裏不能因想而得到你所要的東西呢？」

但郝小姐又嘆息搖頭。她喃喃底說道：「不是那，大衛，不是那。我的事不是一想可以達到的。」於是，忽然改了態度，她叫道：「算了我們也別在我的時候上再煩心了罷。讓我們來想想你的。告訴我，從上次你打這兒回家以後幹些甚麼來着？舉個例說或許你又去瞧過——甲克先生吧？」

「我去的；但我除了最後一次只看見吉兒的時候多。」大衛躊躇了一下，又忽然迸出話來道：「玫瑰夫人，你知道門和小橋的事嗎？」

郝小姐迅速的向上一望。「知道甚麼呀，大衛？」

「知道那邊有這兩樣東西嗎？」

「怎麼，我知道呀，當然；自少我知道你是說那對岸山底下橫過流水的小橋，是嗎？」

「我就是說的那個。」大衛又一度遲疑，結果還是迸出來道：「玫瑰夫人，你曾經橫過那橋嗎？」
郝小姐不安的轉動着。

「最近——沒有？」

「那麼人家走過來你不會怪吧？」

「當然不會——假使他們要走過的話。」

「對了我早就知道不能怪你。」大衛勝利的說。

「怪我！」

「是啊；那個甲克先生不許吉兒過橋你知道。她走在半路上他把她喊回去。」

郝小姐變了臉色。她銳聲叫道：「自然他們要是不願意來的話我也反對他們來。請你不要忘記這一點。」

「可是吉兒是願意來的嘛。」

「他哥哥可要她來嗎？」

「不——不，」

「那麼就好了。我也不。」

大衛緊蹙起眉峯。他從來沒見過玫瑰夫人的這一副樣子。他想起吉兒說甲克的樣子是：「他的臉厲害極了，白極了，雙脣抵得緊緊地。」現在郝小姐的樣兒也是如此。大衛簡直不懂是怎麼一回事。他不再多說話，只照心頭迷惘時的舊例，拿起琴來拉奏。當他拉的時候，郝小姐的眼光漸漸柔和了下來，雙脣也鬆了一點。可是，無論是小橋，是甲克先生，那天下午都沒有重提過。

第十七章 公主與貧兒

這是黃昏初上時甲克先生所講的一個故事。大衛、吉兒和甲克先生正如常的坐在洋臺上凝望着日照峯上的堡樓尖一個個在西下的夕陽中由金黃轉成銀白色。吉兒便要求說故事而且還加以條件道：『要有神仙和公主甚麼的，你知道。』

『但知道大衛喜歡不喜歡的？』甲克先生問。『也許他不中意神仙和公主呢。』

『我有一次唸過一個王子的故事——叫作「王子與貧兒」我很喜歡的嘛。』大衛連忙申明。甲克先生一笑：然而他的兩道春山卻緊緊鎖了起來。他的眼睛凝視着堡樓。他說道，好罷：『我

就講個公主和一個貧兒的故事罷。這個——我很知道。』

『好極了！那麼你說呀。』吉兒和大衛一齊叫着。於是甲克先生便開頭講了以下的故事。

『她並不一向是公主，而他也不一向是貧兒。——那就是故事所以要產生的緣故罷——』

他嘆息了一聲。「她那時正是一個小姑娘，他也不過是個小男孩；他們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常在一塊兒玩。他就住在一座小山上的一所小房子裏。」

「像我們這個嗎？」吉兒問。

「呱哦——呱——是的，有點像這個，」甲克先生怪異的一笑。「她便住在距離很遠的一個鎮上。」

大衛便問道，「那他們怎麼能玩在一塊兒呢？」

「他們是不能常常在一齊玩。只有每年夏天她纔到這男孩子的鎮上來。那時他們倆便近得很了，因她所拜望的老姨母便住在一個極大的石築大廈裏，有許多堡樓，就在對面山上，從男孩的家一直望得見。」

大衛又問道，「堡樓就像玫瑰夫人家的一樣嗎？」

「呱甚嗎？哦——呱——是的，」男人喃喃說着。「我們就說那個有點像對過的堡樓罷。」——

想了一會纔又出神地說下去：「有時候那小姑娘常從堡樓窗子裏向對面做記號。手巾一搖的意

思是「我就過來。」手巾兩搖，中間夾一個小停頓的意思就是「你到這兒來。」所以那男孩每次總愛等着，看手巾搖的次數定規，他那天是作主人還是作客人。搖手巾的事總是在早晨八點鐘舉行，所以女孩兒在那兒的一個夏天，他總是每天急切的等候着。

吉兒又問道，「他們每天早晨總常常的是你來我去嗎？」

「不；有時小姑娘有別的事要做。他姨母有時要她相陪出外，或是在家招待要來的表姊妹們；她知道男孩不喜歡與別的客人同時在一塊，所以她永遠不請他那個時候去。逢到這個時候小姑娘在八點鐘時跑到樓搖上將手巾搖三搖，那意思就是說「死日子。」所以一逢到搖三搖的時候，男孩便坐立不安了。」

大衛插口道，「我看起來這完全是一方面的。難道那男孩子從不說話的嗎？」

「哦，有的。」甲克先生笑着。「不過那男孩沒有可以搖手巾的——你要記得他的屋子裏只有一個小廊臺。但是他豎起一根桿子，他又叫他媽給他縫了兩面小旗子，一面是紅的，一面是藍的。紅旗子的意思是說「很好；」藍旗子的意思就是「要作工；」這便是他用來答覆「我就過來」

及「你到這兒來」的隱語。所以你瞧，有時男孩子因為要作工也帶了「死日子」來。也許你們高興知道罷，過了些日子，男孩子又想要回答她三搖的記號。他找到他父親的一條黑綢舊手巾，他又製成一面旗。他告訴那姑娘黑旗的意思就是「我心已碎了」，又說那是最大傷心的表記。那姑娘只將頭偏過一邊去笑道。「呸！就好像你是真在乎似的！」但男孩子一定要說是是真的，所以有一天小姑娘就和他開了一個玩笑。

「那年夏天男孩子是十四歲，小姑娘十三歲。他們早一年前就玩起那個記號來了，但他們長久沒有張過黑旗子了。這一天小姑娘卻將手巾搖了三下，那意思你們還記得就是「死日子」，她搖過之後便等着瞧直等對方扯起黑旗說「我已心碎了」作為回答。於是她這纔飛也似的從這邊山上下來又跑到對面的山邊去。她悄悄的走到他家去只見那男孩子正在廊臺上鬪七巧哩，口裏還快樂的噓着口哨。

「你瞧她將他嘲笑的吧！心碎的人是那麼悠閒的噓着口哨，無論他怎麼紅了臉辯護說口哨是為的解除無聊，然而她那肯相信呀。那小姑娘只是笑，只是扯他的黃卷髮；於是她東找西找的，直

至拔到一些叮叮噹噹的小鈴，她拿來繫在黑旗的四角，然後直扯了上去。然後，一跑一跳，又是一搖頭她飛也似的逃了，害得那男孩費了一個鐘頭纔將那些鈴兒解下來。

「然而他們卻是了不得好的朋友——這個男孩和女孩，從頂開頭，一自他們七八歲的當兒，他們便約好長久的時候一定要結婚，又互相商議了多少計劃。雖然他們長大一些的時候，不錯，他們是沒有從前談論得那麼多，但少至男孩子想他們已是心心相印，不用再講了。

「那個小姑娘怎麼想呢？」這是吉兒的問句。

「呖？那姑娘嗎？哦，」甲克先生略為哀苦的說，「我怕我不頂知道那姑娘怎麼想法，不過——不是那個，總之——那就是要看後來的事。」

「後來如何呢？」

「好罷，從頭說起，那老姨母死了。那姑娘已經十六歲了。那時正是冬天，姑娘正在遠處學校裏讀書。雖然她趕來送殯的，可是男孩子卻沒有見着她，除了遠遠的遙瞥了她一眼，她穿戴着黑色的衣帽，風格迥非昔比了。她只在家裏住了兩日，雖然男孩子對着那堡樓窗也曾幾度凝眸，當然他也

知道在這種時候她是不會得搖手巾的。然而他希望——幾乎是相信她於最後的一日至少也得搖兩搖，讓他去瞧她。

「可是她始終沒搖手巾，因此他也沒去。她又走了。以後鎮子上便傳出了極動人的佳話。原來她那位平素已算得殷富的老姨母，竟是西邊金礦的主人翁。而她死後竟將全部財產遺傳給了那位姑娘。因此平空地，那位姑姑便變做了公主，但那男孩當時卻沒有認清了那一點。他仍然當她「是小姑娘。」

「約莫有三年的功夫他沒有見着她。他只聽說她在學校，又說她出外旅行。同時，他也是出外求學，正是要進大學的時候。於是，在那個夏天，他聽說她要回到老屋子來，他不由心便跟着沉了下去。記得，她之於他仍然只是小姑娘。當然，他知道她已不是那從前允許嫁給他的小姑娘，但他拿準她依然是那快樂的玩伴，真心眼的少女，永遠對他作天真的微笑的，如今他更要贏得她作為妻子。你瞧他竟忘記——十分忘記了公主和金錢的那一回事了。他是這麼一個蠢東西！」

「所以他快樂的將旗子檢出來，一天當他媽不在廚房的時候，使用熨斗熨平了縐折，準備着

升到旗桿上去。他以為那姑娘一搖手巾時他便有了準備——他想這一定會搖手巾的，他要表示他一點都不會忘記。他已經凝想着那小姑娘如何在搖手巾時的一霎眼，一皺鼻子。他幻想她也許會趁他小睡時突然來到她或許給他，一個出其不意，再不然藏起他的旗子。

「但是他一定要給她看的，他當她還是從前青梅竹馬時的小姑娘哩！他心想不知道她要搖甚麼記號：是「我就過來」還是「你上這兒來」呢？不管如何，當然他總是答以「很好」的紅旗。再不然學她從前一樣開個玩笑扯個「要作工」的藍旗，然後再躲在一旁瞧她總而言之，他以為還是升紅旗比較妥當。於是他最後將紅旗攔在手邊上。

「最後她到了。他立刻就聽說了。那時已是經過了四點鐘，然而他仍然忍不住跑去對着堡樓凝望。他以為當天晚上就來搖手巾很像她幹得出的事。然而那姑娘沒有搖。那男孩子十分確實的知道，因為他望着堡樓直到天黑。

「第二天早晨，離八點鐘還早得很，男孩又一切都準備好了。他半天遲疑不定是站在戶外的廊臺上呢，還是躲在百葉窗後張望。最後他決定還是躲起的為妙。

「八點鐘不但到了而且過了。男孩子等到九點，還是渺無音信。於是他生氣自己了。他說藏起來真是個頭號的傻瓜。當然看不見他的人影子，她能對着誰搖呢？看一整天都給他浪費了！」

「第二天早晨，還未到八點時，他便早早的站在廊臺上。又像昨天一樣他等到九點；又像昨天一般，樓窗內一絲人影子也沒有。第二天他又如此，第三天，第四天，的確，直至過了五天之後，男孩纔確信那姑娘壓根兒沒有搖的意思。

「她倒有多無情啊！」大衛叫着。

「她一點兒都不好！」吉兒肯定的說。

「你們忘記了，」甲克先生道，「她是公主了呀。」

「嘿！」大衛和吉兒異口同聲的說。

甲克先生又繼續講道，「那男孩子這纔想起金錢和她是公主的一回事。當然他知道——當他想的時候——不能希望一個公主身份的人像一個女孩兒似的和他揮手巾。再說，很像她並不在乎要見他哩。他料想公主已經將他忘記——他們的生活裏有這麼多的事情，那會在乎這一點

小事。因爲這一念，他也不去拜望她——他以為她要是真想見他，她一定會搖手巾的。

「然而，以後又來了這麼一天，有一個少年不肯單獨去訪那姑娘，特地來約他同去。這一去之後，他又明瞭了不少的事情。他所見着的只是公主；小姑娘已經是渺無蹤影。這位公主又修長，又尊嚴，平滑的小手是冰冷的，而聲音卻仍舊的甜蜜。她眼睛裏再沒有天真的微笑，鼻尖上嘴唇上也再沒有淘氣的皺紋。他們沒有提到堡樓和旗幟，也沒有提搖手巾的兒時往事。他們祇有多禮的拘泥的正經寒暄，只述說一些大學生活和旅行經驗，再有一點書籍和遊戲的閒談。然後他們便各自回家。在路上，男孩呵責地笑着自己。他還在模擬美麗的畫圖——這位神聖不可侵犯的公主，穿着薄薄的沙衣，凝立在堡樓窗前對着對山的小屋招展。那怎麼可能呢！」

在那最後的三年內，男孩子所知道的只是書籍。他很少知道小姑娘的事——他只認識一個姑娘——對於公主尤其是陌生。所以那次遊訪後的第三天，來了一個可以參加營幕旅行的機會，一個比他更愛書本的人來約他，他就欣然去了。從前他曾一度拒絕過這同樣的旅行；因爲那時有那小姑娘。而現在雖有公主在內——然而公主對於他卻是不算數的。」

「就好像那些沒有陽光的時候一樣。」大衛插嘴道。

甲克先生也道，「是的，就像那些陽光不照的時候一樣。」

「以後呢？」吉兒又催着。

甲克先生黯然說道，「此後——也就沒有甚麼可說的啦。再過兩年，那姑娘已是二十一歲。她於是正式承繼而且統屬了所有的財產，回家來將老舊的石頭堡樓翻蓋成神仙境地。她花錢如同流水似的。各種藝術家，從漆天花板的到花匠都來敬聽她的意旨。他搜集了天下的珍寶來裝飾她的房屋和花園。於是，每年夏天她來過着，儼然是一位公主。」

「那男孩子呢？——他怎麼啦？」大衛問道。「他從此可再見她了沒有？」

甲克先生搖頭。「不常常看見，大衛；便偶然見一面，也不叫他快樂多少。你瞧，男孩子已經變成貧兒啦；你別忘記那一點。」

「但他剛纔還不是貧兒啊。」

「是嗎？那麼我來告訴你。你瞧，那男孩子雖然離家出外，然而他心裏總覺得那公主還是小姑娘。」

娘。他愛她，他要她作妻子；所以他不免妄想着讀書，然後在世界上做大事，直至他自己也像一個王子似的，便好去娶公主。」

「可成功了嗎？」

「沒有。他不久便失去了健康。同時在山上的小房子裏，也發生了一些事情——這一來他便不得不趕回家，一來爲照顧一個極寶貴的妹妹，二來也爲休養身體。看能否恢復原有的健康。那就完了。」

「完了！你不是說就這麼就算了罷！」吉兒表示驚異。

「那是完了。」

「但這個結尾一點也不好，」大衛抱怨着。「在小說裏人家總是兩人結婚，然後大家快快樂樂的過。」

「是嗎？」甲克先生慘然一笑。「也許只有小說裏面是的，大衛。」

「這一個就不能如此嗎？」

「我看不出有甚麼可能的方法。」

「幹嗎他不直接去叫她嫁給他呢？」

甲兒先生驕傲地坐直起來。「貧兒和公主求婚嗎？別想！大衛，貧兒不會走到公主那兒說『我愛你』的。」

大衛緊鎖雙眉。

「爲甚麼不可以呢？假使他們願意的話，我以爲沒有什麼困難。我以爲總弄得好的。」

「不能夠的了。」甲兒先生仍然凝望着對山的堡樓；「因爲自居爲貧兒的他，決不肯向一個金裝玉裹養尊處優的公主去開口的。」

大衛和吉兒至此都覺得這並不是故事了。這裏面帶有多強烈的真實性呀。

大衛宣佈道：「無論如何，我以爲這應該弄得好的。」

吉兒卻笑道：「我又何嘗不是——但我真無能爲力呀。我是肚子餓了。讓我們去看看可有甚麼喫的。」

第十八章 慷慨解囊

是一個極美麗的月夜，大衛卻又一度地不會想到月亮。回到何家的一路歸途上，他所耿耿於心的是甲克先生所講的故事，「公主與貧兒。」他覺得受感極深，永遠都不會忘記。更有一種不可名狀的理由使得他戚然不樂，他只靜悄悄的走到廚房門口。

已經是八點鐘了。大衛是在甲克家喫晚飯的，因此已離家達數小時之久。到了門口他不由一卻步，旋即又退到暗影裏。廚房裏燃着一盞煤油燈。只見何太太正伏在桌上啜泣，何先生臉孔蒼白，雙眉緊閉，瞪着眼發楞。最後何太太涕淚縱橫的擡起頭來顫抖的發問道：「西門，你想過了沒有？我們可以叫——約翰——幫忙。」

見何西門是如此一臉的怒容，大衛不由駭怕。只聽他嚴厲底說道：「愛倫，別再提這些話。你放明白些，我寧可失掉一切——餓死，我也不去求約翰。」

大衛不敢再留了，一溜煙逃出去。從後樓梯他爬進自己的房間，放下提琴。一分鐘以後他又輕輕溜下來，在牛棚門口找到正在吸煙的拉孫。他跑去抖抖的問道：

「拉孫，是甚麼事呀？那兒——發生了甚麼事嗎？」他指着正屋。

男人在沉默中吸了幾口煙，方將煙斗從嘴裏拿出來。

「我兒，我想我就告訴了你罷。反正你遲早總也要知道。這也祕密不長久的。他們倒了一個大

楣——壞運氣——何先生同何太太。」

「是甚麼呢？」

「唉，孩子，我便是告訴你，也怕你莫明其妙哩。這壓根兒就不是你份內的事。」

「究竟是甚麼呢？」

「好罷，是錢的問題——我想誰同你談月亮還比較投機些；但這沒有辦法。他們欠了人家千把塊錢，孩子，就像這個，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塊銀洋攔在手心裏解釋給他聽。『瞧，就像這樣子的要有多少多少，——要我一輩子所沒有看見過的那麼多。』」

「像星那麼多嗎？」大衛問。

「對極了好罷，何先生和何太太差了人家，答應下個星期六還的。他們沒有錯呀。他們早就將錢存在銀行裏，準在這個禮拜四拿的。他們以為是千準萬準的呀，那曉得今天忽然說銀行倒掉了。現在他們一個小錢兒也拿不到了——也許永遠拿不到了。總之——現在這個局面就對付不過去了。」

「但他不能等等嗎——那個差他錢的人？我想人家既然沒有錢，那他只好應該等等。」

「要是別人還好商議，老威廉這傢伙又是抵押了這麼一塊好肥田就能了嗎？」

大衛將兩道眉鎖成一道線似的問道，「甚麼叫做——抵押呀？有點兒像「板鴨」一樣嗎？」

拉孫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唉，我早就知道和你說不通的。明白的說罷，就是這麼一回事。」

何先生和威廉先生說：「你借給我一千塊錢，我定於某月某日還你；假使我不還你呢？你就能賣我的田作為抵償」懂了嗎？現在何先生沒有錢還，那麼，威廉就要來賣他的田，懂嗎？」

「怎麼，何先生何太太不是住在這兒嗎？」

「可不是嗎？他們只好走啊？」

「他們上哪兒去呢？」

「只有天曉得，我是不知道。」

「因為這個他們纔在那兒哭的嗎？——因為他們要走是嗎？」

「那還假！」

「但這就沒有辦法阻止了嗎？」

「孩子，我不知道有甚麼辦法——除非有人在下星期六以前弄出一筆錢來——又不是少，

是一千塊錢的事，這又不是在樹上一夜可以長得出來的。」說着他輕輕撫着手裏的洋錢。

聽畢這一番話，大衛不由條地變了臉色，他的雙頰變成蒼白，眼睛內湧着恐怖。好似前面有個

無底沉坑張着口要吞下他一般，他沉着的問道：「你說——只要有錢——就可以弄好的嗎？」

「對極了！——要一千塊錢。」

大衛眼睛裏忽又似乎湧出了一線曙光的釋然，——似乎他瞧見一個可以渡過深坑的橋梁。

他含有希望的問道，「你意思說——只有像你手裏的那種銀洋錢纔濟得事嗎？」

「噓，孩子，自然那也行！不過我說過你是「一盤又有意思又無意思的棋子」一點都不假！甚麼錢都一樣的濟得事呀！你不懂嗎？只要是錢就行。」

「金子可行嗎？」大衛的聲音非常低弱。

「當然！——金子，或是銀子，或是鈔票，或是支票，甚麼都成！」

大衛好似並沒有聽完。他只怪異的一副樣子望着拉孫，直至他說完之後方咕噥了一句，「哦，多謝你，」便轉身而去。拖着沉重的脚步，他緩緩的走回屋裏。

拉孫自語道，「可不就像那小傢伙的行徑，這忽然又像喪家的犬一樣。我敢賭兩分錢一塊點心，不出五分鐘內他又耍奏他的琴了。這一次可不知他又耍奏出甚麼來哩。」

在洋臺的石級上大衛屏着氣停頓了一下。往廚房裏依然透出何太太的嗚咽聲和何先生的嘆息聲。一聳肩，一聲微呼，大衛轉身便輕輕上樓進了自己房間。

果不出拉孫所料他奏琴了。但琴音裏所傳來的卻不是銀行關門的慘劇或是賣田鬻地的恐

怖，而是一堆金錢的快樂小調——那藏在爐後櫥櫃裏的金錢，但這一堆錢轉瞬就要放在樓下一對牛衣對泣的夫婦的腳下了。在這隻歌裏更有一個孩子的嗚咽，因為他眼見着他的空中樓閣轉眼化成灰燼；眼見着偉大光明的前途只轉而為無盡期的拔草鋤地，消磨一生於寂寞的山谷裏。歌裏還有的是，是與否的衝突。但最後卻是表明放棄一切的最高音調，以致牛棚門口的拉孫跳起腳來，怒聲道：

「唉！看他還要轉成跳舞的調子哩，該死的！他不知道現在是個甚麼時候嗎？」
不久，真正不久，小小人影子已經又站在他面前。

「我在想，」大衛吶吶地，「關於錢的事也許我能夠幫一點忙，你知道。」

「噯，孩子，」拉孫公開的有點生氣道，「我早就說過了的，這件事沒有你的份。這並不是在天空裏航行的紅雲，也不是樹枝上唱歌的小鳥。你便是那所謂的「奏起來」奏到天地末日也還是與事無補，雖然我不能不承認你有時候所奏的東西實在很好，但這一次卻沒有用。」

大衛走前幾步，月光下分明照着他那迫切的小臉。

「但拉孫呀，我說的實在是錢哩，」他解釋着。「他們待我這麼好，在沒有人要我的時候收留我；所以現在我願意幫他們一點忙。我並沒有那麼多錢，而且也不是銀的。我數的只有一百零六塊，但也許這能幫一點小忙。那本來可以給我——發軔的。」說到 he 最愛說的一個字，他突然說不成聲，於是又重新用力說道。「你瞧，這一些可成嗎？」於是他兩隻手捧着累累的一帽子金錢。

拉孫驚異地只張大了口，雙目凸出。他迷惘地伸出顫動的手指去撫觸那一堆閃亮照人的金塊。最後他不由厲聲道：

「該死的，孩子，這些錢你打那兒弄來的呀。」

「從父親那兒。他上遙遠的國度去了，你知道。」

拉孫怒聲道，「喂，孩子，你能不能說一次好好的正經話！一定的，便是你也不能希望我相信這錢是他從——從甚麼國度裏送來的呀！」

「哦，不是。他留在這兒的。」

「留在這兒怎麼，孩子，你還能再有我再清楚他身上連一個小錢也沒有。」

「他先交給我的——在路旁邊。」

「交給你！這麼這麼多時候放在哪兒的呢！」

「在我房間的小櫥櫃裏，書後面。」

「該死的！」拉孫伸出手去謹慎的拈起一枚金塊。

大衛焦急地望着他，然後囁嚅道：「這個行不行呀？這兒沒有一千，只有一百零六個；但是——」

「行！」拉孫興奮的喊着。又將金塊就近審視了一番。「行！我看行。我的天！想一想這一向這麼一筆大錢居然就藏在你袖子裏好了，從此你無論幹出甚麼事來我都能相信了，那麼就走呀。」於是他就先就搶着領路向正屋裏走。

「但是這並不是藏在我衣袖裏，」大衛一面追着他的大步一面糾正他道，「我說是在我房裏的櫥內的。」

拉孫不再置答。走到洋臺石級上他不由遲疑了一下。從廚房裏仍然透出啜泣的聲響。除此此外都是靜悄悄的。然而大衛卻毫不遲疑的走了進去。桌前對坐着一男一女，雙手蒙着臉。

迅速的一抖散，大衛將一帽子金錢倒在桌子上，便尊重地向後面一站，問道，「請問你，先生，這一個可能幫點忙嗎？」

金錢的叮璫聲響使何西門夫婦倏地擡起頭來。那婦人咽下半個哭腔。男人便透出一聲驚叫。他幾乎要伸手去攬起那些金錢，卻猝然變了臉色責問道，「孩子，這個錢是打哪兒來的？」

大衛灰心的嘆了一口氣，似乎爲了這一點金子不知要受無窮若干的審問。

何西門又繼續道，「總不成是你——」接觸着那孩子天真的目光，他覺得說不下去。

大衛還來不及回答時，拉孫已在廚房門口接口道，「不是的，先生，他沒有，何先生，我知道錢是好好兒來的——雖然我不能不承認有點蹊蹺。是他爸爸給他的。」

「他的父親那麼這一向擱在哪兒的呢？」

「他說在他房裏爐後的櫥裏的，先生。」

何西門不由不爲驚異的問道，「大衛，你這是甚麼意思呢？你幹嗎要藏在那兒呢？」

大衛莫名其妙的答道，「別的我不知道怎麼辦嘛。我又拿牠沒有用。而且爸爸說過叫我藏着

等到需要的時候再拿出來。」

「拿牠沒有用！」拉孫在門口發話。「天除了他誰能說這話？」

但大衛早就急急解釋下去。「我們——爸爸和我——從來不用錢的，除非買喫的穿的，這些東西在這兒都是你給我了。你知道。」

「乖乖！」拉孫又發話。「孩子，你以為何先生給你的東西也都是人家給他的嗎？」

大衛嚴厲的一轉身，眼睛裏湧出驚異的問句。

「你是甚麼意思呀？你難道說——」他的面色又猝然改變了。雙頰羞赧地一紅。「當然，他也要花錢去買，就和父親一樣的。我竟從來都沒有想到過那麼，這就更應該是你的了。」他將金塊擡近西門的身邊。「或許是不夠——不過能幫幫忙罷了！」

「先生，這都是值十塊錢一塊的金錢，」拉孫很為重要的說着。「一共是一百零六塊。所以一共就是一千零六十塊大洋，我算的。」

便一向擅於自制如何西門也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

「一千零六十塊」轉身又對着大衛：「孩子，憑着上天，你究竟是誰呀？」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大衛。」他厭倦的說着，音調幾乎傷痛得要哭出來。他不但疲倦，而且迷惘，更加有一點兒生氣。他希望，假使這筆錢並無人要的話，讓他再帶到樓上小樹裏去；再不然，若他們反對的話，那他們至少也得給他帶了走，走到有音樂可聽，有人可瞭解他奏琴的地方去，可不能受這種罪！

拉孫卻又發言道，「當然，我不敢說十分知道上帝的大能，何先生，但我以為這一筆款子卻明明是上天意給你解難的。」

何西門又坐倒在座位上。他雙目凝視着金子，但嘴唇卻抵成剛直不阿的紋路。他說道，「拉孫，那筆錢是屬於孩子的。並不是我的呀。」

「他已經給了你。」

何西門搖着頭。「拉孫，大衛不過纔是個孩子。他壓根兒就不了然他所幹的是甚麼，也不知道他的禮物有多少價值。」

拉孫辯道，「我知道，先生，不過既然現在沒有別人拿，你何妨就先收起來應急呢？而且，便是孩子他不能算作借他的嗎？以後你可以再還給他，而且，你現在還得養活他，供他讀書，不也是錢嗎？」

「我知道，我知道，」何西門思索的點着頭，他的眼睛從金塊望到大衛的臉。於是又高聲說道，「孩子，孩子，你父親究竟是誰呢？他怎麼會有這麼多金子的呢？——他——一個流浪人！」

大衛斗然挺直了身子。他的眼睛發光。「我不知道，先生，但是我卻知道這一點：他不是偷的！」坐在桌子對面的何太太急促的吸了一口氣，但她不會說話——只眼睛裏流露着辨護的表情。何太太當她丈夫解決一個難問題時很少說話的——除了用她的眼睛。她奇怪他丈夫居然能這麼耐心的和拉孫一問一答的，便是拉孫自己又何嘗不驚奇。而使他們更加驚奇的是何西門忽地向前一傾側，一臉乖色都消，卻一往情深地拉過大衛來說道，「你真是一個好兒子，孩子，——一個忠實的兒子；我——我真希望你是我的！我相信你。他固然不會偷；我也不願意偷。但是你既然慷慨給我，我就先取了用。不過，這算是一種借貸，大衛，過幾年，上帝保佑你，你一定會收回的。同時，你是

我的孩子，大衛，——我的孩子！

大衛接口道，「哦，謝謝你，先生。而且，真的，你知道，有人要比發軔也要好得多了不是嗎？」

「比甚麼好得多？」

大衛連忙換一個位置。他確是無意那麼說的。他像是閃避似的說道，「沒有甚麼，我——我正在說——」使他釋然的是何先生並沒有追問下去。

第十九章 不美麗的世界

大衛慷慨將留着給自己發軔的一筆錢毅然犧牲了之後，雖然暫時覺得特別有人要他很感快樂，究竟心裏不無悵然若失。到了完全放棄之後方知道那所謂的「發軔」的希望對他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的確，有時候他想着是救了何家的急，幫了他們的忙，自會感着忻慰，又有時候，想着那外面世界的偉大工作永遠無望再做，而日常的一些討厭的工作卻非做不可的當兒，他又感着心裏有刻骨的傷痛。說老實話罷，大衛的生活簡直是不安的矛盾。

有一天，滿心煩悶的大衛跑去看甲克先生。他並不是去告訴他如何忽然放棄金塊濟了別人急的等等話——真的，不是大衛拿定了主義，在可能範圍內決不向任何本不知曉的人談起金塊的事。因為不說則已，一說便是無窮盡的詰問和解釋。而對於這兩點他已經是既厭且倦了的。但有

一次當他和甲克先生單獨在一處的時候，他說道：「甲克先生，你頭腦子裏有多少人呀？」

「呱——甚嗎，大衛？」

大衛又重述他的問句，並加以解釋道，「我意思說，那些叫你做事情的人，懂嗎？」

甲克先生笑起來。「我相信有些人或許腦子裏裝着很多人，但每一個人至少有兩個，一個是善博士，一個是惡先生。」

「他們是誰呢？」

「那你別管啦，大衛。我想你大概還不認識這兩位。他們也不過像有鬚髮的小姑娘。一位是非常之好，另一個卻非常可怕。」

「哦，我認識他們；他們就是到我這兒來的兩個人。」大衛說着嘆了一聲。「最近我和他們非常熟悉。」

甲克先生一驚。「哦，是嗎？」

「是啊；而且這就是我的困難。那個惡先生——你用什麼方法將他趕出去呢？」

甲克先生說道，「老實說，我自己也不敢說。你瞧——那兩位先生也常來找我。」

「哦，是嗎？」

「是的。」

「我高興極了——那就是我意思說。」見甲克先生揚起的眉毛，大衛連忙加以修改道，「我高興是因為你懂得我所說的話。你瞧，昨天晚上我也和拉孫說來着。可是他只瞪着大眼笑我。他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最後他幾乎是真的生氣了，說我弄得他「毛髮聳然」說我要再說下去，那他一定不敢照鏡子了，他怕裏邊會有個甚麼妖怪跳出來嚇他。」

甲克先生縱聲而笑。

大衛又問另一個問題道，「甲克先生，這個世界是一個美麗的世界，不是的嗎？」

半天沒有回答；然後是一個低微的聲音答道：

「你父親說是的，大衛。」

大衛又不安的轉動着。

「可是，那是爸爸住在山上呀，但這個底下——我相信這底下有好多事情不是他所知道的。」

「舉一個例子看？」

「怎麼，事情多着咧——簡直說不完。譬如說，就像他們捉魚，槍殺鳥兒，松鼠甚麼的來喫，又拿貓狗來作弄着開心，爸爸永遠不會說這些是美麗的。除此還有不能走路的克建米，住在馬斯東的病男人，還有瞎子革菊。還有希奇古怪的人哩，就如何先生的小兒子拉孫說多少，多少年前他離家出走，弄得他們家裏人非常不快活。爸爸怎麼也不能說這是美麗的世界呀，不是嗎？你想那一種人如何能奏得入調呢？除此還有你所講的公主與貧兒。」

「哦，那故事嗎？」

「是啊，像那故事裏的人決不能想像世界是美麗的，當然。」

「爲甚麼呢？」

「因爲他們的結尾不對嘛。他們也沒有結婚，不能快快活活的過下去，你知道。」

「可是我倒不煩心那一點，大衛——至少，不代公主煩心。我想她一定以爲世界是很美麗的。」

至於貧兒——或許他不是頂快樂。可是，總說一句，快樂這一樣東西，是在你心裏邊的。有些人外表上也就是得過且過罷了。」

「對了我又想起一件事。」大衛嘆息着。「你瞧，好久以前我就發現只要心裏有件快樂的事情，那麼其他的小事情都可以不在乎了，我也告訴了玫瑰夫人。可是，現在，我——我自己也玩不起來了。」

「爲了甚麼呢？」

「你瞧，本來有件事——我所歡喜的一件事會臨到我的，所以我只要想一想便能歡喜得連拔草鋤地甚麼的一切討厭的事都忘記不在乎了，我也告訴了玫瑰夫人。我更告訴她便果然事情不會臨到她，她也可以設想是可能的，因爲我就是因爲想才感覺甚麼時候都是有陽光的。與做到不做到根本沒有關係。我說是因爲我也沒做到，懂嗎？」

「我想我是懂了，大衛。」

「可是，我發現空口說白話和真正做起來卻是兩件事哩；因爲現在我知道這樁美麗的事情

永遠不會臨到我了，我縱然整天的想想，然而一點用場也沒有。太陽還是照舊的熱背，心還是照舊的痛。田地也還是同從前一樣的廣大無際。你說是甚麼道理呢？」

甲克先生笑了一笑，卻戚然地搖着頭道：「大衛，你的話有點太玄而又玄了。我疑惑你正航行在一個智慧的海裏吧。不過，你可能告訴我這個好極了，卻又再來不了的事情嗎，或許我可以幫幫忙。」

「不成，你幫不了我的忙。」大衛皺着眉：「而且也沒有人能夠幫我的忙，你瞧，因為我不能再倒回去叫這件事臨到我，無論如何，我知道是不會那麼幹的。怎麼哪，假使我那麼一做，不但是整天的時候，沒有陽光便是四點鐘以後也不會有陽光啦；我那要有多卑鄙呀！不過，現在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和玫瑰夫人弄得好。」

「這又與她甚麼相干呢？」

「那就是因為頂起初，她說她沒有陽光的時候的當兒，我告訴她——」

「她甚麼時候說過的呀？」甲克先生立刻從椅子上坐直了。

「就是她的時候都是不算的，你知道。」

「不算？」

「是啊；就是我們說起那日規的時候。我沒告訴過你嗎？不是那上面有句話是「除了無雲的晴日我不計時」嗎？她就說起她是沒有一個時辰可以計算的；因為太陽從就沒有照過她。」

「大衛，」甲克先生的聲音有點顫戰，「你確實知道嗎？她正是那麼說的嗎？她有那麼多可以使她快樂的好東西，或許你——弄錯了吧？」

「我一點都沒有錯，因為我以後也同她那麼說的。那時我不是剛發現那叫我心裏快樂的事嗎。我就告訴她心裏的事是比較更重要的。我就叫她想一想可以臨到她的好事情。」

「她怎麼說呢？」

「她祇搖搖頭說不能。後來她就看看別的地方，他的眼睛又輕柔又亮黑就如止息的池水一般。後來她又說本來會盼望這件好事會來的；但結果沒有，她說她的事不是一想就可以達到的。如今我也懂得她的意思了，因為單想想是不中用的。」

甲克先生沒有回答。他站起身來在廊臺上來回的踱着。偶然一兩次，他轉眼望着日照峯，大衛見他面孔上分明有幾分高興。但不久，他又恢復了舊有的倦乏，向椅子上倒說道：「傻子當然不會是那個！」

「是那個？」大衛問。

甲克先生一驚。「呸——沒有甚麼；說了你也不會懂的。再說呀——你剛纔說甚麼來着？」

「也沒有甚麼說的全完啦。不過我就是不知道怎麼纔能看出這是個美麗的世界，而後去告訴父親。」

甲克先生又立起身來。他有一個大丈夫拋去一個重負的氣概。他笑道：「大衛，我剛纔已經說過，你還在那海裏浮沉着哩。關於那個問題，自然有很多的答法。」

大衛想了一想，黯然說道：「何先生說的，不管我們所找到的世界美麗的，還是不美麗的都沒有關係，只要我們在上世界上做一點正經的事就行了。」

甲克先生嚴肅的說道：「何先生本是那種人，一無足怪。但是我不相信你就照他的話和你父

親說。」

大衛也莊然答道，「先生，我不會那麼說。」

「我有個意思，便是像你父親所說的到你的凡啞林上找那個答案。包你能成功。假使事情是不美麗的呢，你就將牠弄得美麗就是——因為你同我，我們都是尋找美麗的事情的。總而言之，孩子，假使我們昂頭挺胸筆直往前走，竭我們的全力從事，我們也就不會怎麼離我們的目標過遠哪。嗚！我居然發起教訓來了；但——老實說，這也是說的我自己——你知道我也在追求美麗的世界啊。」

「是的，先生，我知道，」甲克先生望着那一對烏黑熱情的大眸子，又一度懷疑他究竟是真知道還是假知道。

便是甲克先生也不大十分認識大衛，他告訴自己他是個多方面的孩子。他是孩子，是藝術家，又是無以名其名的第三人格。從孩子說，他討喜，暴躁，信任，快樂——擅於各種遊戲和玩笑。從藝術家說，他是一團神經質的機警，偶然的思潮及過往的浮雲，他都能立時譜絃入調。至於第三種——

沒有相當名字的——便是一個富於幻想，可望而不可接的東西，你永遠不能拉他下來一瞧廬山真面目。這一切便是甲克先生望着大衛一對小亮眸子時所想的思潮。

第二十章 難得有的事

九月裏大衛進了學校。然而大衛不能立刻被學校的生活同化。第一個使老師作難的問題，便是這位新學生的班次問題；一考驗之下，他的拉丁文程度已經是近乎老師，（而法文，幸而不是她教，竟超而過之！），至於美國歷史，他僅僅乎知道幾部分的大概，連一個戰爭的名字都不知道。在好多學程裏，他的程度遠高過同年齡的孩子們，而有些問題上他又如何也纏不明，因此要將他插入某一相當年級的事簡直是不可能。

大衛講誦的種種方法又諸多是奇特而令人大惑不解的。他任何時候只要想發言便毫不遲疑的高聲說出來，若屋裏有任何東西引起他的注意，他便大模大樣的走下學位去看。自然，過了一些時候，這一切都改變了；不過教他學習維持課室的秩序和注意卻是好幾整天的心血哩。

散學之後，大衛除了幾件輕巧的家事之外，不做甚麼工作。何家的家庭生活對於大衛仍是照

舊——但家人看待他的態度卻由勉強的責任收留，進而爲真誠的需要。除此還有種種不同，卻是難以言說的了。

何先生及何太太，如今更加是跟着大衛的眼光觀看世界了。有一天——真是奇妙的一天，他們竟雙雙的跟着孩子去到林間散了一個步，而以前是幾曾見過何西門放下正經事而跑到林間去散一個步的呀！

然而這一件大事也是經過大衛的一番苦心奮鬥纔成功的。那天是這星期六，清明，爽快，美麗，已富有十月的意味；大衛覺得大有不出去不可之意。何太太正在烘製糕餅——讓窗外小鳥兒的歌聲聽而不聞。何先生正在掘山芋——讓頂上的浮雲視而不見。

從早晨起大衛便開始央求勸駕。如果這一次——就爲這一次，若他們肯撤下一切跟他出去走一遭，他敢保他們不會後悔的。但他們祇搖搖頭道，「不行，不行，這是不可能的。」到了下午，糕餅也製好了，山芋也掘盡了，於是大衛又來重新勸駕。只要這一次，祇有這一次，若他們肯和他到林子裏走一遭，那他一定要非常，極其非常的快樂。爲討孩子的歡心，他們這纔去了。

這一趟散步是很怪異的。何愛倫兩隻柔順的脚邁着極輕的腳步。一副驚嚇的，迅速的視線，東張西望着。明顯的這位何愛倫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欣賞散步。至於何西門，架着他太太的胳膊，森嚴的，靜默的，像是肚子裏早就裝滿了別樣思想。更明顯的這位何西門不但不知道如何欣賞散步，而且壓根兒他就不願意知道。

大衛卻在前面跳着談着的走。那股子神氣儼然是一國君主賣弄他的河山似的。這一邊有一塊值得注意的青苔，那邊又有一顆牽人遐想的蔓藤。這兒是一朵有故事一般興味的花，那兒的短枝上又有值得一說的祕密。大衛又毫不訛錯的隨意叫着金樅樹，樅樹，松樹，和落葉松等等的名稱，便是何西門也分別不出牠們的不同。何太太更加是一竅不通，她咕噥道：「但，大衛，牠們的區別在哪兒呀？牠們看起來完全是一樣的。」大衛便道：

「哦，牠們不同哩。你只瞧樅樹的尖子比這後面金樅樹的多得多了；而且樅樹的枝幹非常的直，就像臂膊一樣，而且牠們的末端是平滑的成圓錐形的就像一條貓尾巴似的。但這後面的金樅樹——牠的枝幹是翻到底下又伸出去的——你沒有注意嗎？——牠們末端很多叢枝就像是袁

鼠的尾巴。哦，牠們的分別多着哩！那前面的是落葉松——那些枝幹都是亂蓬蓬的快垂到地面上了。我能夠不費力的就爬上去，但那邊的松樹我可就爬不上了。瞧，那要到頂高頂高的所在纔有你落脚的地方哩！但是我愛松樹。在我所住的山頂上有好些個松樹高極了，就好像是上帝用來撐着天似的。」

何西門聽了，一句話也沒說——尤其關於那些天空的地上的一切古怪話他更不願回答——這不過是表明何西門究竟從大衛的眼光裏一變對世界的觀看罷了。

但這還不是大衛在那可紀念的散步中完全介紹給何西門的朋友們。除此還有烏雀，還有松鼠，而且在事實上是凡有生命的他都一一介紹了。對於每一個他總是快樂的叫名歡迎，好像歡迎一個熟悉他家世習慣的老朋友一樣。這兒是一個奇妙的啄木鳥那兒又是一個美麗的藍鵲。前面帶一點鮮明顏色的是鶯兒。有一次當他們走在空曠處時，大衛瞥見高高的在天空裏一黑條向南移去。他叫道：

「哦，看呀！老鷹！你們看見了沒有——在那上面那不是有趣極了嗎，假使我們也能像他們一

樣飛幾百哩甚至於上千哩？」

「哦，大衛，」何太太不相信的口氣。

「可是是真的哩！這些好像是開始了牠們的回南旅行哩；但牠們算是很早的了。別的多半要到十月纔動身哩。牠們三月裏就回來了你知道。不過在山上，有些個鳥是和我過冬的。」

「嘿！我真喜歡瞧着牠們飛呀，」大衛的眼睛跟着那瞬即便消逝的黑行列。「有多少鳥兒走的時候我們是看不見的。你知道。他們都是晚上飛的——就如啄木鳥，畫眉鳥和杜鵑還有好些別的都是的。我猜牠們是害怕，你呢？但是我看見過牠們的。我也留心牠們的。牠們啓行的時候都是大家告訴好的。」

「哦，大衛，」何太太又是不以為然。

「可是牠們是真的大家告訴哩，」大衛雙目炯炯的說。「牠們非告訴不可呀！因為，忽然某一天晚上，你可以聽見一聲記號，牠們這些鳥兒便得從四面八方飛來。我瞧見的，後來，突然一下，牠們便都向南啓飛了——不是一大堆那麼飛的，是分做一小隊一小隊，一個跟一個那麼飛的，翅膀響

的好聽極了。慢慢，慢慢，牠們就飛走了！那要一直到明年我纔能夠再看見牠們。但你們總看見過麻雀的罷？牠們是日裏飛去的，你一看就可以知道了。牠們飛得又快又高。你們可看見過麻雀飛的嗎？」

「我——我不知道，大衛。」何太太無可奈何的對着在前面走的丈夫拋了一瞥。「我——我不知道這些事情。」

在路未走完之前大衛還說了許多許多的話。而在路的確走完之後，雖然何西門夫婦二人誰也沒有說一句怎麼滿意快樂的話，然而他們臉上卻透現了林中的一種和平和安靜的氣息。

那是個極美麗的九月，大衛着實享受了一番。出了學校也便是他出外的時候。他常常和甲克先生和吉兒會面。他也消磨不少時候和玫瑰夫人在一處。雖然如今花園裏玫瑰已殘，又開遍了別種秋花，然而她依然是他的玫瑰夫人。

大衛在日照峯感覺自在極了。他知道他無論走到那兒都是被歡迎的。便是傭僕，和不常見的陪伴玫瑰夫人的大表姐都是對他非常客氣的。

或許除了花園之外，大衛最愛的是堡樓了；那也許是因為郝小姐常帶他上那兒去的緣故。有一天，他便說道：「我喜歡這兒——因為有這麼高，不過有時候我不免要想起公主的事情，因為她所住的也是和這個差不多堡樓你知道。」

郝小姐淡然問道：「是神仙故事嗎，大衛？」

「不，不十分是，雖然裏面有個公主。甲克先生講的。」大衛的眼睛仍然望着窗外。

「哦，甲克先生！難道甲克先生常講故事嗎？」

「沒有。他從來沒講過，只講了這一個——所以我記得。」

「那麼，那公主做了甚麼做呢？」郝小姐的聲音仍然是淡漠。她的注意分明是在手裏的針線上。

大衛嘆道：「就因為她什麼也沒有做，所以事情就弄糟了呀。她沒有搖手巾，你知道。」

郝小姐手裏的針忽然懸在空中，綠線半垂着，她喃喃道：「沒有搖手巾，你這是甚麼意思呢？」

「沒有。」大衛笑起來，從窗口轉過身來。「我忘記你還不知道那故事哩。」

「但也許我知道呢——那就是——那故事是怎麼樣的呢？」郝小姐好似嘴唇忽然乾了似的用舌頭舐着。

「哦，你知道嗎？我就不懂了！這並不是「王子與貧兒」而是「公主與貧兒」，大衛道，他們常常揮手巾升旗子甚麼的。你知道這個故事嗎？」

沒有回答。郝小姐匆匆以顫戰的雙手放下針線。大衛注意她因為過於愾促竟將針刺了手。於是她拖一隻小橈靠攏大衛身旁。她說道，「大衛，我要請你將這個故事講給我聽，就像甲克先生所講的一樣。現在，你要留神不許漏掉一個字，因為我——我要聽這故事。」說罷，她異樣的一笑，雙頰不由泛起一層紅雲。

「哦，你真是要聽嗎？那麼我來講。」對於大衛講一個故事給人聽和聽人家講一個故事是同樣的高興。「你瞧，開頭是——」於是他就滔滔說了下去。

大衛對於那故事再熟悉也沒有了；幾乎沒有一點忘記。當然他不見得每句都說的是甲克先生的話；但意思他都達出來了，尤其講到男女孩做表記搖紅藍黑旗時，郝小姐聽得頂出神。她笑過

一次——就是說到小姑娘拿鈴子開玩笑的時候——但是她一直沒有說話直到大衛說到公主第一次來家，男孩在自家廊臺上一天又一天空等着她搖手巾時，郝小姐方空然插口問道，「你意思說他居然盼望着——」突然她又住了口，復又坐倒在椅子上。於是兩頰的紅暈，竟然擴大成玫瑰色，佈滿了一面孔。

「盼望着甚嗎？」大衛問。

「沒——沒有甚麼。說呀。我覺得有趣味極了。」郝小姐微聲解釋着。「再說呀。」

果然大衛又繼續說下去；故事不但未給他漏掉，而且還給他加上多少對貧兒的同情和對公主的憤恨。末了他悵然地說道：「你瞧，這個故事一點兒也不好，因為結局太不好了。他們應該結婚，快快樂樂的過下去纔對。但是他們沒有。」

郝小姐略為無主似的吸進一口氣，手撫着胸口。她的臉現在不紅了，卻替以蒼白色。過了一會她纔慢慢說道，「但是，大衛，也許他——那個貧兒——不再愛那公主了罷。」

「甲克先生說他還是愛的。」

白臉斗然又透出紅色。

「那麼，他爲甚麼不跑到她跟前，去告訴她呢？」

大衛下巴一掀，他用了所有的尊嚴答道：「貧兒永遠不到公主那兒去說『我愛你』的。」那個聲口完全是甲克先生的。

「但也許他去的話——那就是——若——」郝小姐咬着嘴唇，不會說完的。確，她有大半天都不會開口。但她沒有忘記那故事，大衛是知道的。因爲過後她又仔細覆問幾點小情節，那些在大衛都以爲已經在先解釋得很清楚了。她問之再三，不由大衛懷疑她是想學會了再去講給別人聽。於是大衛問她是否如此；她又搖搖頭。從那她便不再詢問。而不久大衛也就告辭回家。

第二十一章 沉重的心

大衛有一星期沒到甲克家去，恰巧吉兒也因為受涼關在家裏靜養。吉兒當然是因為這麼要好的遊伴不來探望感到難受；但她病癒返校的第一日回來，便驚慌的告訴她哥哥道：「甲克，這壓根兒不是大衛的錯處，他是病了呀。」

「病了！」

「是啊，病的厲害極了。他們不得不到外面去請醫生甚麼的。」

「怎麼，吉兒，你確實沒弄錯嗎？你打哪兒聽得來的呢？」

「今天在學校裏聽說的。人人都在講。」

「究竟是甚麼病呢？」

「發熱甚麼的。有人說是傷寒症，又有人說是猩紅熱，還有人說一種名字我記不得了；但人人

都說他病得很重。有人說他是上革家去的——又有人說沒有。總而言之，革貝帖是病在家裏的，這一星期他們也不准人上他們家裏去。」吉兒說畢，駭怕的張着一雙大眼睛。

「革家？大衛又在他家幹嗎的呢？」

「怎麼，你不記得了嗎？他有一次告訴過我們的。他教菊拉琴你知道。他常上他哪兒去。菊是瞎子，看不見你知道，但他頂喜歡音樂，愛死了大衛的提琴；所以大衛將他父親的一隻提琴借給他，教他拉一些小調解解看不見的寂寞。你瞧，甲克，這不就像大衛的爲人嗎？甲克，我不能讓甚麼事情臨到大衛。」

「不，親愛的；當然不會的！我們誰也捨不得他呀。」甲克嘆息着，前額深深皺起來。「明天早晨我就到何家去瞧瞧他究竟怎麼樣，再看我們可能幫幫忙。同時，你別太難受了，親愛的。他的病也許沒有你所想的那麼厲害，學堂裏學生常喜歡故甚其詞的你要記得。」他故意說得十分輕淡，使吉兒放心。

其實他心裏正深深的焦着心事哩。他不能不承認吉兒的話含有相當的真實性；更恍然的領

悟到那有點使人迷惘的小孩在他心裏已經佔據了多重要的位置。他也不必需吉兒的催促甚麼。『甲克快去呀，』第二日一清早便匆匆往何家跑去。半路上碰見拉孫，他便拉着他問道，『早啊，拉孫，聽說大衛病的很厲害，真是實有其事嗎？』

拉孫一手除帽還禮，一手去搔頭上某一處特別的所在是他每逢作難時必摸的一個地方。

『唉；是的，先生，我怕是真的，甲克先生——呎——我意思說耿先生。他病的不輕又不輕，可憐的孩子，真是太糟糕，太糟糕！』

『哦，我真不安！我還盼望是傳聞失實哩。我來瞧瞧——看我能做點甚麼事。』

『當然你可以去問——又沒有法律禁止的；而且你也用不着害怕。傳聞都說他是到革家去傳染的，其實也不是。醫生說他沒有傳染甚麼來，所以也沒有什麼傳染給別人的。其實是他的頭和腦子不對，他又發很大的高熱。反正他這幾天有點神經失常。』

『我剛纔說的自然你可以問，不過你也沒有甚麼可以幫得忙的。各樣能夠做的事情都已經做了。老實說，現在除了看護他沒有什麼事好做。他們又從甚麼地方請了甚麼受過教育的看護來』

——就是那些頭戴白帽子的你知道，他們叫你覺得他們甚麼都懂而你卻是甚麼都不懂似的。而且，除此還有何先生和何太太。要是依着他們的性子呀，恨不得一分鐘也不離開那孩子纔好。」

那年紀較青的男人低聲說道，「恐怕他們也是同我們大家一樣的關心那孩子。」

拉孫的前額深深一皺。他緩緩答道，「是的，那纔是叫我感動的一點。我說的是何先生，你知道。自然何太太是不怪的囉，自己孩子失蹤了，難怪她一付慈母的心腸都放在他身上。但他就不同了。何先生的爲人你也是知道的，所以我也不必說他的壞話。他人是一個好人——有本事的好人，我也再找不到一個比他再方正的主人了。不過，好像他總是將壞脾氣顯出來似的，有時簡直兇得叫人受不住。但一自那孩子來後他有了多大的改變呀，性情變溫和了多少呀。所以我說叫我感動呀。說何太太罷，她何嘗不想勸化他，然而四十年來有甚麼用？」

耿甲克忽然嗆咳了一聲。他無主的低語道，「我盼望我能做一些什麼事。」

「我看你沒有甚麼可以做的——至少在他們夫婦倆還有兩隻腳以前。怎麼啦，就沒有他們所不願意做的事，你相信我的話，你沒瞧嗎？昨天何先生就在雨地裏跑遍了某樹林，爲的替那孩子

尋一塊青苔是那孩子喊着要的。你可能想想呀？何西門找青苔而且他是找到了哩，並且帶了回家，他們又說那孩子只扭過頭去不理他，還難受得了不得哩。你要知道，先生，那孩子腦子不清楚呀，多半的時候他不知道所說的是甚麼。」

「哦，我真難受，難受！」甲克先生喊着便匆匆向農家走去。他低低的敲着門，何太太便來開門。她臉色蒼白，面容憔悴。他致明了來意後，何太太感激的說道，「謝謝你，先生，但這兒需不着你做甚麼事了，耿先生。凡是能夠做的事我們都做到了，各人全是好極了。我們有個非常好的看護，又從外路請了兩個醫生來。他們都是盡力而為，當然，但是他們說以後是全仗着休養的了。」

「那麼我不代他害怕了，」男人熱情的說。

「我們——誰不是那麼從好處盼望着呀？」

「我想絕對不要緊的；但可有甚麼事是我所能做的嗎？」

他搖搖頭道，「沒有。當然，若他好一點的話——」她遲疑了一下，又舉起下巴鼓着勇氣改正道，「等他好一點的話，他一定要見你。」

耿先生道，「我一定來瞧他。他一定會好一點的，您放心，何太太，我敢保。」

「是的，是的，當然，不過，哦——」甲克先生，他病的厲害極了！醫生說他有特別敏感的天性，又說他最近必定是有樁心事，思想過度。」她嗚咽不成聲。

「可憐的小人兒！」甲克先生的聲音也是嗔的。

她又哽咽道，「我知道你也愛他。他時常——時常談起你。」

「的確我是愛他！誰能夠不愛他呢？」

「真的，甲克先生，沒有人能夠不愛他。自從他病了以後，我們更加奇怪不知他是誰。你瞧，我想他假是別處有親戚朋友的話，也該去通知人家一聲呀。」

男人點着頭道，「是的，我懂。」

「甲克先生，他不是一個尋常的孩子。他多少地方都顯得是受過訓練的——就如吃飯的禮貌甚麼的。還有他父親告訴他多少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美麗的！他父親並不是流浪客。他永遠也不是的。除此還有拉琴。你知道他是多麼會拉的。」

說到這一切，甲克先生觸起前情覺得再留不住了，只舉起帽來說聲「我下次再來，」便迅速的走了。他走得是如此的匆忙，又是如此的心有所注，以至一部馬車直走到跟前來纔看見；於是他在路旁讓車過去。當他莊嚴地舉起帽來時所看見的是幾匹黑色大馬，一個穿號衣的馬車夫還有一隻直射着他驚愕的眸子。至於郝小姐從他身邊過時幾乎要叫馬車夫停車的一個急速的款式他卻沒有看見。

第二十二章 拉孫的觀察

一天一天的過去了，然而大衛病榻前一班守護人的報告只是，「沒有甚麼改變。」耿甲克時常上何家去探望孩子。他更時常和拉孫會面；拉孫是從不厭倦談論大衛的。因此耿甲克從拉孫口裏又得到許多關於大衛的事蹟，都是他以前所不知道的。

一天拉孫和甲克先生道，「他一病可說驚倒了一切的人。每天倒有多少人來詢問他的病呀——那班人你決不會想是與大衛能認識的，別說他們是如何關心他的生與死了。現在，我們就拿宋老媽媽舉個例子說。你知道她是個甚麼壞脾氣的人。但昨天她居然拿了一束花來說是送給孩子的。當然，開頭我簡直有點莫明其妙，所以我就老老實實的問她；好像她說是那孩子第一次走她門口過時瞥見一朵紅玫瑰。他不是手裏帶着琴嗎，所以他就奏起來了。然後那老媽媽就出來厲聲責問他是幹嗎的。好罷，要是別的孩子——知道她那一付脾氣的——還不準是溜之乎大吉嗎，但

大衛卻沒有跑。他卻站得筆直的，告訴她那玫瑰能夠叫那麼荒涼的花園變成美麗應該是如何的快樂；而且他還是拉着琴，快樂得像隻天鵝似的，一路奏下山去了。

「宋老媽媽告訴我那時她差不多發瘋了，因為她那花園是荒涼得不像樣子，她是知道的。她說自她的貝茜死後她毫無心腸去管那些事。但自從大衛和她說過之後，她不由受了深深的感動，每天瞧着那朵紅玫瑰臨風獨立，最後她簡直不能安靜了，便決定將花園重新收拾起來！她說她拔草耙地，將已經有的花草扶植起來。又從別處移植多少盆花來，因為種花子已經太晚了。如今小花園簡直被她弄得楚楚可觀，因此她不能不送些花來給大衛。我告訴何太太的時候，何太太說這也好讓她有點事情幹幹以忘記自己——我也瞧她的樣兒好多啦，脾氣也好一些了，是沒有錯兒的。」

停了一歇拉孫又接下去說道，「這以外還有革寡婦，當然囉，我們也想得出她是會難受的，因為大衛待她兒子那麼好——教他拉琴甚麼的你知道。但她說那個菊呀簡直以為大衛不會好了，傷心得怎麼也不肯摸那提琴，而當大衛好好的當兒，他和琴簡直是相依為命的。此外還有克家那

孩子，他是跛足你知道，他也是以為全世界都在大衛的提琴演奏中的。

「當然，還有你同郝小姐也是，常來問，常來送東西——但那還不頂出奇，因為你是他的特別好朋友。但那些別人卻真叫我不懂。怎麼，有些日子簡直什麼人碰着我都是問他怎麼樣啦，希望他好點呀的。還有的時候是一些和他玩的小孩也問候他——還有一個我不能不好笑，因為一個貓的緣故他和大衛打過架，所以他也是一直記掛他——不過他想大衛不知道的。你聽聽罷，就是這些事情！」

「還有一次也是一個女人和我纏了半天，我纔知道是大衛曾經坐在她家門口階級上，奏了一兩回的琴給她小孩兒聽的——好似那也能算件事，還有一個女人最可笑了，她說只要看見一眼大衛拉着琴走過去，她連洗碗也覺得容易些。此外還有杜畢爾。你知道他腦筋有些不大對，人家全喊他是鎮上的大傻瓜。你能猜得出他說一些甚麼嗎？」

甲克先生搖頭說不知道。

「他說呀，他盼望上天不要有甚麼事情臨到那孩子，因為他最喜歡那孩子對着他笑，而每次

大衛實在是對着他笑的，你聽了作何感想呀？」

甲克先生肅然答道：「我以爲杜畢爾講這句話的時候並不是傻瓜，像他平常似的。」

「哼，也許是的。」拉孫低低說着，「不過我還要說他有點兒古怪。」他停了一下，忽的又將大腿一拍道：「嗨，我可同你說過威廉的事情嗎——老威廉和梨子樹？」

甲克先生又搖頭。

「那麼，我來說給你聽。」拉孫高興的說着。「唉，我相信便是，你也解釋不了這一點——我是不能的好罷，老威廉的脾氣，那付窩勁兒你是知道的，我也不多說他的壞話了。他是個愛錢如命的人，什麼人兒，什麼事情兒，他都是離錢不說話的。我想他就是死後飛上天的翅膀子還要拔下毛來買錢哩。」

甲克先生不以爲然的說道：「哦，拉孫！」

拉孫只笑了一笑又繼續說道：「反正我們都是懂得他性格的人，讓我來告訴你他幹了一些甚麼。有一天他將我喊到圍牆邊去問道：『那孩子怎麼樣啦？』唉，你就是一根羽毛都能將我打倒

了，老威廉問一個孩子的病而且他是一副關切的模樣哩，從人家付了他一筆到期的債務，一塊肥田弄不到手以來還是第一次這麼長的臉哩。」

「當時我就不懂了，幹嗎老威廉變得這麼關心的呢？所以我就幹了一點偵探的工作，當然我知道問他是沒有用的。你猜我調查出甚麼來了？呀原來大衛常上他哪兒去吶；說老威廉待他很不錯哩。他們還說有一次他還給了大衛一分錢哩——不過這一點我卻不敢相信。」

「他們那些鄰居說他們的交情——全是打一顆梨樹起頭的，就是他屋子左邊的一顆大梨樹。也許你還記得罷。好啦，也不知道是這顆樹太老了還是怎麼的，每年只開開花，卻不結梨。於是乎老威廉就說將牠砍下來罷。大概他是想將太陽和雨水省下來給對面能結果子的樹用吧！總之，他已經叫人預備好了斧子，正等着要砍樹的當兒，他看見了大衛，大衛也看見了他。」

「大衛先走過來的時候，一見這滿樹盛開的梨花早喜歡得又跳舞又大笑又拍手。他雖然沒帶提琴，別項他所有的卻統統帶來了。忽然他看見人拿着斧頭，他瞧見威廉，威廉也瞧見了他。」

「他們說呀——老聞從籬笆外聽見的。他說大衛一聽說要將梨樹砍下來了，幾乎要發瘋了，」

吵得一團糟，害得威廉只能瞪着眼在旁邊望，最後纔發吼道，但是我告訴你，孩子，這顆樹沒有用啦！」

「老聞說那孩子亂跳亂蹦的吧。他喊道，『沒有用——沒有用！這麼美麗的東西說是沒有用，怎麼便是沒有用也好看呀。這就是留着看，留着愛，留着快樂的嘛！』你想吧，和老威廉說這種話！我真想瞧瞧他那一張臉。但老聞說大衛說的話還要多哩。他說無論如何，那顆樹是上帝的禮物，上帝給我們好喫的東西，也給我們好看的東西，所以日落，雪花，小雲船以及我不知道那些叫甚麼的在「弦樂隊的人生」裏是和大蘿蕨南瓜一樣的重要。老聞又說，那孩子後來又衝到老威廉面前央求他一定讓他回去拿了提琴來告訴他那顆樹是如何的美麗。」

「好啦。只要你肯相信，老威廉給他纏得糊裏糊塗的了，竟然將人和斧子都打發開了——那顆樹也就活到今天！」說完拉孫又嘎聲加上一句道，「我只盼望對那孩子也能說這一句話就好了——下個月今天就能夠出來！」

「我們希望能夠呀，」另一個熱情的嘆息着。

一天一天的過去了，閣鎮上人都在守候病人的消息。而何家最神氣的大客廳寢室裏便躺着一個與死神掙扎的小孩子。於是最後便來了最嚴重的一日夜，閣鎮的人除了等候毫無別法——似乎已經失去了希望；醫生只搖頭也不敢接觸何太太那副悲傷欲絕的視線；擱在被外小細腕的脈息非常微弱，醫生不住的去按着；拉孫挨着廚房的爐邊也不知多少時候不會閉眼了，只提心弔膽地聆聽甬道裏的足步；此外還有廊臺上的甲克先生，堡樓窗前的郝小姐都捏者一把汗跟着大衛掙扎。

最後嚴重的一日夜過去了，於是來了一線曙光。微弱的脈息有了，加強些了。前額在護士的按摩下也透了星星的汗。醫生現在點頭了，望着各人的眼睛，說道：「他可以活了，危機已經過去了。」外面廚房裏的拉孫一聽見甬道裏有了足音，立刻跳起身來，第一瞥便是何太太一張淚痕猶新，然而笑容已露的臉兒，拉孫不由無力的倒了下去。他喃喃低語道：「嘿！你知道嗎，我竟不曾打算到我是這麼愛他；我趕快去告訴甲克先生去。他一定要聽的。」

第二十三章 疑團

大衛逐漸痊可後的一番盛況真是罄筆難書。不久他便像一位皇帝似的坐起來接見他的臣民；而且的確，他實在是位藹然可親的君王。他的房裏堆滿了香花甜果；他的床上放滿了各處送來給他消遣的書籍玩具，每一樣他都表示極大的喜樂，從郝小姐裝訂富麗的「威富理小說集」起到小跛子克建米的一口袋石子爲止。

祇有兩件事使得大衛迷惘；第一是幹嗎人人都待他這麼好！第二便是何以甲克先生和郝小姐永遠不會在同時來探訪他。

但在大衛痊可聲中的不久，他便發現了關於甲克先生和郝小姐的祕密。那是在甲克先生准於進病房的第二日下午，大衛正津津有味地聽他報告着吉兒和菊的最近消息，忽然看見甲克先生的面孔起了一陣異樣的變化。

原來從大衛臥室的窗向外看去，可以瞧見外面的大路，這時甲克先生的眼睛正在瞻望着外面的大路。坐在床上的大衛跟着望出去，只見一輛駕黑馬的漂亮敞車，一望而知是屬於郝小姐的，正急急向何家走來。於是他快樂的喊道：「是我的玫瑰夫人她來瞧我來着。瞧呀！我多麼高興呀！現在你可以看見她，知道她是多麼可愛了。怎麼，甲克先生，你現在不走！」見甲克先生起身，大衛表示着分明的失望。

「我想我一定要走了，假使你不怪的話，大衛，」甲克先生慌張失措的說。「你就有郝小姐陪你了，所以是不要緊的。我要去和拉孫談一談。我看見他前一分鐘纔在田裏的。我看我還要從這窗戶裏跳出去纔追得上他哩。因為我一定要見他，這條路比較近一些。」說罷他跳過窗去。

大衛口裏還在央求道：「哦，甲克先生啊。請你只多等一分鐘。我要你見見我的玫瑰夫人，還有——」但甲克先生已經到了窗戶外，點點頭報以一笑竟自匆匆去了。

幾乎是同時的，臥房門口出現了郝小姐。一個快樂的聲音說道：

「何太太叫我筆直進來，瞧我就進來啦。哦，小先生，你比我禮拜一看見的時候好多啦！」

大衛笑着道，「我是好多啦，尤其今天特別的好，因為甲克先生剛剛在這兒的。」

「哦，甲克先生今天來瞧你了嗎？」郝小姐的聲音立刻有了改變。

「是啊，就是剛纔。你馬車進來的時候他纔走。」

郝小姐失了一驚似的四面望着。「那麼——我怎麼在路上沒遇着他呢？」

大衛笑道，「他沒穿過甬道走呀。他是從那邊窗戶跳出去的。」

「窗戶？」郝小姐的前額上泛出紅色的怒意。「難道他是逃走——」她咬着嘴唇沒說完。

大衛睜大了眼睛。

「逃走嗎？哦，不是他要逃走。甲克先生怕追不着拉孫。他一看見你之後就瞧見拉孫在窗戶外，他就說要和他說話，又怕追不及他，所以就從窗戶裏跳出去啦。懂了嗎？」

「哦，是的，我——懂了。」大衛以為郝小姐的聲音有點異樣。

大衛又說道，「我要他等的。我要他見見你。」

「啊，大衛，我希望你沒有這麼告訴他能。」

「哦，我說了。但他還是不肯等啊。你瞧，他着急去趕拉孫去。」

「我是知道的，」聲音是如此的異樣，大衛又由不得蹙起眉來望着他。

「但是他或許就要回來的，那麼剛好你也在這兒。我一定要他見你，玫瑰夫人！」

「你瞎鬧，大衛，」郝小姐略為無措的笑着說。「耿——耿先生並不要見我。他不知見過我多

少次數了。」

「哦，對了，他告訴我多年前看見過你，」大衛肅然的點着頭；「但他的樣好像不頂記得似的。」

「他不記得！」郝小姐臉又微微一紅。「我敢講，親愛的，我們不願使他用腦過度，你知道，好別管啦，且瞧，我給你帶了甚麼來。」

「哦，是甚麼呀？」大衛叫着，眼見郝小姐迅速的手指解拆之下，拿出了一盒，裝滿奇形怪狀的圖畫拼木塊。

「大衛，這是一付積木圖。這一切小塊子可以拼成一張圖畫。昨天晚上我試了半天，可是拼不

上，所以帶來瞧你可能會拼。」

「哦，謝謝你！我愛拼這個。」於是東找西湊的，大衛樂得連甲克先生也忘記了。

但一個星期以後，大衛要甲克先生和郝小姐同時在病榻前相會的希望究竟實現了。那天正是郝小姐帶着裝訂華麗的『威富理小說集』來的一天。他正在滿心高興的時候，忽然門口出現了甲克先生。

「哈囉，我的孩子，我剛——哦，對不住。我以為是你一個人吶。」他的臉忽然紅起來。

「他——那就是——他馬上就要會一個人了，專等你陪他哩。」郝小姐一笑已經立起身來。

甲克先生更加紅了臉答道，「不，不，我請你別讓我攔你——那就是，我意思說請你別走。我並不知道。我沒有警告——我沒有看見——你的馬車沒在門口。」

「我叫車子回家了。我是打算走着回去的。路上我還有好幾家要耽擱哩；好，再會了，大衛。」

「但是，玫瑰夫人，請你，請你別走。」大衛求告着，絕望的從這個人臉望到那個人臉。「怎麼，你剛纔到嘛！」

可是無論是央告是辯論都沒有用；大衛還很迷糊的時候，發現已經和甲克先生獨自在一處。不單此也，失望上更加一層失望，甲克先生的拜訪也變成異常的不快樂。他起先幾乎像是發脾氣似的，過後又變得默默無言，心神無主的在屋裏亂走，使大衛非常不安。

甲克先生也給大衛帶了一本書；但這又將大局弄得更糟糕，因為他一瞧見郝小姐遺下的那一套裝訂美麗的書後，便告訴大衛說既然他有這麼好的書，實在需不着他的禮物了。大衛似乎怎麼也不能使他明瞭，玫瑰夫人的書和他的書對於他都是同樣親愛的。

無疑的這一次探望雙方都感不快，這是破題兒第一次大衛當甲克先生遺書而去時感到一陣鬆快。大衛告訴自己道，書是他能懂的；但今天的甲克先生他卻不瞭解。

從這次以後，甲克先生和玫瑰夫人又有多少次碰在一塊；然而大衛永遠不能勸留他們這二位朋友等下。每一次總是一個人先在哪兒，另一個來後，頭一個便拔腳就跑，不管大衛如何爭辯也沒有用。他們雖然各人都存心討悅大衛，然而在這一點上，他們卻永遠不肯通融的。

他們兩人並不是互相生氣——大衛是確實知道的，因為他們總是特別的客氣，起身，站立，鞠

躬，作出極可喜的模樣。然而大衛也知道他們並不相愛，因為每次，當一個走後，另一個不是默默森嚴——這是甲克先生，便是臉紅無措——這是郝小姐。但何以會如此，大衛卻三思不得。

現在漂亮的黑馬車常常駕臨何家了，而不多時後郝小姐身旁往往帶着一個蒼白面孔卻是滿眼快樂的小孩跟着一同出去。

「嘿，我簡直不懂何以個個人都對我這麼好！」有一天大衛告訴他的玫瑰夫人。她笑道，「那倒容易答。唯一的困難是我們不知道你需要甚麼——你從不說。」

「可是我用不着說呀——你們早就弄得好好的了；像你同甲克先生，還有別人都是的。」

「真的嗎？」郝小姐躊躇了一刻，然後裝作若無其事的問道，「我猜他還是照舊講故事給你聽——這位甲克先生——像往常一樣的是嗎？」

「你知道他從來沒講過，只講過一個，但我病了以後他講得稍為多點。」

「哦，我還記得，是那個「公主與貧兒」不是嗎？他又講那樣的故事沒有？」

大衛像拿定主意似的一搖頭。「沒有，他沒有講過那樣的故事，同時我也不要他講。」

郝小姐異樣的笑了一笑，問道：「大衛，那又是爲甚麼呢？」

「結局太不好了，你知道。」

「哦，是的，我想起來了。」

大衛又悲聲說道：「我曾經請他將那結局改一改的。那一天我剛請他的，但是他不肯。」

「也許他——他就是不願意罷。」郝小姐說得又快又低，大衛僅僅聽得見。

「你說他不願意嗎？哦他是願意哩！他的樣子也非常難受像是真正關心似的。他說便是捨棄

他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要能改一改那結局，他也是願意的，但是他不能夠。」

「他曾經——那麼說過的嗎？」郝小姐略爲呼吸緊促的傾向前來。

大衛答道：「是的，他就是那麼說的；那也就是我所不能明瞭的一點。因爲我簡直不懂一個隨

意編的故事，改個結局都不能嗎？我也告訴他的。」

「那他怎麼說呢？」

「他半天不作聲，我就又問他。他就忽然坐起來像是剛睡醒的模樣，說：「呸甚嗎，大衛？」於是

我就再告訴他。這一次他就搖頭又笑了一笑，其實那簡直不能算做笑。你知道，說甚麼人生的故事，只有一個結尾，便是邏輯的結尾。玫瑰夫人，甚麼是個邏輯的結尾呢？」

出乎意外的玫瑰夫人只一笑。大衛最愛看的兩片紅雲又從她雙頰上泛出來，她的眼睛也突然閃亮起來。她回答時的語意也不貫串，中間還夾着微笑。

「好罷，大衛，我——我不敢保能告訴你，但也許我——能找出來。有一點我是知道的：甲克先生的邏輯結尾，未必是我的。」

她話中是甚麼意思，大衛不知道，便問她也不肯說；但幾天之後，她叫人接大衛去，大衛現在是又可以任意跑了，不用說是欣然從命了。

那時正是十一月的天氣，花園裏只顯得荒涼和寒冷；而書房裏卻升着一爐熊熊的火，郝小姐又在爐前放了兩張矮櫈。

大衛心想她的樣子美麗極了。衣裳紅，雙頰也紅，相映成趣。她的眸子極其明亮，兩片紅脣也透着笑意，然而她仍然有點心神無主的樣子。她繞了一回針線，黃的白的，——但沒有做得長久。他又

拿起兩根象牙長針一上一下的織藍色絨線衫——但不久亦復放下。最後又和大衛談一會兒書籍和圖畫，終於又猝然的問大衛道：

「大衛，你大概甚麼時候又可以和甲克先生見面呢？」

「明天，我到他家去喫茶，然後就在那兒過夜。因為明天是 Halloween（諸聖節的前夕——譯者註）——那就是，並不是真的 Halloween 呀，因為你知道早就過了。不過因為我生病沒過着，所以我們假裝再過一個，甲克先生要告訴我那天晚上是個甚麼樣子。甲克和吉兒逢着真事情辦不到時，他們就扮假的，他預備了好些個東西給我同吉兒玩哩；有乾果，有蘋果，有蠟燭甚麼的，你知道。就是明天晚上；所以我明天可以見着他。」

「明天這麼快嗎？」郝小姐吞吐着大衛迷惘的望着她，似乎她想找個地方逃走或是藏起來的模樣。但最後她又像拿定主意似的，筆直的望着大衛快而清楚的說道：「大衛，你聽着。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甲克先生，我還要你一點不能弄錯。是關於那「公主與貧兒」的故事你知道。我想你一定能夠記得，因為你記性很好。你可肯照着我的話一個字一個字的告訴他嗎？」

「怎麼，當然我肯啦。」雖然大衛的眼睛裏還有點莫明其妙，然而他慨然地答應了。

郝小姐又啾啾的說道，「是——是關於那個故事的結尾。那就是——或許我可以將那結尾改一下——或許，」大衛瞧着郝小姐又一度像是要找地方藏躲或逃走的神氣，但結果她還是舉起下頰毅然說道，「現在你聽着！」

於是大衛就聽了。

第二十四章 新翻的故事

假裝過的 Halloween 節可說是得到很大的成功。蘋果、乾果玩喫得是如此起勁、興奮，以至大衛連玫瑰夫人叫他帶的口信也險些給忘了。直到吉兒已經上床就寢，甲克先生也捧着一盞油燈送他上床的時候，他抖然喊起來道：

「哦，甲克先生，我忘記啦。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哩。」

「今天晚上別說了罷，大衛太晚了。我們假設留到明天再說如何。」甲克先生提議，捧着油燈的手仍然伸着。

大衛爲難的聲音道，「可是我已經允許了玫瑰夫人今兒晚上說的嘛。」

男人猝然將燈收回去，問道，「玫瑰夫人你意思說她有信帶給我嗎？」

「是啊；關於那個「公主與貧兒」的故事你知道。」

「甲克先生立刻放下燈盞，拖過一把椅子坐下。顯然的他急於要上床的心思已經失掉了。

「喂，大衛，我請你坐到這兒來將你纔說的話好好告訴我。第一點我要問你——那玫瑰夫人已經知道了「公主與貧兒」的故事嗎？」

大衛驚異的答道，「當然她全知道了，我告訴他的。」

甲克先生向椅子裏一倒，「你告——訴——她——了！大衛！」

「是啊。她覺得有趣味的了不得哩。」

「我不疑惑！」甲克先生略為嚴厲的振起雙唇。

「可是她也不喜歡那個結局。」

甲克先生突然坐直了身子。

「她不喜歡——大衛，你確實知道嗎？她曾經那麼說過的嗎？」

大衛蹙額思想。

「那我倒不能十分說定了，但是我敢講她的確不喜歡，因為她剛叫我給你傳話之前，她說她

或許能改一改那故事的結尾。不過——」大衛又想了一會兒。「照我想起來，就是她所說的話裏也並沒有改那個故事的結尾嘛。總之他們也沒有結婚，也沒有快快樂樂的過下去。」

「是的，但她究竟說了甚麼呢？」甲克先生的聲音略有點不自持。「大衛，留神些，照她的話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哦，我一定的。」大衛點着頭。「她也那麼叮囑我的。」

甲克先生將身子傾向前來道，「是嗎？但你先告訴我，她怎麼會和你說起這些事的呢？大衛，你好不好從頭慢慢說過我聽。我統統都要聽。」

大衛滿意的嘆了一口氣，又更加坐得舒服點。

「好罷，從頭說起；你瞧好久好久。在我生病之前我就將這故事講給她聽啦。她感覺有味的了不得，問了我多少問題。於是有一天不知怎麼說起結尾的話來，我告訴她怎麼請你改，而你不肯。當時她立刻就說或許你是不願意改。當然我就毫無困難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告訴她說你曾經說過願意放棄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以求換一個結尾。」

男人不由叫起來道：「你竟然那麼對她說的嗎——大衛？」

「怎麼，是啊，我不能不那麼說呀。」大衛驚異的答：「要不然她一定要想你是^不願意改啦。你不懂嗎？」

「哦，是的！我懂了。」甲克先生又倒進椅子中去。

「好啦，然後我就告訴她你所說的甚麼邏輯結尾你知道——哦，對了！我怎麼知道她不喜歡那結尾呢，因為她那麼古怪的一笑，還紅了臉，說她怕也不能告訴我甚麼是邏輯的結尾，但她要試着找出來，總是你的結尾並不是她的——她十分知道那一點。」

「大衛，她真是那麼說了嗎？」甲克先生站起來了。

「她是那麼說的；於是昨天她又叫我上她那兒去，她又說了多少話——我意思說是關於那個故事——但關於結尾的話她別的甚麼也沒說。除了我剛纔告訴你的那點點她甚麼也沒說。」

「是的，是的，但她說了些甚麼呢？」甲克先生忽然停了步。

「她說的：『你去告訴甲克先生說關於那故事，我知道幾點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第一點，我

知道公主比他清楚多了，她完全不像他想像中的姑娘。」

「是的說呀——說下去呀！」

啊！多麼
憐！他們想重

「她說，比方說，當那姑娘第一次回家，男孩子去拜訪她的時候，因為他們祇談到甚麼大學旅

提處回日的

行的所以男孩子不高興，你告訴他我恰巧知道那個姑娘正希望他提起舊時的往事和遊戲；但她

美大博，但是

當然不能夠說起，因為那幾個星期裏他和她連一面也沒有見過，而他的神氣就好像他甚麼都忘

不記乾淨似的。」

覆作個走

「但她沒有搖手巾呀——那個公主連一次也沒有搖呀！」甲克先生辯道；「他每天每天都

為的特別在

在望着。」

這松一佳佳

大衛道，「她也說到那一點的，她說她以為公主已經是那麼大的一個姑娘，怎麼可以再同一

身社會的思

個男孩子搖手巾！她說假使公主真搖的話，她會替她難為情的！」

外國人教亦

「哦，是嗎！」甲克先生又向椅中一倒。

不可知

「是的，」大衛舉起下頰來重述着。我們可以見出大衛的同情已經使男人的心有點改變了。

44.7

「但是那貧兒——」

「哦，是的，那又是另外一件事，」大衛搶着道。「玫瑰夫人說她一點不歡喜這個甚麼貧兒的名字；那一點也不實在，因為他又不真是一個貧兒。她又說，他以為公主在那些富麗堂皇的環境裏快活無比，其實一點兒也不對。因為她知道那公主一點也不快樂，她非常的寂寞，想念那些她小姑娘時代的一切人物。」

甲克先生又立起身來。在屋裏他默默地約來回踱了一分鐘；然後他顫聲問道：——

「大衛，這一切話不見得是你憑空造出來的罷？你所說都是那小姐告訴你的嗎？」

「怎麼，當然不是我造出來的，」大衛委曲的辯護着，「這是玫瑰夫人的故事——她造出來的——不過她說的時候就像是真的一樣，像你似的。她還說了一件事，她說她又碰巧知道，那公主起先想拿富麗堂皇的環境使她快活，然而不能夠，所以現在她只有一間小房，還是和她當小姑娘時代的一樣佈置，她常常跑去哪兒坐着。她說她筆直可以看見那男孩子的住屋，她每天都看；假使那男孩不是瞎子的話，他應該見到那一點還有別的好些事情。她這個是甚麼意思呢，甲克先生？」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衛，」甲克先生半嘆着。「我有時候我以為她是——但我想不會是真的。」

大衛又問道：「但是你想這對於故事可有點幫忙嗎？關於公主她只談了一點點。她其實也沒有改變——甚麼結尾。」

「但是她說可以的呀，大衛——她說可以的呀！你不起得了嗎？」男人非常起勁的喊着，對於甲克先生的起勁，大衛倒不覺着希奇，因為他早就說過假使他的故事能有個快樂的結尾，他一定會高興極了的，於是他又說道：「再想想看，也許她還說了甚麼別的話。大衛，她可還說了別的吗？」

大衛徐徐的搖着頭。

「沒有，只有——是的，還有一點點，不過也與故事不相干，祇是一個甚麼「假設。」她說的：「假設」是過了多少年之後，那位公主已經知道男孩子多年前的感覺，假設他再照着老時候對着那堡樓瞧一瞧，看有沒有搖兩搖的起號，那就是說「到我這兒來瞧我。」你想他會怎麼辦呢？」當然，那也沒有甚麼用處，」大衛威然的說，起身上床去。「因為那不過是個假設。」

「當然，」甲克先生穩定的同意着。大衛不知道甲克先生所以能夠那麼穩定完全是強有力的自制，殊不知他其實樂的心花都開了。

第二日早晨，八點還未到的時候，甲克先生便立在某一個窗前對着日照峯的堡樓瞻望，這件事大衛並不知道。但他所知道的呢，是八點鐘以後他和吉兒正在玩棋的時候，甲克先生忽然衝進屋來忙不及的就忙着穿衣戴帽，然後飛也似的便跳出門橫過小橋向對山跑去。

吉兒喘着氣道，「這個甲克怎麼啦？」過了一會兒她又問道：

「大衛，有人是會歡喜得發瘋的嗎？你瞧，甲克昨天得到了兩個好極了的消息。一個是從醫生那兒來的。說他檢查的結果已經好了；所以他可以任何時候回到城裏去工作。我也就要進學校了。你知道，——一個少女學校，」她很重要的神氣說。

「他已經好了嗎？那好極了！但還有一個消息是甚麼呢？你不是說有兩條嗎？這一條總不見得比剛纔的再好吧；你瞧好了——完全好了！」

「另外一個嗎？那不過是城裏的老位置仍然等着他去。他從前是同許多大律師合組的，你知

道，自然有個位置完全等着他，是比較好得多。但是這一些事情也不見得就能將他瘋成這樣呀。你想呢？」

大衛道：「怎麼，也許是可以的呀。他已經在外面的世界上找到他的工作——你不懂嗎？——他現在要去做了，我知道等到我也找到父親所說的那個工作之後我也會那麼感覺的！不過我不懂，既然這些好消息甲克先生昨日已經知道了，幹嗎要等到今天纔發作呢？」

吉兒道：「我不懂！」

第二十五章 美麗的世界

在那初冬的時日裏，大衛在他的提琴上又拉出若千的歌調，而且每一個都是非常美麗好聽的。凡他所聞所見的好東西，莫不引起音樂的靈感。第一次的雨雪也來了，羽毛似的雪花，銀裝了大地，猶如仙境一般。有一天，大衛便將這雪的曲子奏給老威廉聽，但他似乎一點也不瞭解，不由使大衛非常失望。

大衛還解釋道，「你不懂嗎？我告訴你是你的梨樹花又回來說上次你沒有將她們砍掉，他們非常高興呀！」

「梨花——又回來！」男人突然叫出來。「哼，我不懂。梨樹花在哪兒呀？」

大衛道：「不就在窗戶外嗎？——哪兒都有呀！」

「嘿！我的天！孩子——你——你不是說的雪罷！」

「當然我是現在你懂了嗎？怎麼，那整個的樹就是一團雪花的雲呀。你不記得了嗎？牠已經走了，卻留下多多少少的樹來，每一個小草蓐都下來跳舞慶祝他們明年再來的喜樂哩。」

「我的天老爺？」男人又叫着。忽然之間，他又仰天大笑。大衛很不喜歡他那種笑，也不喜歡他過後給他的五分鐘——然而大衛不知道便是這一笑和五分鐘都是這位男人破天荒所贈與人的禮物。

此後不久又有一件事使大衛十分驚奇的便是他所愛的玫瑰夫人和甲克先生定於新年結婚。大衛是如此的驚異，甚至連他的提琴都無話可說了。但對於甲克先生，男人與男人之間，大衛有一天說道——

「我以爲大凡男人娶女人的時候，大概總要去求婚。在小說書裏是如此的，你簡直從沒提起過我的美麗玫瑰夫人；你只說過一次——還是長久以前——好像你壓根兒並不記得她似的。現在，你是什麼意思呢，忽然就結起婚來？」

甲克先生笑了，他臉漲得很紅，於是他統統告訴他——原來他就是「公主與貧兒」故事中

的男主角，而且適逢其會，大衛居然作了他們好合的大功臣。

看大衛笑的罷，樂的罷！立刻拿起提琴他便拉出一隻極其美麗的調子。

是那個星期六下午，大衛正在房裏仍然拉這同一的調曲時，何西門長久失縱的兒子約翰忽然來了一封信。

何西門拿着信，站在廚房門口。

「愛倫，約翰來了一封信。」他說。何西門說話的口吻和約翰上一次來信的時候，判若兩人。

「約翰——來了信嗎？哦，西門，約翰來的嗎？」

「是的。」

西門坐下，一隻顫巍巍的手伸出去摸刀子。「我們瞧瞧他——說一些什麼。」聽他唸的口氣，儼然約翰的信是家常便飯似的。信上說：——

親愛的父親：前此已兩上家書，然而未蒙諒覆。今再作一次的努力以求大人之寬恕。本年聖誕節可容兒回家一視否？兒已生子，每念慈親，不由心痛。苟渠將來亦蹈兒覆轍，吾當知其味矣。

不敢相欺，兒仍未放棄藝術。大人昔命於家庭與藝術中擇一而取之，兒取後者因此出走，有傷父子感情，自知罪重。然大人宏量如海，敢再請容兒於聖誕節回家請罪。兒在外渴念大人及母親，不能自已，更願令小孫謁見祖父也。

「怎麼樣？」何西門努力裝成冰冷的口氣以掩藏中心的感動。「怎麼樣，愛倫？」

「當然了，西門，當然！」他妻子哽咽着一腔母愛的熱情都從眼睛裏聲音裏表示出來了。「當然，你一定得讓他回來——當然！」

「西門叔，愛倫嬸呀，」大衛抱着提琴從樓上下來。「我又在提琴上找到這麼美麗的一隻歌兒，我就再拉再拉，等記得了，拉給父親聽——因為這實在是個美麗的世界不是嗎？你聽呀！」

果然何西門聽了——但他所聽見的不是提琴，卻是昔日小小約翰的聲音。

等大衛住了琴聲之後，只有何太太瞧着他——而何西門已經握了一管筆伏在書案上寫了。果然聖誕節前一日約翰攜着妻兒回家了，不用說何家有一番熱鬧和高興。約翰在外多年的

經歷已經變成高大強壯的漢子——是個可以自豪，可以防老的兒子。至於約翰夫人，依拉孫的口吻便是天下「最光滑的小婦人。」而在她婆婆的眼光裏便是日夜思想盼望着的可人意的媳婦——又甜蜜，又可愛，又美麗。至於小小約翰，在他祖父母的眼光裏簡直是上天掉下來的小安琪兒。

何約翰到家還沒到四個鐘點的光景，偶然看見了大衛提琴。那時他正與父母共話家常。屋裏沒有別人。他斜着眼睛對他父母陵了一瞥，然後將樂器拿起來——何約翰還沒有忘記自己的幼年時代。那時他的提琴是不被歡迎的。

「一隻提琴是誰拉的？」他問。

「大衛的。」

「哦，那男孩子，你說已經將他——收進來了嗎？他是個多麼怪樣的一個小孩啊！我從來沒見過他一般的孩子。」

何西門的頭一抬，幾乎是進取的姿勢。

「大衛是個好孩子——一個非常好的孩子，真的，約翰。我們很看重他。」

何約翰淡淡的一笑，然而他仍鎖着眉峰，表示莫明其妙。何約翰有兩件事至此還弄不明白：他父親的改變，以及大衛在家庭中所佔的地位——他還記得他的幼年時代。

「哼——姆，」他哼了一聲輕輕撥着琴弦，然後拿弓試拉了一下。「我從前在家也時常奏琴的。我現在拉一回，你可在乎嗎？」

他父親眼睛裏一閃，是類乎滑稽的表情。

「不，不。我們現在聽慣了。」何約翰又想起他的幼年。

「嘿，他這隻琴不錯呀，」約翰纔拉了不多幾下便喊着，將琴拿到窗戶口去審視，看了一回他不由驚叫一聲，轉身對他父親道。

「父親！這孩子的琴從哪兒弄來的呀？雖然我不大會拉琴，但是琴的好壞我卻知道些呀；這個——他究竟從哪兒得來的呀？」

「大概是他父親的罷。總之，他來的時候就帶了來的。」

「來的時候就帶了來！但，父親，你不是說他是一個流浪人——哦，這後面藏的是甚麼隱謎呀，

快來告訴我，我來家在我父親的客堂桌子上居然放着無價之寶的提琴。告訴你，至少這隻琴不是論百論十的價錢而是論千論萬的價錢呀。你還能不動聲色的說這是這個孩子的琴，他，我敢保連十六根音號還弄不清楚哩，莫說琴的好壞了，而且照你說他不過是——」警告式的手一舉，他住了口。他轉身一看，只見門口站着大衛。

何西門靜靜的說道，「進來，大衛，我兒子想聽你拉琴哩。我想他還聽沒見過你拉罷。」他眼又一霎，露出類似滑稽的表情。明顯的躊躇了一下，何約翰方將提琴交給大衛。雖然他抑制着，究竟問道：

「你這隻琴從哪兒來的呀，孩子！」

「我不知道。我們一直有的，從我能記事的時候就有的，這一個還有另一個。」

「還有另一個！」

「那一個是父親的。」

「哦！」他遲疑了一下，然後略帶嚴厲的他說道，「孩子，這是個很好的樂器——一個非常好

的樂器。」

「是的，」大衛點着頭，快樂的一笑。「爸爸也說是的。我喜歡這個。這是一隻 *Amati*，但那一隻是 *Stradivarius*。有時我不知道喜歡那一隻，不過這一隻是我的。」

又驚叫了一聲，何約翰無力的向後一退。他問道：

「那麼——你——是知道的了。」

「知道——甚嗎？」

「你手裏提琴的價值。」

大衛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意思說牠的價值——值價多少。」

「怎麼——我不——是的，那就是甚麼東西都抵不過我的提琴，」大衛的聲音裏表示迷惘。

何約翰見此路不通，便又問道，「但另外一個呢——另外一個在哪兒呢？」

「在革菊的家裏。因為他喜歡拉琴，他又沒有得拉的，所以我就給他。」

「你將一隻 *St. ad. varius* 給了他！」

「我借給他的。」大衛爲難的聲音說。「因爲是父親的，我捨不得送人。但是菊也得有點兒東西拉拉呀。」

「有點兒東西拉拉！父親，他不是說的河街上的革家吧？」何約翰叫着。

「我想是的。菊是革派勒的孫子。」

何約翰將兩手一伸。他咕噥道：「將一隻 *St. ad. varius* 借派勒的孫子哦，天呀！我真真——」他沒有說完。何西門又說了一句話。大衛便開始拉起琴來。

從爐邊的椅子上，何西門注視着他兒子的臉——笑着。他看見他臉上有驚奇，有不相信，有快樂的種種表情；但沒看完他因爲拉孫叫他便跑到廚房去。所以幾分鐘後是他還在廚房的時候，何約翰滿臉放光的跑進來道：「父親，憑着上天，你從哪兒弄到那孩子的呀？誰教他拉得那麼好的琴呢？我同無論如何也同他說不分明呀。他一說就是甚麼山上的家囉，又是弦樂隊的人生囉！父親，他是些甚麼意思呢？」

何西門於是又從頭將故事講了一遍，最後又將那封有奇怪簽名的信拿出來。他笑道，「或許你能認出來，也說不定，我兒。我們這兒簡直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不過我也是多久沒拿出給人看。我早就絕望以爲沒有人認得的了。」

約翰一見不由大叫道，「認出來——認出來！這是舉世聞名的大提琴家呀！這是一個世界上最提琴家的名字呀！」

「但他——怎麼——會——到我們牛棚裏來的呢？」何西門問。

「這個容易猜呀，從這一封信，從他的大名，」約翰的聲音依然搖頭着興奮。「他們說他一直是很古怪的一個人，意思多極了。六年或是八年前，他妻子死了。他們說他頂敬重她的，有好幾個星期沒有觸他的提琴。然後，忽然的，他帶着他一個四歲的兒子失踪了——怎麼也找不着。有人猜或許是爲他妻子的緣故。我認識一個很熟悉他的人，所以在他失踪的時候，和我談過不少。他說他一點不奇怪他所幹的事。因爲那時已經有不少親戚願意教養那孩子，不用說那種過分的恭維和照顧是會縱壞了那孩子的。他父親的意思決定要將他兒子訓練他成一個非常的藝術家，他又主張

一個小孩的前十年生活是立人的根基，所以他不敢將兒子的幼年時代交給別人。看起來他便是如此便行了他的理想直到他生病方纔脫手——可憐的人！」

「那麼他幹嗎不老老實實的在信上說明明白呢？」何西門有點兒不高興。

他兒子笑道：「他以爲已經說明明白哪。他只簽了他的名字，他以爲一提人家都會知道的。所以他在山上極端保守祕密，甚至連大衛都不知道。當然，要是誰知道他的祕密，那他的計劃就要行不成了，他是知道的，所以他想只好在信上簽一個名，甚麼人都會知道的，那大衛也立刻可以送到他的親人那兒去。（好像他有姑母和表親似的。）你瞧他就沒有想到這兒沒有人能認識他的名字！再說，那時他又病的那麼厲害，怕神志已經不清楚了。」

「我懂了，我懂了。」何西門點着頭微微蹙起眉峯。「當然假使我們是能夠認得出來的話，有些人大概也知道這個人的。現在你說起來我好像多年前也聽說過似的，不過沒有留神罷了。但無疑的總有別人會知道的。總之現在都已經過去了。」

「哦，是的，而且沒有害了他。他運氣好落在好人手裏。當然你就要快看見他的結束了。」

「他的結束？不成，我要留着大衛的。」何西門語音裏是決定的口氣。

「留着他，怎麼，父親啊，你忘記他是誰了！外面有他的朋友，親戚，愛護的聽衆，以及萬千的金錢等着他呢！你不能留着他。假使不因爲這個小鎮是葬在萬山之中，你怎麼也不會留着他這麼長久啊。只要人一知道他在這兒，保準全世界的人都會擠到你門口來，不管有山沒有山，再說，他有親戚；他們都有相當權利。」

沒有回答，何西門轉身而去。

半小時以後，何西門爬上樓去進大衛的房間裏，輕柔的，明白的將這個大喜信告訴了大衛。

大衛一面驚異，另一面卻是大喜過望。原來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的兒子——於他倒沒有什麼關係，卻是將別人對他父親的觀念改變了是非同小可的事——他父親在大衛心目中永遠是卓越的。但上外路去一件事又使他滿了興奮。

「你意思說，我出去是多學習一點提琴嗎？」

「是的，大衛。」

「再聽美麗的音樂——像禮拜堂的風琴不過再要大，再要好是嗎？」

「大約是的。」

「再認識那班我拉琴時便能夠懂的人——那班親愛的人嗎？」

何西門的臉略為灰白了一點，然而他知道大衛的話裏沒有惡意。

「是的。」

大衛快樂的叫道：「怎麼，這就是我的『發軔』呀——就是我要用金塊去辦到的，突然他又發一尖銳的震恐聲，隨即又用手掩着口。

「你的甚嗎？」何西門問。

「沒——有甚麼，真的，何先生——西門叔——沒有甚麼。」

孩子的不安，和金塊的提起，引起了何西門的疑心。他問道：「你的發軔——金塊？大衛，你是甚麼意思呢？」

大衛先搖頭不肯說。但經何西門委婉的詢問，那動人的一段小故事便全吐出來了：希望，幻夢，

犧牲。

何西門聽罷，追懷一切不由感動得渾身發抖，大衛見狀非常害怕。他喃喃說道：「何先生，是因爲我要走，所以你這麼難過嗎？我從來沒想到你，也沒以爲你會這麼難過的。」

沒有回答。何西門的眼睛望着別處。

「西門叔——請你！我——我想我到底不願意去了。我——實在不願去——離開你！」

西門轉過身來哽咽道：「去當然你要去，大衛。你想我現在還能將你繫在這兒嗎？你甚麼沒有給我呀——家庭，兒子，幸福！去當然你得去。我奇怪你居然想我真會留住你來，我們現在下去告訴媽媽。我猜她從今天晚上起就要開頭代你補襪子了！」昂着直頭，跨着穩步，毅然地實行他的犧牲，何西門走下樓去。

朋友，親戚，愛護的聽衆，成千萬的金錢，如今都是大衛的了。雖然他已經長成功大人了，他依然每年一次攜着提琴，跋涉山川回到那萬山中的小村莊來。在安靜的廚房裏他拉琴給一對年老的

男女聽；他時常和自己說，他是在練習着預備着將來他可以橫弓在弦，挾琴在頰去到遙遠的國度裏告訴他父親，他所離開的世界是如何的美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83922.5)

世界文學名著 神秘的大衛 一冊

Just David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Eleanor H. Porter

譯述者

李葆貞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六七三五上

張

